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方念萱博士

三千煩惱絲：台灣小資女雷射除毛與認同建構
之分析

Three Thousand Strands of Trouble : A Study of
Taiwan Working Girls' Laser Hair Removal and
Identity

研究生：黃鈺潔

中華民國一〇五年七月

謝辭

終於來到這個如夢似幻的時刻了嗎？落筆的此刻是 2016 年 8 月 8 日，今日清晨我才剛執行完一趟舊金山－台北的飛行任務，踏出機艙的那一刻，視線已經迷離、魂魄已飛散。我一路昏睡到下午，恍惚醒來時，發現電子信箱裡已躺著正在美西享受難得假期的方念萱老師的來信——關於我口試後的修改大致底定，可以開始辦理離校手續的通知。朦朧間，我猛地意會到我已身處台灣的租屋處，而非那個距離 6453 英哩遠的飯店房間。手邊太多事情百廢待舉，包括好好地道謝。

首先，真的很感謝、很感謝我的家人。雖然因為求學，15 歲我就離家在外租屋生活，自此之後人生似乎越過越自我，回首我人生中的重大決定（包括念研究所、進入航空業工作等），幾乎都是先斬後奏居多。我明白，如果沒有您們全心全意的支持與諒解，我無法一路走到這裡、擁有這一切。真的很感謝您們。

感謝令人敬愛又充滿智慧的方念萱老師一路以來的指導與鼓勵。大學時期對性別研究萌發興趣的嫩芽，在念萱老師的課堂裡持續獲得滋養，舒展了枝椏。論文寫作過程的寂寞與無助實難與外人道也，感激每一次與念萱老師的晤談與信件往返，都因老師用心的閱讀與反饋讓我如醍醐灌頂，擁有繼續前進的動力。也感激老師對我工作的支持，即使我為了求職在這條路上停滯了將近一年，但依舊心繫著我與我的論文，在我瀕臨放棄邊緣的時候，堅定又溫柔地將我拽了回來。當然，老師的直言不諱，也讓我了解自己在論述能力上十足是個學步小兒，仍有非常大的進步空間（笑）。期許未來有那麼一天，我的枝椏也能如老師一般成蔭。

感謝親愛的陳明珠老師與苗延威老師願意擔任我的口試委員，給予這篇論文振聳發聵的建議，使它更加完整與全面，甚至賦予它更多的可能性與任務。

尤其是明珠老師，感謝您一直扮演我學術生涯裡的重要推手。因為在大學時修習了您開的課程，啟蒙了我對性別研究的認識，進而有了繼續升學的念頭。在我要推甄研究所時，也是您幫我寫推薦信。甚至這篇以身體傳播概念為基石的論文，許多思考的淵藪也來自您的大作《身體傳播》。可以想見您看到這裡，一定笑著直說妳要起雞皮疙瘩了。但我對明珠老師真的是滿懷感謝。

感謝世新大學、政治大學所有師長的栽培以及同窗的互相砥礪。感謝螢萱和璿琇，謝謝溫暖的妳們，懷念我們一起在大勇樓取暖的日子。

感謝 Hit FM 台北之音廣播電台的詩雲姊、珮萱姊與可愛的同事們，體諒當時因為課業繁忙而越來越少出現的我。雖然已經離開了電台，但那兩年半在電台打工的日子，對當時如蹲坐苦牢的研究生生活來說，可謂短暫又彌足珍貴的放風。那身處播音室裡、準備播報新聞的悸動，現在想起仍如圓夢般地興奮。

致這篇論文所有的受訪者，感謝妳們無私的分享，讓我的論文充滿血肉。這篇論文只是妳們豐沛肉身經驗的節錄，原始的訪談稿才是我們完整的共同創作。感謝妳們，願意成為這篇論文的共筆作者。

感謝 Uki、阿費、小貓，敬我們十年的友誼。

感謝我深愛的兩個毛孩——虎皮捲、洪龜粿，每一個為了論文挑燈戰鬥的深夜，轉頭看到你們在床上熟睡的樣子，雖然交雜著羨慕嫉妒恨，但壓力總能莫名紓解。你們是馬麻生命中永遠的寶貝。

最後，感謝你。感謝這五年來你的愛與相互陪伴。雖然在這篇論文寫作的尾聲，你的離開讓我的生活如停滯的鐘擺，瞬間無以為繼。但衷心感謝你一路以來支持我所有的決定。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年夏天，有個願意頂著 37 度豔陽、騎著摩托車載我去重慶南路補習的大男孩。他是如何一心地希望我朝夢想邁進，並曾將我安放在他關於未來的藍圖裡。將這篇論文僅獻給我們、過去與未來。

2016。夏

摘要

人體乃傳播最原初的源頭，人們會依據當代社會的主流身體規範規訓自己的身體，傳遞背後所代表的價值，也依此形塑自我認同。當前社會認定標準女性的要件中，我們往往都忽略了「沒有體毛」也是一項相當重要的條件。對女人來說，體毛的去留具有相當的政治性，並佔據做女人（being woman）過程的重要戰略位置。本研究探討女性在規訓身體時，其如何理解社會規範，並聚焦女性雷射除毛的動機、目的及經驗，又她們賦予它什麼意義。另外，也探詢女性身份認同與理解策略之間的關係。

中文關鍵字：女性認同、現象學、雷射除毛、詮釋現象學分析

Abstract

Human body is the most primal mean of communication, people discipline their body according to body norms of modern society. Body is used to be a message carrier, we change our appearances to express the value that we believe and shape our identification also. While we are familiar with the traits that constitute the "ideal female body" as defined by modern society, we often overlook the fact that "absence of body hair" is also an important trait as such. The women's decision of whether to keep or remove body hair has always ha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It i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female". This thesis focus on motive, intention and experience of laser hair removal of Taiwan's working girls. Explore how does the subject make sense about the norm of hair removal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minine identification and strategy of comprehension.

Keywords : feminine identification, phenomenology, laser hair removal,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IPA)

全文目錄

圖目錄	VII
表目錄	VIII
第壹章 研究源起	1
第一節 現象初探	1
第二節 吉列的野心——偉大的腋下計畫	4
第三節 被觀看的身體中有焦慮的靈魂	10
第貳章 文獻探討	13
第一節 性別身體的傳播——身體毛髮管理	13
(一) 陰性氣質 (femininity) 與毛髮	15
(二) 除毛不再是女人的專利?	28
第二節 女性主體/身體與除毛科技	34
(一) 女性主體/身體的存在與認同	34
(二) 從除毛、醫學美容中解讀女性經驗	41
第參章 研究方法	51
第一節 現象學的質性訪談	51
第二節 資料蒐集過程	56
(一) 深入訪談法	57
(二) 訪談對象選取	58
(三) 訪談對象資料	61
第三節 訪談注意事項	62

第四節	核心概念與研究問題圖	65
第四章	重返女性身體／除毛經驗	66
第一節	日常生活中綿密交織的規訓網絡	66
(一)	女性成長過程中的「成年禮」	67
(二)	腋毛汙名——日常規訓與認同形塑	71
第二節	情境中的私人／公共女性身體	76
(一)	「身體是誰的？」——女性主體能動性的彰顯	77
(二)	隱形窺探——腋毛的可見性與必除性	84
第三節	雷射除毛手術——人為科技創造的「渾然天成」	86
第四節	女性身份認同與服膺社會規範的斡旋	93
第五章	結語與反思	100
第一節	「除腋毛」與「做女人 (being women)」	100
(一)	理解生活中的除毛規範	100
(二)	速成方便的追求——科技身體的嚮往	102
(三)	除毛女性主義者多樣的行動策略	105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107
參考文獻	111
附錄一	受訪者同意書	119

圖目錄

圖一、Gillette Safety Razor Company 於當時推出的廣告之一	6
圖二、Gillette Safety Razor Company 於當時推出的廣告之一	7
圖三、瑪丹娜在社群網站 Instagram 上秀出大撮合成腋毛.....	8
圖四、日本小學女生前往美容中心除毛.....	9
圖五、日本小學女生前往美容中心除毛.....	9
圖六、貝克漢為知名品牌代言內衣褲宣傳照.....	30
圖七、第一支有效美白! 妮維雅止汗爽身美白噴霧廣告	43
圖八、第一支有效美白! 妮維雅止汗爽身美白噴霧廣告	43
圖九、核心概念與研究問題圖.....	65



表目錄

表一、受訪者個人資料.....62



第壹章 研究源起

第一節、 現象初探

十秒鐘內要你說出「美麗女人的身體」的條件你會想到那些？細腰、豐臀、飽滿堅挺的胸部、緊實光滑的皮膚……皆有可能是答案。我們對於目前社會文化如何認定「標準美」所涵蓋的要件並不陌生，透過各種傳播管道，社會規範的美的條件早已傳佈也深植在所有女性的心中，成為一張如十誡般的清單。許多女人依循這張清單來確認自己的身體是否盡善盡美，是否符合社會揉造出來的理想女體的樣板。深怕自己不美所產生的龐大焦慮，使她們無不願意掏出荷包來改造自己身體的原初樣貌。為了臨摹這種「正本」，讓衍生出來的時尚、醫美產業擁有龐大的商機（Tiggemann & Lewis, 2004），也使醫美產業成為名符其實的焦慮產業。

根據 Money DJ 理財網指出（見 <http://www.moneydj.com/KMDJ/Report/ReportViewer.aspx?a=f1faa47e-daf4-4e61-aa78-1bb053406fc9#ixzz316vTcrFJ>），目前全球醫學美容的市場成長相當快速。其中身體雕塑佔 19%、微整型植入式填充劑 16%、微整型皮膚緊緻 21%，都維持高度成長。聚焦亞洲市場，雖然普遍認為南韓整形風氣相當興盛，但目前亞洲醫美最大的市場仍在日本，估計 2014 年的產值就高達 259.6 百萬美元，其次才是南韓 170.3 百萬美元、中國 151.6 百萬美元。而從成長率來看，2009 至 2014 年複合成長率以印度最高達 21.0%，其次為中國 15.7%，台灣在亞洲國家排名第三，成長率也有 14.8%，足見這波醫美風潮吹進台灣之後，市場版圖正急速擴張。反映出來的，正是台灣女性對自己身體越來越多的不滿與強烈不安。

關於美麗女人的身體條件中，往往我們會忽略「沒有體毛」也是一項相當重要的條件。不難看出女性身上該是沒有多餘體毛的形象已經內化到我們的既定印象之中，甚至是理所當然到彷彿女人生下來就該擁有光滑無毛的肌膚一

般。女人身上的體毛並不像上述的那些定義美麗的條件，是可以雕塑而成或是與尺寸相關的，相較之下，女人體毛的呈現方式幾乎只有存在與不存在兩種形式，無論是腋毛、腿毛或是陰毛，只要它們在可能露出的情境脈絡中被視為多餘，那麼女人勢必得將這些毛髮清除乾淨。

人類的身體上下仍有許多毛髮，從顯眼的頂上毛髮到幾乎不被注意的細小汗毛都是身體毛髮之一。對女人而言，身上的毛髮不僅僅只是一些長在該長的地方的角蛋白組成，而是具有政治性，並且佔據做女人（being woman）過程的重要戰略位置。頭髮質地呈現柔順、不毛燥除了代表這名女性天生麗質之外，也代表她可能勤於上髮廊保養呵護她的秀髮，是對自己外表「負責任」的女人。但不論今天腋毛質地看來如何，「腋下有毛」就是不性感、不乾淨、不時尚，給人一種骯髒、有異味及野蠻之感。同樣是身上與生俱來的毛髮，為什麼有如此大的差異？

近一世紀以來，關於「社會規範如何塑造理想女體」的研究不在少數，涉及的主題有瘦身、美白、豐滿的胸部等等，本研究則是將焦點擺在女人身上的體毛，且針對的是華人女性的腋毛。我認為，在全球化浪潮的席捲之下，依現代人普同的穿衣風格來看，腋毛它並不像頭髮般屬於容易被觀察到的位置，也不像陰毛那樣隱晦且帶有濃厚的性意涵。腋毛一方面保有其若隱若現的神祕感（腋下的位置），一方面又被社會文化標記著處理、照顧好它才是做性感／乾淨女人的方法之一。

當然西方國家有不少人會處理私處的毛髮，知名的《慾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第一集電影當中，珊曼莎就嘲笑當時婚姻觸礁的米蘭達私處像森林一樣茂密是不對的一件事，顯見西方女性處理陰毛司空見慣，她們認定這是一種對自己身體負責任的行為。Toerien 與 Wilkinson（2005）對 678 位英國女性進行的研究中發現有 85.69% 的女性會修整陰毛。Tiggemann 與 Hodgson 在 2008 年的研究也指出，235 位澳洲的女大學生裡，除毛的人（96%）當中會修整（至

少) 部分的陰毛就有 60%。不過以身體部位來區分，即使是白人女性，腋毛仍舊是最多人會去除的部分¹。這可能是因為腋毛所處的位置較容易被外人所見而產生這樣的差異，也可能是因為與陰毛相比，腋毛更容易與異味、衛生乾淨的概念產生連結，因此在「我可以不性感，但不能不乾淨」的價值選擇下，腋毛的特殊性和「必除性」依舊被確立。

而東方女性處理私處毛髮的比率更少，但相對地，會積極處理腋毛的女性則不在少數；另一方面，因為人種不同，東方女性的腿毛通常也較白人女性稀疏短少，因此東方女性除去腋毛的比率和頻率也遠比刮除腿毛的來得多。正因如此，本研究的對象—華人女性是如何看待並管理這些處於腋下這種特殊又曖昧位置的腋毛？其中的社會文化意涵以及性別建構的規則有待探究。

讓我們仔細回想，妳第一次知道要處理腋毛是甚麼時候的事呢？自己的經驗是始於國中那時候，當時身邊的好朋友說她長了腋毛之後就會拔腋毛，因為她姐姐也會，甚至她們家三個姊妹會互相幫對方拔腋毛，我的朋友沒有告訴我為什麼要拔，她只告訴我怎麼拔，我就照做了。接著在往後的日子裡，被同學發現沒有處理腋毛的女生都會自然而然地感到困窘，但後來細想也不清楚到底為什麼要感到困窘。

我最近一次對於處理腋毛的意義又有重新一番的認識是拜我那已年屆五十的母親所賜。我的母親這輩子都沒有處理腋毛的習慣，但她卻在退休後問我要怎麼刮腋毛——原來媽媽為了迎接她的退休生活，報名了韻律舞蹈班，當時正值溽暑，許多媽媽們都穿上活力洋溢的無袖上衣，我的母親也是其中之一。但當她發現其他同是中年婦女的老同學們腋下是沒有毛髮時，她突然意識到自己腋下那團濃密的毛髮很不禮貌，導致她整堂課程都不敢將手臂舉高。回家後她立刻向我「請益」，請我幫她想辦法來處理她的腋毛。我對於活了大半輩子的媽

¹Toerien 與 Wilkinson (2005) 的研究中，會去除腋毛的女性占其受試者高達 98.67%，除陰毛者則只有約 85.69%；Tiggemann 與 Hodgson (2008) 的受訪者裡，會經常去除腋毛的女性有 97.9%，但只有 74.5% 有去除陰毛的習慣。

媽，突然改變她對於處理腋毛的習慣感到訝異，我可以理解她也許只是不想與眾不同，但為什麼會強烈意識到沒有處理腋毛是一件「很不禮貌」的事情？對於女性來說，腋毛的存在為什麼不能只是像頭髮、手腳毛或陰毛那樣自然地存在於身上呢？

第二節、 吉列的野心——偉大的腋下計畫

本研究主要討論女性的腋毛。腋毛（underarm hair / armpit hair）顧名思義是生長於手臂下、腋窩裡的毛髮，屬於人體天然的毛髮之一，大多數人由於體內荷爾蒙的分泌，通常會於青春期開始出現生長腋毛，因此也能算是一種性成熟的表徵。如 Chapkis（1986）以及 Ussher（1989）指出，腋下和陰部長出體毛可以說是全人類性成熟的一個重要象徵，但除毛卻不是全世界共通的文化現象。因此，西方國家的女性去除她們的毛髮，提供了比其他改變身體的行為（例如節食）一個更直接的證據——女人無法接受她們身體最原始的模樣（轉引自 Tiggemann & Lewis, 2004）。因此，她們需要透過後天的「修整」，來成為（being）「真正的女人」。

傳統的中華文化中，女性的腋毛其實是被允許存在的。李安導演知名的電影作品《色戒》中，演員湯唯為了要飾演一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抗日戰爭期間的女特務，為求真實，導演李安特地要求她留了八個月的腋毛。有媒體引述李安對此的看法：「從 30、40 年代到 60、70 我媽媽那時代，都沒有在刮腋毛的，我個人是覺得腋毛很性感，所以我不懂為什麼大家都要學西方人刮腋毛。」（見 <http://hk.crntt.com/doc/1004/5/7/4/100457431.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457431>）另外，台大歷史系教授衣若蘭也曾在公共電視【觀點 360°】節目當中指出，中國古書中不乏對於女性體毛的敘述，且當時對女性的腋毛和陰毛就有一套粗細標準。隋朝的房中書指出，女性的體毛若又粗又多，會被認為「有損男體」，因此男人在與女人交合之前，最好先觀察一下女性的體毛（轉引自陳明珠，2006）。由此可知，中國古代的女性身上是被允許保有毛髮的，只是當時的

社會也依照主流／父權價值觀來判定女人的體毛不能太粗或太多。

如今在西風東漸的影響之下，東方女性也受此風氣影響，希望將身上「多餘的毛髮」斬草除根，不留一絲一毫。不過在西元 20 世紀之前，西方國家的女性其實並未意識到要去除體毛這件事，西方社會之所以會開始產生「女性得去除多餘體毛」的規範，要從吉列刮鬚刀這家公司的企圖心開始講起（Basow, 1991）。

學者 Christine Hope 於 1982 年的研究，透過檢視美國在西元 1915 到 1945 之間，流行時尚雜誌（*Harper's Bazaar* 以及 *McCall's*）以及美容書籍中的廣告，揭示美國白人女性發展去除體毛這一套社會規範的起源。Hope（1982）表示，在西元 1915 年之前，大部分的美國女性並不會去除他們的腋毛和腿毛，也很少有與體毛相關的廣告露出，這可能與當時流行的服裝形式並沒有讓女性身上體毛有機會公然見世有關。但在 1915 到 1919 年之間，吉列（Gillette Safety Razor Company）這家專賣剃刀的公司展開了一項「偉大的腋下計畫」！他們開始推廣一種專屬於女性使用的剃刀，並在廣告中以“Milady Decollete”的字眼和女性形像（圖一）強調剃毛是上流階級女性的代表，激發當時廣大的美國女性對於去除毛髮行動本身以及除毛對自身帶來的美好效果的嚮往。

圖一：Gillette Safety Razor Company 於當時推出的廣告之一



資料來源：<http://www.bruceonshaving.com/2011/01/19/the-marketing-powerhouse-that-was-and-still-is-the-gillette-safety-razor-company-part-2/>

吉列公司也在廣告（圖二）中強調，女性想要得到光滑乾淨的腋下，使用剃毛刀是最安全且衛生（“the safe and sanitary way to the smooth underarm demanded”）的除毛方法，擁有乾淨無毛的腋下是女性「好的裝扮」的必備條件之一。

圖二：Gillette Safety Razor Company 於當時推出的廣告之一

www.RAZORARCHIVE.COM
"CHRISTMAS LIFE"



The Woman's Gift
Milady Décolleté Gillette

Every woman wants one of these dainty toilet necessities—the safe and sanitary way to the smooth underarm demanded by both good grooming and good dressing.

Sold exclusively in France in every case lined with velvet and satin, Purple, Old Rose, Green or Old Gold.
All leading department stores, drug stores, jewelry and hardware stores.
The price is \$5. Write us for Catalogue.

GILLETTE SAFETY RAZOR COMPANY
BOSTON, MASSACHUSETTS

to storms and things of that kind, but the first time he finds himself in the middle of a London street with buses, and carts, and trams, and motor-cycles all round him he goes blue with fear—not being used to it like you and me. And that's the way with a woman after she's married. They're so used to being cuffed and shouted at that they don't give it no attention, but if you try the sweetheart dodge on 'em, it's something out of the usual and it scares 'em to death. You've got your own troubles at home, of course, like the rest of us—you try it on and see what happens."

"Have you tried it yourself?"

He shook his head mournfully. "Every now and then it comes over me that I should like to try it," he said, "but everybody ain't born a hero, and when I think of my old woman—"

On Being Foolish

Be as foolish as you like, but, if you want to keep on good terms with the world, guard carefully against being foolish in unconventional ways. That's what the world objects to. The world will stand for a great deal of foolishness if it is the kind that everybody else indulges in. There are dozens of kinds of respectable foolishnesses, ranging all the way from sins to peccadilloes, which the world may pretend to execrate, but it always ready to excuse; but woe unto him who tries to branch out and be foolish along new lines. There is no excuse for that whatsoever, and, in the unwritten law, it constitutes grounds for an absolute divorce from the world.

The Vaudeville
Cigarettes PARFUMÉES

HAIDEE
CIGARETTES PARFUMÉES

They won't desert the paper or the wrapper. We will hold them up against you and clean every fiber from them. Good for their taste.

100 CIGARETTES PARFUMÉES, 10¢ each.
50 CIGARETTES PARFUMÉES, 5¢ each.
MOORE PUBLISHING CO., Dept. 22, Philadelphia

day, having something fresh to talk about. But it's never safe to trust to appearances, and he never speaks to her in private without calling her a peach, or a rosebud, or some other silly thing, just to keep her steady."

"How do you account for it?" I ask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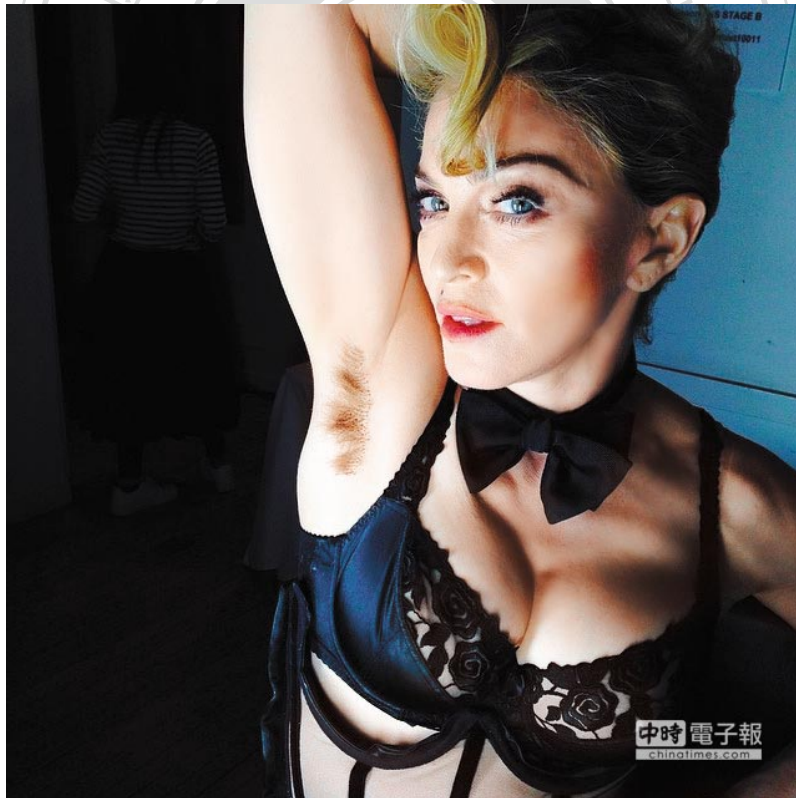
"The only reason for it I can make out is that everybody's afraid of what they ain't used to. A sailor gets used

資料來源：<http://www.bruceonshaving.com/2011/01/19/the-marketing-powerhouse-that-was-and-still-is-the-gillette-safety-razor-company-part-2/>

於是，去除體毛的白人女性形象便透過當時流行的美國女性雜誌不斷地推廣、宣傳，逐漸成為今日典型的女性形象。正如 Zoonen 所指，媒體不只是反映真實，媒體也會根據大眾的希望、恐懼和幻想來形塑和重建真實。這真實不是所有客觀的過程和事物的總和，而是藉由論述進行的社會化建構，反應並製造權力 (Zoonen, 1994；轉引自 Sourav Madhur Dey, 2012)。當平滑、白皙皮膚的印象透過流行雜誌不停強化的同時，西方女性便開始萌生對毛髮生長的種種憂慮，因為她們認為過多的毛髮代表的是過剩的 (superfluous)、多餘的 (unwanted)、醜陋 (ugly) 和不時尚 (unfashionable) 的意象 (Basow, 1991, p.84)。

以美國為例，過去不乏有一些知名女星，例如：茱莉亞羅勃茲，在公共場合因為不經意露出「沒有處理好」的腋下而引起廣大的輿論攻擊。中國時報在 2014 年 3 月 22 日也報導了美國流行歌手教母瑪丹娜於 21 日時，將一張她身穿內衣的照片上傳至社群網站，不過整張照片的重點並非瑪丹娜豐滿的雙乳，而是她高舉的右臂下有長且明顯的腋毛。瑪丹娜並留言：「不在乎長毛！」讓許多網友難以置信，留言：「妳曾經是我的偶像，但是妳到底怎麼了？」（中國時報，2014.3.22: C6）這篇報導標題也以《瑪丹娜大秀腋毛 粉絲哀嚎「妳怎麼了」》下了註解，顯見女性，尤其身為西方流行時尚指標的瑪丹娜「不守婦道」地留了長長腋毛（雖然事後證實其為合成的毛髮）是多麼令人震驚且不能接受的事情。

圖三：瑪丹娜在社群網站 Instagram 上秀出大撮合成腋毛



資料來源：<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322000804-260112> 中時
電子報

另外，日本女性崇尚化妝，認為化妝是一項禮貌，因此不少日本女孩子從

小就開始化妝的現象已見怪不怪。不過，最近日本竟然還興起讓小學女生也開始上美容院除毛的風潮。有報導指出，由於日本的小學女生開始介意自己手腳毛、甚至臉上的汗毛很多，因此有不少日本的美容中心推出專門給小學女生用的兒童除毛療程，除毛的部分包含臉、手、腳及腋下等部位，且只要年滿七歲就能執行療程（見 http://www.ettoday.net/dalemon/post/4278?from=fb_et_news）！可以發現，對體毛的焦慮並不只是西方女性的困擾，且開始感到焦慮的年紀已經下修到還未值青春期的女孩子。

圖四、五：日本小學女生前往美容中心除毛



資料來源：http://www.ettoday.net/dalemon/post/4278?from=fb_et_news 鍵盤大檸檬

台灣人雖然非西方國家人種，大多數台灣女性沒有像西方女性那樣茂盛的毛髮，但殖民文化的背景、全球化的西風東漸以及媒體的推波助瀾之下，台灣女性對於毛髮的焦慮並不亞於西方女性，這在近年醫美風潮興盛之前，雷射除毛技術早已名正言順地存在於台灣的大街小巷便可見一斑。

搜尋目前全台最大的電子佈告欄系統（BBS, Bulletin Board System）「批踢踢實業坊」（[bbs://ptt.cc](https://www.ptt.cc)，以下簡稱 PTT），發現女性集中討論醫美手術相關資訊的版叫做醫學美容版（facelift）。醫學美容版顧名思義是個專門討論和整形美容有關話題的空間，版規上也嚴格禁止有廣告嫌疑的發文，因此版上文章都是以鄉民發問或術前術後心得分享為主。

作者於 2014 年 5 月初第一次上醫學美容版搜尋「除毛」關鍵字時，即發現 934 篇討論除毛手術的相關文章，接著於 2014 年 7 月 5 號上站觀察時，除毛相關文章已增加到 1028 篇²。這 1028 篇討論除毛的文章，其中第一篇已經是於 2003 年 7 月發布的了。不過第二篇文章發布日期就直接跳到 2008 年 3 月、第三篇則是 2009 年 7 月，後續從 2009 年 8 月起才有比較連貫的發文串，而這是因為版上持續會由版主進行刪文管理的動作，因此太過久遠的文章已被刪除。雖不能確定 2003 年 7 月的那篇文章是否為醫學美容版開版後的第一篇文章，但可推估從 2009 年至今，每一年版上的除毛手術文都約有 200 篇。另外，細究每一年各月份的發文數量變化，可以發現台灣的夏季（約四月開始）來臨時，版上的發文數便有明顯增多的趨勢。顯見夏季的來臨，讓女性因為衣著清涼導致腋下或其他身體部位可能暴露，所以便有執行「體毛整頓計畫」的需求！

第三節、 被觀看的身體中有焦慮的靈魂

女人之所以對自身的身體感到焦慮，乃是因為女人的身體自古以來一直被當作是「被觀看的客體」。無論是外人觀看我們，或是女人自己審視自己的身體，總是帶著一種疏離感。女人也藉由主流價值中界定對美的規則和指標，反

² 2014 年 7 月 5 號下午 3 點 15 分紀錄，醫學美容版上總文章數達 19963 篇。

覆規訓自己的身體，以期自己達到標準後能夠成為「真正的女人」。《觀看之道》(Ways of Seeing)的作者 John Berger 就在書中指出，所有西方過去的裸體畫中，畫家都暗示了畫中人物（一位女人）知道有人／觀眾正在注視她。因此，Berger 說到：「她不是以她原來的樣子赤裸。她是以旁觀者看她的樣子赤裸 (John Berger, 1972／吳莉君譯，2010)。」

換句話說，女人習慣以男人／外人看待她們的方式看待自己，時時訓誡自己的作為，並以男人／外人的角度和觀點檢視自己的女性特質。這種無時無刻的叮囑和檢視自己的行為，是一種對身體自主權的不安定感所導致，因此任何會破壞「美的身體的標準」的存在都應該被消滅，譬如腋下毛髮的存在。否則，就會召喚出無止盡的焦慮。

在此強調，女性處理腋下毛髮的原因有千百種，也許是同儕壓力、受自己母親叮囑，也可能是受大眾媒體影響，但這種行為與年紀和職業無關，並非只「好發」於年輕女性或只有常常得露出腋下的女性才會處理腋毛；也就是說，對於腋下毛髮的焦慮情緒和不自在感是普同存在於女性身上的。因此可以理解，驅使女性在腋下開始萌發毛髮之後就得開始處理腋毛的，是一種自社會文化和性別意識形態衍生出來的集體焦慮。

本文討論的並非女人除毛的原因，而是希望透過女性講述、回憶她們的除毛經驗，看文化與性別霸權是如何落實在身體毛髮的管理上，毛髮與女性氣質又何以如此理所當然的扣連。隨著美容工業無可抑制的野心，醫美科技的蓬勃發展已經可以輕易地透過日新月異的雷射手術來「拯救」陷入毛髮焦慮的萬千女性。加上過去刮除、拔除或是蜜蠟除毛等除毛方式都無法讓女性真正地一勞永逸，因此有越來越多女性透過高科技技術，破壞毛囊正常的生長機制，直到毛囊再也長不出毛髮，使自己最終成為無毛的「真正女人」。

不過，雷射除毛其實也有許多副作用，除了花費昂貴之外，包括術後的毛囊紅腫、手術進行時和術後的疼痛感，甚至感染等（見

<http://mag.nownews.com/article.php?mag=2-13-950>)，都讓女性因為除毛而必須付出更多代價和承擔更多風險。因此，可以假設女性願意採行醫美除毛手術，背後對於體毛的焦慮和不安全感應該是異於一般只會在家除毛的女性，可惜過去國外的實證研究都沒有討論進行雷射除毛的女性身體經驗。因此，本文的研究場域鎖定在仍舊缺乏研究的台灣地區，受訪對象將針對曾到醫美診所除毛的台灣女性，藉由個別訪談釐清以下幾個研究問題：

- 一、受訪者是如何理解社會文化中的除腋毛規範？
- 二、受訪者進行除毛手術的動機、目的和經驗？又賦予雷射除毛的經驗什麼意義？
- 三、女性的身份認同與理解策略之間的關係為何？



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立論基礎為人的身體就是傳播最原初的源頭。由此出發，本章第一節主要討論的是身體毛髮與女性氣質之間的關聯。文獻從文化社會的面向切入觀察西方社會中不同性別、人口變項的人在毛髮管理上的動機、樣態和異同。第二節開始，辨證本文所指涉、研究和關注的主體性到底為何，並以現象學的取徑摒除外在任何預設和規範的解釋框架，試圖回歸、看重女性原初的身體感知與經驗。

第一節、 性別身體的傳播--身體毛髮管理

我們的身體有如傳播的身體，它的所在、行動、知覺等引導意義產製的過程，因此身體的存有性質可說是負載著基本的傳播能量。……身體的移動和運動有如傳播的運作與實踐一般，身體可以說是意義產製的基本核心單位，……

(陳明珠，2006，頁 27)

近代由於後學興盛，對於身體的思維已經顛覆過往笛卡爾（René Descartes）所強調的「我思故我在」的層次，身體已不再是個純粹裝載靈魂的軀殼，而是融合主體和客體的實際存在。這一波「身體—主體」（body-subject）的討論，讓傳播界正視身體乃人類最原初的傳播媒介，身體的存在本身便具有產製意義的能量。彼拉塔（Pilotta, 1996）也指出身體是「感官的普遍概念」（sensuous universal）之源，也就是說身體本身既是傳播結構中展現意義的媒介或平台，也是主動生產感知意義的傳播主體。因此當身體已經不只是單純的血肉之軀，我們得以反思身體與外在有形世界和無形文化的一切牽連，探討身體主體在世存有（being-in- the-world）的意涵（轉引自陳明珠，2006）。

本研究希望透過女人管理體毛的這個外顯行為，了解女人身體主體與整個社會文化進行互動的過程中，除了與外在世界產生的互為主體性

(intersubjectivity) 之外，身體又是如何成為文化性別腳本進行控制的客體和實踐的場域。換句話說，本研究討論的是身體生長體毛所展示 (exposition) 出來的意義和反動力與社會規範女體應該無毛之間的拉鋸，以及女性在此拉鋸中的主體感知經驗。

身體既然是各樣文化腳本爭奪、實踐的場域，回歸到身體政治的討論，性別身體一向是女性主義傳播學者熱衷討論的議題。在後結構主義思潮的影響之下，性別成為一種論述建構 (discursive construct)，且這論述充滿不確定性和內爆，性別界線已經模糊且增加更多越界的流動性。但在華人社會裡，主流的性別論述依舊僵化地按照二元分立。兩性有各自被分門別類、安排妥貼的陽剛氣質 (masculinity) 與陰性氣質 (femininity)，不容人們輕易越雷池一步，且在這兩個類屬下也被設定了光譜兩端的特質。李美枝 (民 84，頁 123) 將兩性被期待的性別特質列舉如下：「一般都認為男人具有工具性特質，堅強、獨立、膽大、冒險、智慧、理性，因此適於從事家庭外的競爭性工作；女人則具備情感表達特質，溫柔、膽小、體貼、細心、愛小孩，因此最適於從事家庭內，照顧幼兒、料理家務的工作」。在身體型態方面，高大挺拔、體毛濃密的外型才能代表陽剛氣質；陰性氣質則強調身體的柔軟妖嬈，以及光滑細緻的皮膚。這些特質即是一種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幫助我們更迅速地將自己或他人放進某個已經在陳列架上的分類籃裡，使我們能輕易地憑藉分類籃的註釋理解籃中所裝進的一切人事物，包括性別身體應該要呈現的樣貌。以本文為例，有體毛的女人之所以會覺得自己或被外界認為不像女人、不夠性感以及不夠乾淨，正是因為體毛被文化規範貼上了一張「與陰性氣質相牴觸」的標籤。因此女性自然生長體毛的身體源源不絕地帶給女性「打破規則」的焦慮，體毛的展現變成一種邪惡的掙脫和破壞。女性為了不打破這樣的規則，或不願承擔打破規則的結果和制裁，便寧願終其一生不厭其煩地除毛，足見體毛與陰性氣質之間的負面關聯有多麼強烈，且已深深滲透進社會文化及每個人的意識形態之中。

本小節將討論過去國外學者關注當地女性去除體毛的實證研究，以了解陰性氣質與除毛原因、受訪者自身和社會對體毛的觀感、對於有無體毛的心理反應、陰性氣質與除毛方式，以及個人變項與除毛行為的關聯等相關研究。這些探討面向看似相當細碎，當其實都直指一項事實——女性除毛的行為並非單純出自個人的自由選擇，而是迫於服膺社會規範。而正是因為社會規範的壓力潛藏在被視作「日常生活中的除毛小事」的縫隙之中，往往被理解為女人自然而然的「修飾功課」(grooming routine; Tiggemann & Lewis, 2004, p.381)，因此更需要透過這些實證研究使這些現象得以攤在陽光下供人檢視，才能讓我們看見躲在陰影下的權力運作是如何實踐在每一位女性的除毛過程中。正如 Hope (1982) 所言，「這些在日常生活中被當作是理所當然的小事，反而可以讓我們真正地了解一個文化」(轉引自 Tiggemann & Lewis, 2004, p.381)。

另外，由於近年來媒體形塑的模範男體也逐漸轉變為體毛較少的形象，因此也有不少男性除毛，故本節也把生理男性除毛行為的研究列入討論。但這並非只是單純地「加入男人經驗窮攪和 (add man and stir)」，而是要藉由探討男性（無論是同志或異性戀男性）管理身體毛髮的樣貌，以當前社會崇尚陽剛氣質，而也對男性體毛形貌有所要求之事實，進一步突顯女性非得除毛以向陰性氣質靠攏的規範。

(一) 陰性氣質 (femininity) 與毛髮

1982 年，學者 Hope 率先討論白人女性的體毛與美國媒體文化之間的關聯。該文指出，美國女性除去體毛的行為被認定是既有的「社會規範」已經超過 70 年，揭示女性去除體毛的行為乃源自社會和文化規範給予的壓力，而非她們生來必須如此。這篇文章的問世，也為女性除毛的相關討論開了一扇大門。

1990 年代以後，國外一些期刊開始針對女性身體意象 (body image)、體毛 (body hair) 管理等議題進行一連串文化、心理、性別研究面向的討論。其中，北美的 Basow (1991、1998) 主要研究女權意識者和女同志的除毛樣態、

原因和對體毛的態度。澳洲的 Tiggemann (1998、2004、2008) 主要討論女性除毛與個人自尊程度、對體毛的厭惡程度之間的關聯。另外，英國學者 Toerien 與 Wilkinson (2004、2005) 則調查女性不除毛時遭受的社會制裁，並發現女性年齡會影響其除毛行為。不過可以發現，這些研究的研究者、研究對象和研究場域都是來自西方國家，華人女性的除毛現象未被納入其討論範圍。

上述文獻最早提出相關討論的是美國的 Basow 在 1991 的研究。該研究指出，女性主要的除毛原因是為了保有陰性氣質 (femininity)、吸引力以及受到社會規範的驅使，後續研究幾乎都認同這樣的結果。Basow 與 Tiggemann 與 Kenyon (1998) 後續的實證研究也都指出當時美國和澳洲女性最初會開始除毛可能是因為無法抵抗社會規範給予的壓力，而之所以「持續除毛」的原因則不外乎是為了具有陰性氣質和吸引力。但到底陰性氣質與體毛的關聯為何？為什麼女性沒有體毛就可以獲得或是增進其陰性氣質和吸引力？陰性氣質是否真的存在？女性生來就應該要有陰性氣質嗎？保有陰性氣質與受到社會規範驅使之間會不會其實都指向同一個規範力量——性別腳本的桎梏呢？

若要狹隘地區分，女人和男人基本上可以依生理性徵來區別，也就是說女人 (feminine) 先天是相對於男人的存在；不過陰性氣質 (femininity) 則是由社會文化後天建構而成 (林深靖／甯應斌編著，2004)。因此以 Gail Rubin 的「性／性別體系」(sex-gender system) 理論來看，我們可以說，陰性氣質和陽剛氣質皆是人為操擬出來的東西，是文化製造出來的集體想像和認同 (Rubin, 1975；轉引自 van Zoonen, 1994／張錦華、劉容玫譯，2001)。而以芭特勒 (Judith Butler) 提出的性別展演理論 (Gender performativity) 來解釋，也指出「性」與「性別」本就是一場沒有「正本」(original)、只有「副本」(copy) 的操演，兩者皆為社會人為的文化建構 (劉開鈴、郭欣茹／劉開鈴、游素玲主編，2012，頁 9)。也就是說，女人之所以為女人，並非她原本就是女人 (或者說還不夠女人)，而是她認同自己為「女性」之後，於性別操演的過程中一邊努

力學習何為陰性氣質，一邊賣力展演陰性氣質而來的「成果」。而這樣的「成果」並非一種恆定狀態，若有女人踰矩地打破社會上對性別的刻板印象（包含外貌、言行與價值觀等面向），就會立刻被打入「不夠女人」或是名為「男人婆」的冷宮之中，這樣的社會制裁（social sanction）便是促使女性遵循社會規範的重要力量（丁興祥、李美枝、陳皎眉，1989）。因此所謂「希望保有陰性氣質、增進吸引力」以及「受到社會規範驅使」，乍看之下以女性角度來看似有主被動之分，但前者其實仍是在貫徹社會對女性的規範，女性除毛乃是為了讓自己擁有「該擁有」的陰性氣質，以符合社會上對於女性這個性別早已擬定的腳本。

正因為陰性氣質乃所謂的人造物，因此會因為各個地區或時代的不同，讓此約定俗成的觀念在各個脈絡中產生流變。以中國文化來說，自古以來，女人的身體就很難屬於自己，「環肥燕瘦」和「裹小腳」便是社會對於女人身體相當強勢的規範。「環肥燕瘦」雖只是個指標，但可見漢唐當時的社會風氣對於理想女人的體型樣板，不管大還是小，已有固定想像。甚至令女人腳板疼痛畸形的裹小腳，也以走路姿態婀娜多姿、具有象徵身家地位之名，行綁架女性身體之實，讓女人前仆後繼地規訓自己的身體以迎合（男人）文化的規範。在重複規訓身體的同時，女人身體的能動性（mobility）便逐漸被壓抑，甚至直到被女人自己忽視和遺忘。而這恰如 Sourav Madhur Dey（2012，頁 2）所指，

殘酷的事實是，為了使父權體制能持續蓬勃發展，婦女的能動性必須加以限制。要限制一群人了話，沒有比讓他們挨餓更好的辦法了。幾個世紀以來，女性一直都按照男人的需要和慾望塑造自己的身體。

但何以時至今日「挑」體毛下手呢？其實古羅馬時代女人就會使用熱焦油和剃刀來去除體毛（Basow, 1991）。但 20 世紀的除毛規範除了是吉列為了龐

大的商業利益而製造出來的除毛（假）需求，父權社會對於女性體毛的恐懼何在？Basow（1991）認為，1915 到 1945 年間，社會中的女性角色有了戲劇性的變化，中產階級的白人女性不管是心理還是行為上，都開始從傳統「被區隔的」（*separate sphere*）家居生活中被釋放（*moved out*），因此除毛變成用來維持兩性之間特定差異的方法。另外，由於身體生長腋毛和陰毛是兩性性成熟的象徵，因此除毛規範也可能是父權社會意圖弱化（*de-emphasize*）女性成人地位的手段。當體毛一旦與男女的性欲扯上關係，「除毛」便能夠傳達兩個密切相關，或說是一體兩面的性別訊息——女人成熟的性欲是被控制的。另一方面，正因為女人的性欲存在所以需要被控制，因此也同時揭示女人那被馴服（*tamed*）的欲求本身。

父權社會控制女體的意識形態以葛萊姆西（*Antonio Gramsci*）提出的文化霸權（*hegemony*）方式，將此意識形態包裝成較不具強烈政治意味，並嘗試轉譯成一種自然而然的常識（*common sense*），使得人人都能輕易接受社會的規範（*van Zoonen, 1994*／張錦華、劉容玫譯，2001）。在這個「社會化」的過程中，媒介一向被認為是反映社會主流價值的工具，甚至也會推進社會主流價值的發展，因此常被女性主義者視為是父權體制和霸權的打手，負責傳佈特定的女性形象，鞏固特定的陰性氣質。於是透過大眾媒介，「具陰性氣質的身體」的性別想像與認同就被落實在一篇文字、一幀畫像、一段影音當中，或是透過明星、公眾人物的舉止談吐來體現，不停地向閱聽人推銷性別身體「應該是如何（*suppose to*）」的刻板印象。

Mazur（1986）也表示，20 世紀晚期隨著大眾媒體的興起，全世界開始流行著越來越多關於美的制式標準。許多學者（例如 *Rodin, Silberstein, & Striegel-Moore, 1985; Fallon, 1990; Wolf, 1990*）也同意當代的美麗代名詞就是年輕，或至少要看起來年輕。「年輕」所包含的身體意象有苗條的身材、高挺豐滿的胸部、平滑無皺以及沒有體毛的皮膚（轉引自 *Tiggemann & Kenyon, 1998*）。因

此我們可以知道，沒有體毛的身體與陰性氣質之間的關聯在於當代美麗的定義就是與年輕相關，年輕又與平滑無體毛的皮膚相關，因此女人為了追求社會標準的「美」，就會在潛意識裡覺得「沒有體毛＝年輕＝美＝具有女性氣質和吸引力」。一旦這樣的公式在女人心中成形，彷彿就成了不可逆的化學反應，即使女人的身體持續不斷地生長毛髮（不妨將這視作是身體對社會規範展現的抗力），但許多人仍舊無法接受自己腋下有毛髮存在的蹤跡，因此只能反覆地除毛。

不過，追求美這件事是相當主觀的。譬如這一季時尚圈流行豹紋，也許有人會試圖購買豹紋單品穿搭在身上，以顯示自己跟得上潮流，但總有人不願如此。如上述，Basow 在 1991 年的研究指出，除毛規範的功能除了是要明顯區隔男人與女人，第二項重要的功能就是要把女性的吸引力簡單化約成擁有年輕的外表（參見 Brownmiller, 1984; Chapkis, 1986; Freedman, 1986; Hope, 1982; Sontag, 1979）。這也是為何女性會持續減肥和依靠化妝來讓自己看起來依舊青春，也代表女性原本的身體是不具有吸引力或是差強人意的。不過由於一般都認為具女權意識者和女同志較能夠察覺社會規範對女體施加的壓力，且不認為自己屬於一般社會所認定的「正規」女性，因此對於社會要求的女體樣貌並不全然買單。二來，「女性吸引力」暗示或明示了吸引對象就是男性，所以某些女同志更不會意圖除毛來吸引男性。因此，Basow 就假設越具有女權意識的女性或女同志不會服膺除毛規範。所以 Basow 在研究中除了想了解女性除毛的原因，也試圖找出具女權思想者和女同志在除毛意願上是否與其他女性有所不同。

Basow (1991) 發現，雖然研究對象中較具有女權主義思想者和自我認同程度較高 (self-identified) 的女同志比較不會除毛，但較有女權意識者和自我認同程度較高的女同志當中，仍有各占 72% 以及 55% 的人會持續去除她們身上的體毛。Basow 表示，這是因為社會規範中認為平滑無毛的皮膚是散發「女

性吸引力」的一部分條件，因此不管是有女權意識或沒有女權意識的女性，對於這樣的潛規則仍是照常買單的。而我推測 Basow 在此所指的「女性吸引力」的吸引對象已經並非上述假設的只是為了吸引男性，這裡的「女性吸引力」是單純覺得自己是有魅力的、受人喜歡的，吸引對象並不分男女。所以不管女權意識高低，女性為了增加吸引力都會願意除毛。

Tiggemann 與 Kenyon (1998) 也嘗試找出女權意識與除毛之間的關聯。該研究原初假設不除毛者比除毛者表現出更具有女權意識的傾向，但結果發現除毛與不除毛的女性之間並無明顯差異。另外，其他研究也已發現自尊程度與女性改變身體的行為（例如，節食；Rodin、Silberstein & Striegel-Moore, 1985）的關聯，這是因為低自尊的女性容易對自己身體原有的樣貌感到不滿，且會傾向改變自己的身體。因此，Tiggemann 與 Kenyon 也想了解女性的自尊程度是否影響除毛行為。他們假設，不除毛者比起除毛者有更高的自尊表現，不過這個假設只在女大學生組成立，不除毛的女大學生在自尊程度的表現上明顯高過除毛者，但女高中生組呈現的差別則不顯著。

要注意的是，上述研究的受訪者中，129 位女大學生和 137 位女高中生裡面不除毛的人都各只有 8 個人，不除毛者的樣本明顯較少，其代表性的不足也讓以上解讀出來的結果仍有許多可以被質疑的空間。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正因為絕大多數的女性³都除毛，因此能夠得知這些「稀有」的不除毛者的經驗相當難能可貴。Tiggemann 與 Kenyon 了解後發現，不除毛的受訪者認為自己不除毛最主要的原因為「女人的身體原本的樣子就很好」和「女人不應該除毛」，且不除毛的女大學生比起不除毛的女高中生，對於不除毛的各項原因都呈現出更強烈的認可。

³ 如上述，Basow (1991) 指出，樣本中 235 位美國女性裡面有超過 80% 的職業婦女會經常或偶爾去除她們的腋毛和腿毛。Tiggemann 與 Kenyon (1998) 的研究中，也平均有 92% 受訪者（129 位澳洲女大學生和 137 位女高中生）會去除腋毛和腿毛。英國的 Toerien、Wilkinson 與 Choi (2005) 於 678 位女性受試者（其中近六成為學生，近四成有全職或兼職工作）身上得到的除毛比例更是高達驚人的 99.71%。

造成西方女性高比例地服膺除毛規範的背後除了追求「美／陰性氣質」之外，一定還有其他因素。如 Tiggemann 與 Lewis (2004) 所說，之前的實證研究已陸續針對除毛規範的存在和女性除毛的原因給予強力支持，但仍隱而未現的是「除毛規範的效力和權力背後的原因」。這其中包括社會規範究竟把有體毛的女性形象塑造成什麼？這樣的意識形態深植女性心中後，女性對自己的體毛反照出何種評價 (attitudes)？社會對於女性腋毛所抱持的強烈厭惡感又是從何而來？不除毛又會有什麼樣的制裁？這些問題將與本研究關懷的女性主體感知經驗息息相關。

Basow 與 Braman 於 1998 年的研究植基在 Basow (1991) 之前的研究基礎上繼續推進，接續討論人們對體毛的評價與他們是否具女權思想之間的關聯、體毛給予外界的形象等。Basow 與 Braman 準備了兩部短片，分別呈現有體毛以及沒有體毛的女性形象，接著以研究者自己擬製的量表調查男女大學生對於影片中女性形象的感受。研究結果發現，雖然女大生比男大生對於「有體毛」抱持較正面且具有女性主義的態度，但受試的大學生不論男女都一致認為身上有體毛的女性較不性感、較沒人緣、較不社會化、較不快樂、較不正向且智能比沒有體毛的女性更低，而正是這種強大的負面評價和可怕的控訴令女性不敢不除毛。另外，有體毛的女性也令受試者感覺更具侵略性、積極及強壯，而這些較符合陽剛特質的觀感也讓女性避之唯恐不及。因為一般世俗認定女性就該具有陰性氣質，若呈現陽剛氣質便粗野地像個男人！

這些對於體毛的反應來自於他們對體毛所抱持的「成見」。透過 Basow 與 Braman (1998) 兩位作者設計的量表，他們發現對體毛較不具有負面評價的人，是比較具有女權主義思想的。換句話說，女性必須除去體毛的社會規範乃是因應父權體制而生，而女權主義回歸最原始的出發點便是希望能推翻父權體制下的遊戲規則，因此這樣的結果的確是可以預期。

了解大眾對於體毛所抱持的負面評價之後，Tiggemann 與 Lewis (2004)

也察覺到女性對腋毛直接的情緒反應通常都是「那好噁心！」，其背後強大的情感涉入（emotional involvement）便是Tiggemann與 Lewis想解開的癥結。

Tiggemann 與 Lewis表示，厭惡（disgust）是一種人類很基本的情緒，就如悲傷、快樂、憤怒等情緒。Rozin, Haidt與McCauley（2000）也指出厭惡感是人類原生的防衛性情緒反應，保護我們不去意識到人類擁有動物的本性，因為這將會使我們體認到我們終將死去的事實（轉引自Tiggemann & Lewis, 2004）。當今關於厭惡感的著名研究（參見Rozin & Fallon, 1987; Rozin et al., 2000）指出，厭惡感原本是指生物在進化過程中作為對危險和受污染食物的一種厭惡反應

（distaste reaction），譬如看到餿掉的食物或是連帶相關的動物，例如蟑螂、蒼蠅、老鼠或蛆等。但如今厭惡感變成一種更抽象的情緒，會觸發厭惡感的因素已延伸到例如亂倫、差勁的衛生條件、與死亡或屍體接觸、人體「外表」受到侵犯（血塊或畸形）等，都會激發人的厭惡感，當然其中也包含其他「個人或社會道德的因素」。但總括來說，只要被視作具侵犯性或具潛在的污染性都會促發厭惡感產生（轉引自Tiggemann & Lewis, 2004）。

以社會心理學觀點來看，由Goldenberg, Pyszczynski, Greenberg與Solomon,（2000）提出的、另一個與此相關的就是「恐懼管理理論（terror management theory）」（轉引自Tiggemann & Lewis, 2004）。恐懼管理理論指出，在面對無可避免的死亡時，許多人類行為都是為了要保持心理的平衡。支持此論點的證據包括人類對死亡的擔憂會導致一個人與動物疏遠（Goldenberg, Pyszczynski, Greenberg, Solomon, Kluck & Cornwell, 2001），自尊心也會讓自己努力達到文化的標準，譬如特定的身體認同或增加對於外表的監視（Goldenberg, McCoy, Pyszczynski, Greenberg & Solomon, 2000；轉引自Tiggemann & Lewis, 2004）。因此，厭惡感和恐懼管理理論都可以解釋，除毛行為有可能是人類出於本能的保護行為，主要是避免讓人類意識到自己與動物並無不同，且終將死去的事實（Tiggemann & Lewis, 2004）。二來，因為人們認為多毛的形象與野蠻、未進化

完全的猿人有所連結，因此身為人類的自覺會意圖與這樣的形象進行切割，於是積極除毛，讓自己看起來像個進化完全的「現代人」，並符合現代文化對身體意象的要求。

不過若以上述的理論來看，似乎把父權社會規定女性必須除毛的規範給徹底「除罪化」了。事實上 Synnott (1987) 過去指出，毛髮（頭髮或體毛）是區辨性別最原始的方式（轉引自Tiggemann & Lewis, 2004）。且女性有體毛會被視作是不衛生的證據，但對男性來說卻無這層聯想。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兩性的除毛規範並沒有同樣的標準，女人的體毛主要是因為「個人或社會道德的因素」才會與厭惡感連結（Tiggemann & Lewis, 2004）。換句話說，是這個社會創造出大眾對女性體毛的厭惡，並非是因為毛髮的存在有多提醒人類終將死去的事實才讓女性必須除毛，否則男性何以能「置毛事外」？

因此，Tiggemann與Lewis（2004）在了解女性對於體毛的厭惡感是因為「個人或社會道德的因素」後，除了想了解澳洲的女大學生除毛的原因以及認為別人為什麼除毛之外，也想知道男女大學生對女性體毛的厭惡情緒與評價之間的關聯。在此釐清，對某項人事物有負面評價與對某人事物感覺到厭惡之間並非相同的概念。舉例來說，當你覺得一個人不積極時，你並不會因為他的不積極而覺得他很噁心。該研究中，Tiggemann與Lewis為了測量「厭惡感度（Disgust Sensitivity）」，使用的是Haidt, McCauley & Rozin（1994）所設計的量表。研究結果發現，澳洲男女大學生兩者對體毛的評價都是中立偏向輕微反感，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但若受訪者對體毛擁有越負面的評價，就會呈現越強烈的厭惡情緒。

另外，女性受訪者認為自己除毛的所有理由都與厭惡感相關，且越強烈地支持各種除毛理由就有越高的厭惡程度；不過一方面，她們認為「其他女性」除毛的原因則跟厭惡感沒有太明顯的關係。這樣的差異可能與女性受訪者通常認為自身除毛是為了「增加女性氣質／吸引力」，與他人除毛原因是受「社會規

範」影響有關係 (Tiggemann & Lewis, 2004)。也就是說，會除毛的女性受訪者偏向覺得自己除毛的原因是因為體毛的形象骯髒野蠻、不衛生 (厭惡情緒)，且阻礙她獲得女性氣質以及吸引力 (負面評價)；相對其他除毛的女性可能都是對社會規範俯首稱臣，女性受訪者傾向認為是自己「本身」就厭惡體毛的存在，與社會規範沒有太大關係。

Toerien 與 Wilkinson (2004) 表示，這種對體毛的厭惡甚至是懼怕，都是因為有毛與無毛的身體在這社會中已被一刀劃分為負面與正面形象。因此「除毛與否」對女性來說，絕非是一項純粹出於「個人意願或是本身喜惡」的選擇而已。如前述，當一位女性不除毛的時候，她很有可能會在社交過程中受到「制裁 (sanctions)」，例如身旁親友的提醒、取笑，路人緊盯著的目光，或是大眾媒體製造讓女性覺得自己外貌不足、不夠美的恐慌，都讓女性持續除毛。種種制裁乃伴隨「不除毛的叛逆」而來的具體代價，強化了社會中的除毛規範。這些規範對女性下達「改善／美化身體」(improve the body) 的命令，不斷以這些規範訓誡 (policing) 女人的身體。

至於上述女性在詮釋自身和他人除毛原因時為何會有差異？這可能是受到受訪者的年齡、價值觀等影響，或是單純出自正常的心理反應，使她們在認可自己或他人除毛的原因時產生偏好的理由。譬如 Tiggemann 與 Kenyon (1998) 指出，比起女大學生，女高中生明顯傾向認為她們最初除毛的原因是為了增進女性氣質和吸引力，女大學生則有較多人回應她們開始除毛的動機其實就是基於「社會規範」的驅使。Tiggemann 與 Kenyon 認為造成差異的原因，是因為處於高中年紀的年輕女孩仍在初步建構自身的性別和身分認同，若要她們承認或意識到自己開始除毛的原因是來自社會壓力，她們可能會覺得自己無法掌控自己人生。因此高中女生會偏向將除毛原因解釋成是自己主動地變美、變好，而非受外界影響和控制。隨著成長過程中漸漸具有女權意識，或因應那個年代女權運動的開展，有較多女大學生在自傳式的回憶過程中，會藉著後見之明

(hindsight) 以及從她們目前心理上的「有利位置 (vantage point)」(p.875) 來重新建構她們當初剛開始除毛的動機的記憶——將開始除毛的原因理解為受到社會規範的壓力。這與 Watson 表示，一般行動者—觀察者 (actor-observer) 兩者會造成的差異相同，也就是個人事後檢視自己的行為通常會認為是因為情境脈絡使然，而偏好把其他人行為歸因於他人內在意願的因素 (1982；轉引自 Tiggemann & Lewis, 2004)。

不過為過去行動找理由，和替現在持續除毛的行為找原因之間仍有差距。Tiggemann 與 Lewis (2004) 發現，單看女大學生對於自己如今持續除毛原因的解釋，女大學生仍認為自己除毛的原因是自己想要保持陰性氣質和吸引力 (自願行為)；其他女性則是受到社會規範影響 (情境脈絡)，與上述 Watson 的觀點相反。這也許是個人主義文化的價值觀讓女性難以承認自己對於社會壓力竟無招架之力，即使她們都清楚其他女性有此弱點 (Tiggemann & Lewis, 2004)。而以傳播觀點來看，這正是我們所謂的「第三人效果」(the third-person effect, TPE; Davison, 1983)。第三人效果的基本假設就是指個人通常會認為具說服性的媒體內容 (persuasive media) 對於其他人有較強／負面的影響，自己本身則較不受媒體影響 (轉引自 Barak-Brandes, 2011)。

上述的差異，如 Brewer (1988) 所言，一個人的回憶會以最近的經驗作為詮釋觀點，而回憶越久遠，就越可能從一個觀察者的觀點 (an observer's viewpoint) 來進行解釋 (轉引自 Tiggemann & Kenyon, 1998, p. 884)。不過如 Tiggemann 與 Kenyon (1998) 所說，從某方面來看，婦女或女孩回答她們為何除毛的結果其實不是重點，而是這些女性的回答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女性在自傳式的回憶過程中，是如何處理和分析資訊。也就是說，女性很可能不記得她們為何除毛，因此需要去重新建構相關回憶來回答問題。在這重新建構回憶的過程中，女性會採取什麼樣的策略來解釋自己過去最初的除毛原因以及目前持續除毛的原因，都能看出女性在敘事的過程中，自我肯認與社會規範之間進行

角力的痕跡。

上述我們討論過體毛與陰性氣質之間的關聯，但其實連女性要選擇何種除毛方式都與維持陰性氣質很有關係。過去的研究（如 Basow, 1991; Tiggemann & Kenyon, 1998）中指出最多人使用的就是刮除（shaving）的方式。Toerien、Wilkinson 與 Choi（2005）則發現大部分女性在對付某些特定部位的體毛時，會傾向使用某一種除毛方式。譬如刮除普遍運用在腋毛或腿毛，拔除（plucking）常用於去除眉毛和臉上毛髮；至於蜜蠟除毛（waxing）則是最少人選擇的方式。

如 Toerien 等人（2005）所說，除毛方式的選擇顯然是與整個除毛過程息息相關，例如毛髮生長速率、毛量多寡，甚至是有多不想讓別人知道「這裡有毛」，都會影響女性選擇要用何種除毛方式。譬如臉上的眉毛或鬍子，若用刮除的方式可能會殘留毛根（也就是俗稱的小黑頭），腿毛若是一根根拔除則因面積太大而過於耗費力氣。這些微小區別讓我們看見除毛規範中在各階段中仍有許多面向可以討論，也不難看出其實除毛方式的選擇仍與維持陰性氣質緊密扣連。Toerien 等人以臉上毛髮為例，指出研究中的女性受試者偏好連毛帶根地「拔除」，男性則普遍用「刮除」的方式，這可能是因為刮除後毛髮再長出來的速度會比拔除快，或是長出來的毛髮會較粗硬。但這也表示女性不僅要做到去除體毛這件事，除毛的方式還得慎選，以免露出任何做過除毛的跡象。因為，具有陰性氣質的女性是不被允許長鬍鬚的，即使要拔也得非常小心，因為些許的痕跡都將成為洩漏她「非女人」的證據。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中的受訪者中大多都是白種人。像是 Basow（1991）的受訪者中有 91% 為白人女性，Tiggemann 與 Kenyon（1998）的研究則有超過 95% 的受訪者為白人，Toerien 等人（2005）研究中的受訪者也有約 85% 為白種人。當然這不代表說這些白人女性進行除毛時就只遵循一種規則或只呈現出某一種樣態，事實也證明並非如此；但相較之下，有色人種或是不同

階級、職業的女性，其管理體毛的經驗就幾乎被忽略和摒除。像上述文獻中，只有 Basow 的文章簡略地討論黑人女性的除毛經驗，但仍舊沒有任何關於東方女性除毛行為的探討。Basow 表示，在他 235 位受訪者中只有 12 位是非裔美籍女性，但仍可發現非裔女性與白人女性在開始除毛的年齡、體毛多寡、體毛生長速率、除毛的頻率、女性主體認同等方面的答案有明顯不同，且非裔女性中只有 25% 會除去腋毛，甚至有 50% 的非裔女性並不去除她們的腋毛和腿毛。為何在同樣的年代和社會脈絡中，相同的社會規範卻只在白人女性身上「明顯見效」，值得進一步探討。雖然如今世代更迭，這種除毛規範或許早已讓大部分非裔女性淪陷。

Basow (1991) 在研究中嘗試為上述白人與非裔女性的差異提出解釋，表示當時的非裔美籍女性並沒有將除毛這件事「規範化」，可能是當初除毛用具的廣告中，意指需要除毛的對象就鎖定是白人女性。因為當中就表明了除毛可以使皮膚更光滑、「更白」(make skin smooth and white)，因此對天生皮膚較黝黑的非裔女性來說，這並非追求理想樣貌的方向。

不過 Toerien 等人 (2005) 也坦白，自己的研究結果並無法代表所有英國女性除毛的樣態，因為不同的文化或次文化中對於女體有自己的規範和崇尚樣本 (p.405)。Toerien 與 Wilkinson (2004) 也認為女性管理體毛的研究應該延伸至其他「看起來」除毛規範沒有那麼強的非西方國家或是歐洲國家 (德國、西班牙和法國)，擴大瞭解除毛規範於其他非英美國家的女性身體上被實踐或沒有實踐的原因為何。例如 Basow (1991) 就發現較少非裔女性除毛的現象可能不單是人種／基因特性導致不同的結果，也可能是非裔文化中對女體有自己的標準，或是其他人口變項等原因造成。所以學者們好奇是否具有某些特徵的女性更願意／不願除毛，因此除了上述受訪者的性向、女權意識、自尊程度高低以外，「年紀」也被學者拿來討論與除毛之間的關聯。

Toerien 等人 (2005) 發現，女性的年齡也是讓她改變除毛習慣的原因之

一。該研究中超過 51 歲以上的受訪者比起年輕女性更少去除腿毛和陰毛，20 歲以下和 21—30 歲的受訪者比起年紀較大的女性則更少去除臉部的毛髮。這可能是因為大部分的體毛會隨著年紀漸增而讓生長速率變慢或毛量變少，但臉部的毛髮則會因為年紀漸長而變多所以導致這樣的區別（Brownmiller, 1984、Ferriman & Gallwey, 1961；轉引自 Toerien et al, 2005）。可以看出，除毛這件融入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無論除或不除，都有多樣的面貌。有些女性無論多麼渴望把全身的體毛去除乾淨，但身體毛髮的生長速率或毛量仍然無法讓她如願；但有些女性卻會因為年齡、身體變化而漸漸改變除毛習慣，甚至不再需要除毛。如此調皮的身體，讓女性身上的毛囊成為自然身體規律和人為文化規範之間爭奪的場域，也讓人正視女性身體原已存有、被壓抑卻依舊盎然的有機狀態。

但年紀與除毛的關係其實不像上述單純，尤其不能忽略年紀與陰性氣質緊密相關的層面。正因為這個社會把「年輕」當作是具有陰性氣質的重要要素，因此若女性到了某個不再年輕的年紀，也許是 35、40 或 50 歲，這個社會就會自然地鬆動她們與陰性氣質／去除體毛的連結。這也許是有些年紀的婦女若不除毛，也不會遭受社會規範嚴重譴責的原因，因為她們已經在這社會中被歸類為不需要、喪失陰性氣質的一群。因此，對到了某個年齡的女性而言，性別腳本的約束力已然減弱，或產生另一種新的性別腳本，社會對這群女性是否除毛已不再使用高標準來檢視。簡言之，女性去除體毛的規範，是隨社會規範中刻畫的標準女體而生。女性想達到標準，就必須實踐既定的性別腳本、讓自己具備陰性氣質。「除毛」雖只是達到目的的方法之一，卻也是一項被父權體制內化到幾乎被大眾忽略的規訓手段，因此希望藉本文再次喚起大家對女性身體主導權的關懷。

（二） 除毛不再是女人的專利？

隨時代更迭，社會文化對身體意象的要求也產生變化。古羅馬時代的女子

曾被要求去除體毛，雖然部位和原因並不清楚，不過當時男子鬍鬚的去留在當時中則是跟隨「流行趨勢」來決定，且大部分有目的和功能性（functional reasons）。譬如，男性刮鬍子是為了要減少敵人在格鬥過程中能夠輕易抓住自己鬍子的可能性（Basow, 1991）。在古埃及和古希臘時代，雖然也曾盛行體毛較少的男體形象（因此當時的埃及和希臘男子也會使用浮石或是剃刀來刮除體毛），但隨著時代巨輪的滾動，除毛如今已成為專屬女人的社會規範。體毛對男性來說，反而是一種男子氣概／陽剛氣質的象徵，且與男性的吸引力和生殖力（virility）有所關聯（Verinis & Roll, 1971；轉引自Martins, Tiggemann & Churchett,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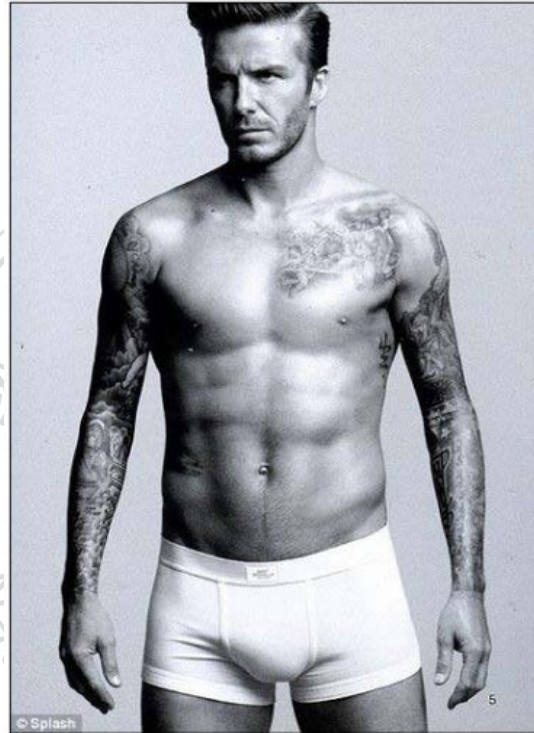
那麼符合當代「流行趨勢」的男體需具備什麼特質呢？根據 Martins、Tiggemann 與 Churchett（2008）的觀察，近年媒體形塑出來的理想男體是年輕、倒 V 字身材（v-shaped）、瘦、有肌肉和精壯的（mesomorphic；參見 Mishkind, Rodin, Silberstein, & Striegel-Moore, 1986; Pope et al., 2000），並有研究顯示，無論是男同志或異性戀男性都一致希望達到該理想的身體形象（參見 Rodin, Silberstein, & Striegel-Moore, 1985; Thompson, Heinberg, Altabe, & Tantleff-Dunn, 1999; Tiggemann, Martins, & Kirkbride, 2007）。這表示對當代男性而言，兼具上述的身體特徵可以象徵、強調自己擁有更多的陽剛氣質，且讓男性覺得自己較有吸引力。

值得注意的是，Martins 等人也指出各種媒體都開始呈現體毛較少的男體形象，因為沒有體毛的男體更能夠突顯年輕以及有肌肉線條的身體。正如 Luciano（2001）指出，在二十世紀後期，新的一波風潮顯然又以體毛較少的男體形象為時尚。實際的範例可以參考足球金童貝克漢（David Beckham）那樣的「都會美直男（Metrosexual）」⁴。因此，男體形象的「典範轉移」也開始影響眾多男

⁴“Metrosexual”一詞始於英國作家 Mark Simpson 於 1994 年 11 月 15 號，在《獨立報》（*The Independent*）發表的一篇文章（見 <http://www.marksimpson.com/here-come-the-mirror-men/>），文章名為〈攬鏡自照的男人來了〉“Here Come The Mirror Men”。在這之後，英國國內各報章雜誌

性去除或修整他們的體毛。於是國外關於現代美國男體意象（body image）的討論（例如 Luciano, 2001; Herzog, Newman & Warshaw, 1991），以及生理男性如何處理身上體毛（參見 Boroughs & Thompson, 2002; Boroughs, Cafri & Thompson, 2005; Martins, Tiggemann & Churchett, 2008）等相關研究陸續問世。

圖六：貝克漢為知名品牌代言內衣褲宣傳照



資料來源：<http://www.nownews.com/n/2012/02/16/11350>

過去一些研究者雖證明理想的男體是可以有體毛的，但卻沒有明確指出體毛少的男體是比較理想的（參見 Dixon, Halliwell, East, Wignarajah, & Anderson, 2003; Lewis, 1987；轉引自 Boroughs et al., 2005）。譬如 Dixon、Halliwell、East、Wignarajah 與 Anderson（2003）曾調查女性對於男性有體毛的觀感。該

開始討論“Metrosexual”的相關議題，也表示Simpson的文章乃“Metrosexual”一詞之濫觴。根據 Simpson在文中對於“Metrosexual”的定義，“Metrosexual”乃指居住或在大都會地區工作的單身男性，擁有高收入和卓越美感，願意花費許多時間與金錢去逛街消費，非常在乎且努力維護自己外表與生活形態的男性（許純昌，2007）。

研究發現如果男性剪影有胸毛和腹毛，女性覺得較有吸引力。不過這只關注女性感受，並沒有進一步探究男性如何評價自己的體毛；二來，此研究的缺失也包括沒有把體毛的位置和數量多寡納入，因為過多的體毛或某些特定部位的體毛可能就不會讓女性覺得性感了！

總歸來說，過去的研究並沒有排除男性除毛是為了讓自己變得更加有吸引力的可能性。Boroughs 與 Thompson (2002) 的男性受訪者指出，他們除毛的原因是因為感覺清爽、肌肉看起來更大以及看起來更年輕。這樣的結果與 Boroughs、Cafri 與 Thompson (2005) 的研究結果相似。Boroughs 等人調查了 118 位男大學生，其中 91.7% 是異性戀，6.8% 是雙性戀，只有 1.5% 是同志。該研究結果發現，受訪者中有超過六成的人曾經除毛，且男性除毛的關鍵原因都與「身體意象」有關：包括乾淨清爽 (cleanliness, 74.7%)、性吸引力 (sex appeal, 69.3%) 以及身體狀態／陽剛氣質 (body definition/ muscularity, 38.7%)。此研究結果也與 Martins 等人 (2008) 的研究相同，代表對男性而言，除毛是一種與外表相關 (appearance-related) 的行為 (Martins et al., 2008)，且可看出沒有體毛的男體形象與強化陽剛氣質的關聯，因為男性能透過除毛讓肌肉線條和年輕皮膚得以顯現，藉此展現陽剛氣質。

值得注意的是，男性除毛的部位與女性不同。男性最常除毛的部位是鼠蹊部 (groin)，接著依序是胸毛、腹毛和頸背部的毛髮，腋毛則排在第五。Boroughs 等人 (2005) 認為，可以從兩個方向解釋何以男性選擇這些身體部位 (例如鼠蹊部、腋下和腿部) 除毛。第一是「生物特性」，也就是幾乎所有男性的這些部位都會生長毛髮，因此在樣本中這些部位自然有較高的除毛頻率。第二，可從「社交動機」來解釋。該研究受試者都一致表示除毛的動機在於可以使生殖器看起來更大，或除毛能使自己感到更乾淨清爽，且有超過 30% 的受試者表示自己除毛的原因是為了擁有「更好的性經驗」。Martins 等人 (2008) 也指出，受訪者中許多男性表示，去除陰毛最初的動機與性愛相關，因為除毛後

他們覺得可以讓自己的生殖器看起來比較明顯、比較大。此原因可能與鼠蹊部為最多男性除毛的部位高度相關，而這也許是自古以來，各文化就相當執迷於生殖器尺寸的關係。以繁衍後代為重的文化價值裡，擁有越大的陽具似乎就代表這個男人越具有生殖力、吸引力和陽剛氣質。佛洛伊德也提出「陽物崇拜一元論」(sexual phallic monism) 等概念，除了強調男性性器官比女性性器官更重要之外(轉引自 Gilmore, 2005/何雯琪譯, 2005)，也能看出陽具崇拜

(phallic) 在陽剛氣質當中具有相當指標性。這種陽具崇拜的心理導致男性非常在意「陽具看起來大不大」，也可理解為何男性希望透過除毛，讓自己的陽具在目視上更為明顯，增進自己的男人味！因此我們可以說除毛對於男人而言，就如同女性除毛一樣，都是為了獲取社會設定的陽剛/陰性氣質，都是展演性別的過程和方式。

綜上，可以發現並非只有女性才會在乎身體毛髮管理，本文也不否認有許多男性對自身的體毛管理可能比女性還來得更頻繁、殷勤。而且細究男性除毛的原因，發現大部分男性都是為了追求衍生自父權體制的陽剛氣質。因此，透過討究男性除毛的樣貌，再次讓我們一窺父權社會設定的性別腳本以及衍伸出來的陽剛氣質/陰性氣質是如何落實於兩性的體毛管理。不過，這個社會對於男性除不除毛並沒有強制的規範力。如 Cash、Melnyk 與 Hrabosky (2004) 所述，除毛對男生而言只是一種修飾外表 (grooming) 的行為，並非因為男性對自我的概念 (self-concepts) 沒有把握，且除毛較少與負面的結果連結(轉引自 Martins et al., 2008)。也就是說，男性能因為修剪或去除體毛而獲得可預期的正面效果(更清爽、肌肉或陽具看起來更大)，使他們產生除毛的動機。男性在公眾場合露出體毛，並不會有隨之而來的焦慮和不安全感，擁有體毛的男性甚至還會因此博得「很有男人味」的讚譽。因此男性不會因為不除腋毛而遭受其他男性的訕笑或斥責，他們依舊可以「依照個人意願」選擇要不要除毛。

看到這裡，也許有些男性會表示，我除毛是因為我對「美」的概念深受文

化影響，因此也不算完全自由。必須強調，從某些層面來看，男性除毛的確是受文化的審美觀驅使，但這裡的自由是與女性的處境相較之下的「相對自由」。因為反觀女性被發現腋下沒有除毛時（即使是剛冒芽的小黑頭），自己產生的羞恥感、造成的社會觀感不佳，以及可能被冠上「男人婆」的稱號都是伴隨除毛規範而來的懲罰。因為女性除毛已被社會視作理所當然，女性必須藉由除毛後的「非自然的身體」才能成為真正的女人，因此不除毛的錯誤反而像是觸犯了戒條一樣被放大。兩性體毛管理的標準竟有如此詭譎的差異，是本文最初撰寫的動機之一。我好奇，強大的身體政治所欲壓抑的每個女性主體，其能動性和主體感受在被規訓的身體中欲求解放的能量為何，又呈現什麼面貌？女性在規訓過程中主體認同的不停變動與搖擺，又會帶著她走到哪裡？

小結：

透過上述文獻，我們發現「除毛」乃性別展演的過程。由於性別腳本對於兩性該擁有的特質已有壁壘分明的規範，所以兩性藉由管理體毛來獲取、展演陰性／陽剛氣質的方式也已底定。不過即使兩性都是為了追求特定的性別氣質而除毛，但女性若不除毛就會遭受來自外界及自己心理上極大的壓力，讓女性不得不把自己送上除毛的行刑台，了結萬惡體毛的生命。相較之下，男性不會因為自己的體毛外露而感到害臊或招致批評，適當的體毛反而能加強其男子氣概。故，女性的除毛經驗和主體感受與男性相比明顯不同，也讓探究女性的除毛經驗有其特殊性和必要性。

不可忽視的是，過去大部分的研究對象都有一個大致相似的條件——受過高等教育的白種人。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場域便鎖定仍舊缺乏相關研究的台灣地區，拓展女性身體經驗研究的版圖，比較台灣女性與西方國家女性除毛的主體經驗。另外，Basow 與 Braman（1998）的研究指出，即使受試者擁有女性主義的態度，仍無法預測其對於體毛的評價是好是壞，也就是說，這不代表具有女權主義思想的女性就不會試著去除腋毛。因此，具有女權意識的女性在除毛的

過程中是如何一邊除毛，一邊與自己的女性自覺斡旋，也是本文特別要關注的女性經驗。最後，上述調查兩性除毛的研究中，都沒有納入採行雷射除毛的受訪者的經驗，故本研究的受訪對象鎖定特地去醫美診所使用雷射科技除毛的女性。本研究將討究這些女性選擇雷射除毛的原因，採行手術的主體感受和理解策略。

第二節、 女性主體／身體與除毛科技

本研究聚焦到醫美診所進行除毛手術的女性經驗，探詢她們決定做雷射手術的原因、目的和手術對她們的意義，又這過程是否影響女性主體認同。本節首先將討論本文欲探究的女性主體（subjectivity）到底為何？又主體存不存在？與身體的概念有何異同？主體、身體與認同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該如何釐清這些探討的概念乃本節欲加辯證之處。由於女性為了無毛的身體，藉醫美的除毛科技來達到此目標的同時，也破壞了身體生長毛髮的自然機制，因此第二部分將討論第二波及第三波女性主義如何看待女性的身體與身體實踐（body practices），又現今科技介入身體管理過程後產生的「科技身體」該如何分析其實踐經驗？另外也說明本文以現象學的取徑分析女性經驗的原因。

（一） 女性主體／身體的存在與認同

本文以傳播的身體為基礎，討論除毛過程中，女性主體認同如何變化。因此在討論何謂女性主體之前，必須先分析主體與身體的關係。一般人談及「主體」，強調的是心靈層面的「自我／意識」的意味居多；而「身體」指的則是生物的、實體的物質存在，是幫助「自我／意識」與外在社會文化、環境溝通接觸的訊息接收器和發送器，因此身體也是各種社會規範角逐、實踐的場域之一。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在《精神現象學》（Phenomenology of Spirit）中有關「人的存在」的論述，就與本文論及的主體與身體的概念密切相關。

黑格爾認為，「人的意識統轄著兩種存在形式」，一種是具有超越性的或「在看的」自我，另一種存在則是固定的（無自我超越能力）的自我，或稱「被看的」自我。上述黑格爾把自我分為「觀者」與「被觀者」的觀念，被存在主義學者沙特稱之為 *pour-soi*（英譯：for-itself）與 *en-soi*（英譯：in-itself），劉崎在其著作《存在主義》（1967）中則翻作「自覺存在」與「自體存在」。前者和本文所述的「主體」概念相似，是人所獨有。沙特雖認為這個「自覺存在」不具實體性，卻是行使一切感官行動的主使者，因此是真切地存在著。而「自體存在」所指的則如「身體」一樣，是「人與萬物皆具備的物質性存在」，有較穩定且客觀可辨的特質，並能藉由五官來感知（鄭至慧／顧燕翎主編，2000，頁 89）。

饒富興味的是，沙特認為可區辨「自覺存在（主體）」與「自體存在（身體）」兩者的正是「無有（no thing）」（鄭至慧／顧燕翎主編，2000，頁 90）。以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觀點解讀，即是「『我』就是我的『身體』」（陳明珠，2006，頁 18）。在此我將其理解為主體的在世存有與意義生產，是與身體的存在相依而生，因此身體與主體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關係。也就是說，主體的感知經驗需藉由身體感官獲取，因此身體的物質特性將影響主體的一切經驗，例如盲人經驗世界的方式必定與一般人不同。但相對地，主體也可以影響身體「如何」去感知外在事物，譬如人可以試著轉移注意力來忽略疼痛的感覺等。因此身體與主體兩者並不能單獨存在，雖然「它們之間也永遠存在著因存在層面不同所形成的緊張，存在著矛盾與辯證的關係」（鄭至慧／顧燕翎主編，2000，頁 90）。而這一層錯綜複雜矛盾的關係為：

心靈永遠企圖超越那個定型、物化的身體，但又需要身體作為一個客體，來對比出心靈的存在。類似的辯證關係也存在於自我與他人之間。在黑格爾的學說中…心靈需要視身體為「他者」、為異類，而自我又需要視他人為異類，來證實自己的

存在，確定自己的主體性。

(鄭至慧／顧燕翎主編，2000，頁 90)

其實「我（主體）」與「身體」之間劃上等號的觀點其來有自。從遠古時代開始，人類以貝殼、礦石等裝飾自己身體的行為，到現代人利用醫學科技改造自己身體外貌的技術發展都可看出，

……與自我一樣，身體變成了一個互動、佔有與再佔有以及將反思性的組織過程與系統化的有序的專家知識聯結起來的場所。就其反思性重構的狀況來說，身體本身已獲得了解放。……[身體是可以]「持續不斷加以加工的東西」。

(Giddens, 1991／趙旭東、方文譯，2005，頁 306)

也就是說，「身體是人類認同與社會差異建構的重心」(Woodward, 1997／林文琪譯，2004，頁 90)，社會上的所有差異，譬如性別、階級、職業，甚至是價值觀等都可藉由身體彰顯。譬如現今社會普遍將「肥胖」歸因於個人對自己身體的管理欠佳，或對於追求健康身體的價值觀較不重視（當然事實經常並非如此），因此肥胖體型的人經常被社會歸類是欠缺身體管理知識或不追求健康價值。相反地，保持苗條或擁有時下文化崇尚之體型的人，便可藉由身體的形貌展現符合社會標準的身體與合於主流的價值觀，也順帶形成了肥胖／苗條、他者／自我的差異。而在差異出現的同時，認同便隨之而生。如 Woodward (1997) 稱道，認同是有關我們與「他者 (others)」相似與相異之處的一切討論 (轉引自 Sourav Madhur Dey, 2012)。

身體做為一個訊息的傳送和接收器，「經常」會與主體一起共謀該展現甚麼，或是如何解讀外界給予的意義。選擇「我是什麼？我該展現甚麼？」的過程，可能是藉由身體資本的獲取（健身、整形等），或消費某些文化資本來建立

更多內外在此的認同基礎。女人不除毛（像男人）或除毛（像女人）也是透過身體展現差異，認同（identity）即在此過程產生。

簡言之，為了被認為擁有女人味（feminine），女人必須內化陰性氣質的價值觀，並據此來建構她們的認同。陰性氣質最明顯的象徵（symbol）即是女性的身體，因此，由消費文化所驅動的巨大社會變遷之下，我們可以發現追求卓越、突出的身體外貌乃獲取認同的方式之一（Sourav Madhur Dey, 2012）。在消費社會所營造出來的氛圍中，身體的價值也被一再強化（賴思彰，2008），身體被視為自我表達的工具之一（Featherstone, 1991; Turner, 1884; Finkelstein, 1991; Bordo, 1990; Giddens, 1991；轉引自周亞君，2004）。

本文提及的女性「自我認同（self-identity）」，乃個體回答或思考關於「我是什麼？我不是什麼？」等問題產生的結果。隨處境脈絡的不同，這些結果也會不斷與生命經驗斡旋而產生變化，因此只要思考行動沒有停止，自我認同的概念就會不停地改變。換句話說，人因為具有反身性（reflexivity），因此具有思考「我是誰」等諸如此類自我定義的能力，於是在這樣反覆且不停思考的過程中，自我認同有時就表現在關於自我的敘事。如郝天行（2013）所述：「這是一種『個體反身（反思）的認同』，由個體做為反思主體而生，以一串個體的敘事所呈現（頁 9）。」而本文探究的是去醫美診所進行除毛手術的女性經驗，Kathy Davis 在《重塑女體:美容手術的兩難》中也提到，

倘若真想理解女人對美容手術的投入，就必須把認同視為
體現的過程——也就是說，認同的形成乃是透過個人和身體之
間的互動，以及她經由身體和周遭世界產生的互動。

（Davis, 1997／張君攻譯，頁 221）

以除毛行為為例，女性並非是單靠除毛這個行為來建立自己是女性的認同，但因為社會建構有毛的身體乃男性專屬，女性則應維持身體無毛，差異就

此產生。因此，當女人認同自己在文化中所佔據的角色位置和性別後，就會根據文化所規範的性別身體樣板，努力去得到無毛的身體來反覆強化自己是「女性」的認同。這也說明了前一節實證研究中，受訪者除毛的原因大多都是為了增加吸引力和獲取陰性氣質。不過，之所以身體與主體的合作關係為「經常」而非「恆定」，是因為身體有一套自主運作的生物機制。此生物機制並不會輕易依照女性的意願而更改，譬如毛囊中不斷生長的毛髮，並不會因為女性不喜歡腋毛，從此腋下就沒有毛髮。但藉由現代醫美科技的輔助，女性擁有強而有力的方法令身體臣服於女性的意願之下。拜現代科技所賜，女性藉由雷射或其他醫美手術更改身體的自然樣態——無論是抽脂、隆鼻或除毛，都能更迅速有效地達到社會和自己的要求。

而其實認同與主體性兩者偶爾會被當作是同義詞來交替使用，因兩者的意涵具有大量的重疊性（Woodward, 1997／林文琪譯，2004，頁 53）。主體性與認同一樣，包含了我們對自己本身的想法，這其中涉及有意識及無意識的觀點和感受。這些看己與看世界的觀點和感受，如同拼圖一樣，逐漸拼湊出自己對「我是誰？」這個問題的答案。而隨答案帶給主體的感受和後續的價值判斷，也會帶著女性進入、佔據在這個文化、社會中的各種認同位置。只是「我是誰？」這個問題的答案並非恆定不變，因此主體（認同）位置也會對應著不停變動。

主體性、認同與主體位置的不穩定性，以芭特斯比（Christine Battersby）在 *The Phenomenal Woman* 中的觀點解讀——探討主體性，即是探討本質。這種本質並非一種永恆不變、固定的真實，因此她提出「流體本質（fluidity）」的概念，表示性別的本質去除生物分類和社會建構之後的體現即是一種流體的狀態。所謂的「本質」並非永恆不變之狀態，反而能說性別本質的「正常」乃不停變化的「無常」。因此，透過芭特斯比強調的「本質是一種體現（embodiment）的形式」（轉引自陳明珠，2006，頁 183），「自我」透過與「他

者」之間的差異產生的交互流動的機會，進一步形成認同。於是對芭特斯比而言，本質不再是固定不變的存在，因此探索「認同」並非要窮盡探索個體本身到底擁有何種特性，而是「試圖在流體變異的關係中尋找相似的關係」（頁 183）。

芭特斯比對流體本質的詮釋，也表示其認為主體性乃持續變動的。跟隨主體性產生的「女性主體位置的體現」，芭特斯比認為應該不同於雌性、陰柔，當然也並非要向雄性與陽剛靠攏。如同女性不除毛並不代表她要「像男人一樣」。芭特斯比認為應該關注的是女性主體位置的特質，而非固定的陰柔性。不過無可避免地，女性的主體位置勢必受到歷史社會規範的影響，譬如當今台灣社會對女性仍舊有一定的刻板想像，無論這個主體位置所指的是外在的身體樣貌，或是在社會各階級、層面中扮演的角色，每個女性都在社會規範下嘗試找到自己的主體位置，或被迫更換自己的主體位置。而主體位置的每一次轉換都是一種政治性的更動。以除毛規範來說，腋毛還未開始生長的少女開始步入青春時期，開始生長腋毛的她的主體位置，或說是戰略位置，就會面臨一次劇變。社會對於她的主體與身體都有了重新的定義和規範等待她去適應和服膺，小到穿著舉止，大到思想談吐都需要更改，而這些變動都會影響到女性本身的主體性與主體位置的修正。因此，當除毛規範進入受訪者們的生命之後，她們如何理解並與之共處，這過程中不停修正與流動的主體性和主體位置，正是本文希望從受訪者的自我敘事中了解的經驗。

有些女性在潛移默化下開始除毛，但她們可能並沒有強烈意識到自己是受到社會規範所迫。如傅柯（Michel Foucault）在討論全景敞視主義時指出「我們的社會不是一個公開場面的社會，而是一個監視社會」，人們在社會中，因為受到各方權力的影響，持續規訓著自己的肉體（Foucault, 1975；轉引自劉北成、楊遠嬰譯，頁 216），試圖讓自己的身體表現出一個好的或對的形象。因此，當女性凝視著鏡中自己的身體時，她很難去看見自己「真正的」身體，因為社會

壓力就像層疊的遮色片，讓女性的身體在女性自己的眼裡匿蹤了。呈現「被囚者也許看不見無形的監控者，更嚴重的是被囚者竟也看不見自身本體」的狀況（轉引自陳明珠，2006，頁 282）。反之，有些女性其實清楚知道「去除腋毛」乃父權社會下對女體的束縛，但也許是受到家長指示、社會壓力、怕遭受同儕訕笑，或人云亦云的從眾心態等，她們仍然選擇去除腋毛。變成自己將自身囚禁在全景敞視的監獄中，一邊與自己的女性自覺斡旋，一邊除毛。當然，一定也有女性會選擇無視社會規範，以不除毛或選擇性不除毛的方式進行抵抗，顯現主體反動能量。我們甚至能說，不斷生長毛髮的身體本身即擁有強大的反動能量。

上述女性在除毛一事上展現的三種作法，透露出除毛規範會以不同形式實踐在女性身上。這些樣態並非互斥，而是會隨女性年齡、價值觀、意識等狀態改變，使實踐形式在她們身上產生碰撞或是交雜融合。如此一來，我們了解到除毛規範的權力實踐樣貌是不停變動、多貌甚至是破碎的，主體位置也是一直處在流動的狀態。因此本文在討論女性除毛實踐的經驗時，也將特別著墨於女性本身的能動性以及除毛規範之間的角力關係。

小結：

本文關注現代女性社會化的過程，反覆迂迴地嘗試釐清自己的主體位置，並習得在此位置上該呈現的、由社會規範的價值觀和外顯行為。女性對體毛的管理正是一例。雖然直觀來看腋下是個既隱晦又私密的身體部位，但在社會之中，女人的腋下不單單只屬於她們自己，而是如同她們的身體一樣，都是可攤在陽光下供世人檢視、品評的對象。

女性對「既是我的卻又不真正屬於我的身體」有什麼看法呢？其實主體與身體的矛盾關係一直以來吸引不少學者關注，尤其現今醫學科技越趨發達，義肢、冠狀動脈血管支架等侵入人體的技術已相當普遍，許多人開始徬徨於「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的身體」（Woodward, 1997／林文琪譯，2004，頁 91），我也相當好奇女性如何解讀「身體是我的」這句話。

本文因為探討女性除毛的行為，因此身體與主體的關係是本小節辯證的重點。身體與主體間的關係乃複雜矛盾且不可二分，身體與主體相伴相生，與女性的主體性／認同的建構息息相關，而身體的生物機制變化（生長腋毛）也會帶領女性主體性產生變化，並影響主體位置的更動。

（二） 從除毛、醫學美容中解讀女性經驗

近幾年來，國人對於整型的排斥已不再像過去那樣強烈。明星藝人開始在節目上不諱言自己身體哪邊「動過手腳」，上班族女性趁著中午午休時間到醫美診所打一劑肉毒桿菌或是注射玻尿酸「保養」一下也已是茶水間裡閒聊的話題。這股微整形風潮席捲全球的勢力不容小覷，根據 2011 年 11 月 14 日出刊的第 385 期《財訊》報導，全球醫學美容市場的總產值在 2013 年已達到 470 億美元，且據國內研究者評估，光是台灣的醫美市場就足足有 800 億元台幣的產值（見 <http://www.chinagomagazine.com/m02-page22>）。另外，根據 ITIS 的報告指出，台灣在 2009 年時的皮膚科醫療機構已經達 527 家，並有 243 家整形醫療機構，且主要都集中於台北市。ITIS 的報告也指出，在 2006 至 2009 年間，醫學美容機構數量成長幅度高達 14.4%（見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keyid=b5a22c17-8fdd-4ccf-993b-85fadc7b7d34#ixzz3BZColYEO>）。根據台灣美容醫學學會統計，依 Medical Insight 預估，2009 至 2014 年間，台灣醫美市場年複合成長將可達 15%，顯見台灣的醫美市場正以穩定且飛快的速度成長（見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keyid=b5a22c17-8fdd-4ccf-993b-85fadc7b7d34#ixzz3BZColYEO>）。

從各大醫美診所的官網上得知，我國目前引進的雷射除毛機種約有 GentleLase 亞歷山大除毛雷射、DPC 水嫩光 以及 MeDioStar miXT 德式光纖二極體雷射等三種。新型的亞歷山大除毛雷射（又稱紫翠玉光纖雷射）搭配 DCD 皮膚冷卻系統，會在雷射光束射出之前先噴射冷媒於治療部位上，減輕雷

射時產生的疼痛感。因為很多女性都有拔毛、刮毛等習慣，長久下來造成腋下發炎後色素沈澱的後遺症，光纖二極體雷射的特點就是在除毛之餘，還能改善色素沈澱、加強美白效果，也較適合敏感性肌膚。不過，雖然光纖二極體雷射可美白肌膚，但對細毛的除毛效果較差，剛好與亞歷山大雷射機種互補，所以目前許多醫美診所都會將亞歷山大雷射與光纖二極體雷射兩種機器一起搭配使用，使治療能發揮除毛兼具美白的效果。

另外，毛囊有其一定的生長期及休眠期，不同部位的毛囊也有不同的生長週期，以腋毛來說，生長期和休眠期分別約三個月及四個月，平常處於休眠期的毛囊約占百分之八十（見 <http://www.104beauty.tw/news.asp?id=144>）。由於休眠期的毛囊會變得相當細小，外表看來通常只能看見毛孔，並沒有細毛，且因為雷射除毛治療對休眠期的毛囊是無效的，所以視個人體質不同，在毛囊生長期施行雷射除毛，也要進行五到六次才能夠讓腋下所有毛囊不再生長毛髮。因此整個雷射除毛療程所需的時間，視個人體質，可能會需要半年到一年才能完全結束，達到消費者滿意的效果。

由上述可知，「科技」在改造女體自然的機制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不可否認地，也提高了女性追求無毛身體的標準。過去女性只要把腋毛除乾淨即可，但現在不僅要讓毛囊徹底長不出毛髮，還得兼顧腋下肌膚的美白與毛孔粗大等「問題」。這些除毛導致的腋下肌膚暗沉和毛孔粗大問題，如今也被一些生活用品大廠盯上，認為這是繼除毛之後，可順勢操作的身體焦慮議題。企圖打開「腋下美白」市場的，有妮維雅（NIVEA）和多芬（Dove），兩者都在 2014 年夏天分別推出「止汗爽身美白噴霧」，以及「淨白美肌制汗爽身噴霧」全新商品。兩者都強調產品除了可以止汗，還添加了可以讓腋下肌膚美白的成分，讓消費者在展現無毛的腋下時，更有自信。

圖七、八：第一支有效美白！妮維雅止汗爽身美白噴霧廣告



資料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oC7SIQEISk>

女性對身體的焦慮帶動龐大的商機，而業者們為了保持甚或擴大商機，也不停透過環繞在我們生活周遭的電視、網路媒體，放送女性該如何改進／改造身體的資訊，讓女性投入更多修整身體的行動當中，形成永無止盡的循環。業者們相當清楚女性對身體的焦慮將與他們的營收成正比，因此沒有什麼是能比全世界女人的腋毛無時無刻都在生長的事實更能令醫美產業感到愉悅的了。

繼過去女性節食減肥、健身等討論後，在這波勢不可遏的醫美浪潮之下，女性熱衷修整、改造身體樣貌的現象再次引起眾多女性主義學者的關注。

Victoria Pitts (2005) 指出，過去的女性主義學者常把女性身體實踐 (body practices) 的問題導向爭辯性與性別的意義、討論女性的主體意願，或女性以激進或其他方式改造她們的身體等議題上。比較各女性主義流派如何看待身體實踐中的主體意向／意願，發現這些觀點主要分為兩類—— 一類強調女性的身體實踐乃因遭受到權力來自外部且無意識的壓迫；另一類則強調主體在進行身體實踐時，主體本身存心、執意的 (willful) 能動性。就如 Eugenia Kaw (1993) 所說的「殘害或讚揚身體 (mutilation or celebration of the body)」(轉引自 Wei Luo, 2013, p. 2)，過去女性主義者分析身體實踐中的女體自主性幾乎都分為悲觀與樂觀的兩種觀點。Wei Luo (2013) 也指出 1990 年代的女權主義作品，往往都以二分的理論觀點來探討女性參與整形手術的行為。以下為兩派女性主義對於身體實踐提出的看法。

在身體實踐的意義上，基進女性主義 (radical feminism) 代表人物之一的 Catherine MacKinnon，認為性別化的女體即是父權體制存在與實現的根據 (1997/轉引自 Pitts, 2005)。也就是說，女性為了符合性別規範／父權體制下應有的體態，總是不停地努力、嘗試改變自己身體原有的樣貌，且她們無法控制她們的意向性 (intentionality)⁵，或是創造屬於她們自己的意義，因為她們已經內化了社會的壓迫。因此基進女性主義提倡女性應該擁有對身體的自主權，應該自己掌控生殖與墮胎的權力，強烈拒絕父權對於女體的控制與剝削 (陳明莉，2010)。本章第一節所列舉的實證研究正是內化社會規範的實例。從那些實證結果來看，受訪女性的除毛行為無論是看似自願的追求女性氣質，亦或被社會規範所迫，答案都指向女性是遵循父系霸權的要求，才會去追求沒有體毛的非自然身體。如傅柯所說，

在任何一個社會裡，人體都受到極其嚴厲的權力的控制。

⁵ 意向性 (intentionality) 指的是一個人相信自己可以運用其身體來挪用周圍環境，以實現其意向，或達到其目的。(Mary Holmes, 2007/謝明珊譯，2012，頁 126)

那些權力強加給它各種壓力、限制或義務。

(Foucault, 1975／劉北成、楊遠嬰譯，2003，頁 136)

在傅柯眼中，身體只是被權力、社會結構全然掌控的對象，毫無主動權（陳明莉，2010）。「柔順的女體」在當代美容美體論述中，成為被操縱、塑造及規訓的對象，女性透過各式各樣的管道，例如健身房、醫美診所、SPA 會館等從事身體實踐。而本文所討論的身體實踐，就是雷射除毛手術，其與一般整容手術的差異，除了攸關一個人的性別實踐之外，腋下的除毛與外觀美醜也較無關聯（畢竟腋下不像頸部以上經常顯露）。不過，正因為腋下並不會輕易被外人看見，使得外界經常會認為是女性自願性地除毛。因為受社會規範影響已深的女性會因為內化的焦慮，即使在腋毛根本不會外露的情況下，依舊以外界的標準規訓、監視著自己身體而持續除毛，因此看來就像是女性自願性地成為這種規範的幫兇。

以社會學的角度來看，若要討論女性的身體經驗，很難把社會結構的因素排除在外；不過若只專注討論結構因素，而忽略女體本身的能動性，就會如傅柯對於女體在社會權力下所提出的「宿命論」一樣，引起不少女性主義者的質疑聲浪（陳明莉，2010）。

後現代女性主義（postmodern feminism）便為身體實踐的意義提供另一個分析角度。陳明莉指出，「後現代女性主義反對『基礎主義』（foundationalism）和『絕對主義（absolutism）』的說法，強調身體的流動性與不確定性」（陳明莉，2010，頁 20），如同伊希迦赫（Luce Irigaray）所讚揚的女性的「流質（fluidity）」特色，不再獨尊男性的「堅硬」價值（莊子秀／顧燕翎主編，2000）。也就是以「差異」作為其論述的重點，拒絕維護自然、原始（pristine）的身體樣貌，讚頌稱揚的反而是別人看起來越軌怪異的身體所隱含的嘲諷意味（Pitts, 2005）。如 Judith Butler 的 *Gender Trouble*（1991）中所說，一些後現代女性主義者是將身體實踐作為一種「展演」來進行其意義的顛覆，肯定女性擁

有選擇的自由，並且能從意義的顛覆之中獲取力量（轉引自 Pitts, 2005）。

另外，像是女性主義學者史凱吉（Bev Skeggs, 1997），就援引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習癖（habitus）觀點，以文化資本的角度切入勞動階級女性如何管理她們的身體外在，藉以挪用更多資源來嘗試逃離結構決定論（Holmes, 2007／謝明珊譯，2012，頁 127-128）。雖然 Bourdieu 的立論基礎是強調一個人所身處的社會結構（例如階級）會決定他的習癖，也就是人的行為舉止、穿衣風格等都和他的階級有關；但 Skeggs（1997）認為 Bourdieu 並沒有特別提及人們是如何在文化資本的規則當中，尋求調整或拒絕規則，Mary Holmes 也認為 Skeggs 在其分析中對於女性的能動性帶有較多的肯定（Holmes, 2007／謝明珊譯，2012）。

Skeggs（1997）表示，那些勞動階級女性因為肯認到社會對其所屬階級有既定的刻板印象和汙名標籤（貧窮、危險和墮落等），使得她們急欲掙脫勞動階級的標記。她們會在經濟能力許可之下藉由「購買能力」，例如購買房子，或是接受大學教育來藉此調整（adjustment）或逃避（resisted）自己原屬的階級。而除了房子這樣的有形資本，或是教育機會可以轉換成的經濟資本，身體和身體管理也承載著社會階級的符碼，本身即富含文化意義。正如 Bourdieu（1986）稱，身體是最沒有模糊地帶、最清楚的階級品味具體化呈現，身體是一個階級、性別、種族、性徵和年紀之間產生關係、體現和實踐的生理場域（轉引自 Skeggs, 1997）。因此勞動階級的女性便會透過增進她們的外觀穿著、身體和家庭（如果沒有跟她們的父母同住了話）來達到成為「非勞動階級」或「中產階級」的目的，例如保持苗條身材，身穿優雅長裙而非迷你裙等。這些女性們希望在此過程當中，使自己跟她們認為自己並非那樣的形象之間產生出差異和距離。也就是說，這些女性因為清楚知道自己並不想被貼上勞動階級的標籤，因此主動投資自己的身體，將其視作文化資本，也藉身體向他人表述她們是誰（who they are, Skeggs, 1997）。

從 Skeggs (1997) 書中，可以看出她對於女性付諸行動的能動性予以肯定，而以除毛的女性來看，擁有無毛的腋下／身體也如同勞動階級女性裝扮自己一樣，也是擁有一項文化資本、一個賦權 (empowerment) 的儀式。女性若擁有無毛的身體，彷彿就穿上了某件光鮮亮麗的外衣一般，體現出來的就是正面形象。如布迪厄所言，「文化資本既被客體化、制度化，也被身體化了。」

(Mary Holmes, 2007／謝明珊譯，2012，頁 128) 換句話說，我們穿戴著我們的身體。不過在肯定女性能動性之際，還是要留意落入「志願主義

(voluntarism, Mary Holmes, 2007／謝明珊譯，2012，頁 123)」的樂觀，畢竟女性在這個社會上的選擇的確有限，女性突破和提升的標準仍是依照社會規定的範本而走。

在女性主義者中，存在各式各樣的觀點嘗試去解釋身體、權力與個人能動性之間的相互影響，也始終無法定於一尊 (Pitts, 2005)。但近年來，不少女性主義學者都認為在討論身體的同時，已經不能再對科技視而不見，反而應該去思考在持續成長的科技文化中，研究者該如何看待當代的身體實踐？女性主義者又該如何回應科技？

觀察過去女性主義學者們如何看待「科技化身體」的經驗，發現爭辯主要都集中在討論「生殖科技」。這是因為 1960、70 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對女性身體的討論大多圍繞著女人身體原始的「生殖功能」、「母性」等議題，在肯定與否定母親角色之間徘徊 (Shilling, 2002；轉引自王瑞香／顧燕翎主編，2000，第四章)。因此，兩派女性主義者對女體生殖功能的強烈關注，讓她們在提及「科技」議題時，都聚焦在運用「生殖科技」以解放女性的可能性。例如費爾史東就強調再生產 (生殖) 的重要，認為是再生產關係建構了社會，只要發展生育科技，例如體外的人工生育，便可以將女人從「生理的暴虐性」裡解放出來 (Firestone, 1970；轉引自王瑞香／顧燕翎主編，2000，頁 138-139)。另一方面，後現代女性主義的代表人物如西蘇 (Hélène Cixous)、伊希迦

赫 (Luce Irigaray) 以及克瑞絲緹娃 (Julia Kristeva)，也反過來提倡、肯定母性，把母／女關係的連結視為鬆動父權、父系體制等既有規範的力量，並把「母親」一職昇華為代表能夠「包含異己」的象徵 (莊子秀／顧燕翎主編，2000，第九章)。雖然以上兩派說法也各自引來不少批評。例如 Whitford 批評伊希迦赫對「重回前伊底帕斯期的母／女關係的倡導是退化的歸返」(1991；轉引自莊子秀／顧燕翎主編，2000，頁 333)，Michele Barrett 也批評費爾史東走回生物決定論的老路 (1980；隱逸王瑞香／顧燕翎主編，2000，頁 139-140)。

綜上，過去基進或後現代女性主義者提及的「科技」，並非本文關注的方向。即使西蘇對於女體經驗相當關注，極力鼓吹「陰性書寫 (écriture féminine)」，但對「科技化身體」的經驗該如何描述或分析也沒有更多著墨。因此兩派對於身體實踐的意義爭論不休之際，如何看待「科技化身體」的實踐，或是分析科技身體經驗的討論也付之闕如。在高科技世代裡，身體已經不再是個固定的名詞，認同也不再是個僵化的概念，一個人的自我意識被解放，且可以更廣泛地適用於自我管理 (self-management) 上 (Pitts, 2005)。也就是說，一個人的自我意識可以建構於如何管理自己的身體，外人也可以藉由一個人的自我管理得知他對自己的想法。透過時下的醫美技術，女性追求無體毛的身體或其他身體上的改造的確不再是件難事。因此科技往往被視為將我們從自然身體的特徵中解放的力量，把身體改變成如 Anne Balsamo 所指的「純粹的論述存在 (purely discursive entity)」(1995；轉引自 Pitts, 2005, p. 230)。本研究若希望得到女性在成長過程中與除毛規範共處、採行雷射除毛手術的身體經驗與感受，首先就應跳脫規訓中「客體」的被動位置。若把觀看者與被觀看者這樣二元的框架套在女性實踐除毛的行為上可能落於單純，以後學的觀點來看，觀看者與被觀看者兩方之間的權力流動是變異且複雜的。因此要得到女性身體真正的經驗，必須借重現象學的觀點。

現象學一向強調「返回主體本身」的本質直觀，探討的「本質」並非是指

單一主體性的經驗，而是主體和生活外界互動交雜的「相互主體性」。也就是說，主體並不能脫離所處環境而獨立存在，身體的本質也是如此，因此現象身體與外在世界也是呈現「相互主體性」的關係。現象身體的觀點跳脫了生物決定論和社會建構論對於性別身體討論的不充分，現象學提倡以感知意識為主要探討對象，也就是著重身體自己的感知，將其作為主體的意識來源，嘗試摒除、存而不論外在一切預設的社會規範與想像，努力去看見主體本身，還原主體（陳明珠，2006，頁 178-179）。換句話說，作者認為過往女性主義的觀點仍停留在辯駁女體在父權社會中所佔據的位置為何，即使現今推進到要討論「科技化身體」時，過去那些對於「父權的執著」依舊如鬼魅魍魎般揮之不去。在這樣的身體觀當中，女性彷彿被「禁聲（silencing）」，失去發聲的位置和權力，因此也看不見自己的身體。因為在身體與鏡像中的身體之間，存有太多成規與設定，使得女體成為「存在的不存在」（陳明珠，2006，頁 190）。

但女人真的不存在嗎？如伊希迦赫（Irigaray, 2005）所言：「雖然該實體已成瘖啞，但是，在其靜默之中仍有雄辯：亦即真實。」（陳明珠，2006，頁 190-191）這段描述揭示了女體當中的反動力，使得女體其實是「不存在的存在」，也就是在探討女性經驗時，必不能忽略女體在社會規範當中流動的主體性、以及身體體現出來的能動性。因此，先把女性主義對於身體實踐的紛爭暫時擱置，這並不是拒絕或逃避選擇一個固定的發聲位置，而是要透過現象學探討女人身體經驗的觀點，幫助本文在檢視權力如何作用於女體時，也一併將女體本身存有的反動／能動性納入考量。

於是本文試圖以身體現象學作為研究取徑，以現象學的角度去探討女性除毛的經驗。這並不是認為社會規範與父權壓制的事實不存在，而是把這些既有的壓迫先存而不論，專注聆聽女性的聲音，感受其所感受。也就是不希望以一種曉以大義的姿態，未審先判地把除毛的女性釘在受壓迫、受控制的十字架上，斥責其進行雷射除毛的行為，或是勸說她們不該繼續除毛，否則就是向父

權體制輸誠、淪落為文化冤大頭（cultural dopes, Harold Garfinkel, 1967；轉引自 Davis, 1997／張君玫譯，頁 247）等。反過來說，本文其實更希望去凸顯現代女性「明知不該除，而除之」的矛盾經驗與感受，女性又如何解讀這樣的經驗。為了確實聆聽受訪女性的聲音，Davis 認為在分析女性身體實踐的意義時，應該把焦點放在個人和社會之間的互動，也就是個人的選擇與身體實踐是如何與整個社會結構及文化規範產生關連。去討論所謂的「動態的意識形態（ideology-in-action）」，了解女性在述說、解釋甚或是辯護自己的身體實踐經驗時，她們如何交叉運用「共通和矛盾的文化論述」（1997／張君玫譯，頁 223）。本文以現象學的取徑進行分析，避免重蹈上述女性主義者們要不就是悲觀地把女體視作是全然無能的客體，只能被規範支配；要不就是過度樂觀地否認生活周遭中處處潛藏的壓迫，天真相信女性能隨心所欲地與自己的身體共處的二分法。



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文宗旨乃是希望了解當代女性在除毛規範之下，進行雷射除毛手術的女性之主體經驗與以及她們是如何去理解這些經驗，進一步看女性在理解過程中呈現的內在邏輯與認同。為了深入了解這些女性參與除毛手術的親身經驗與感受，聽到她們真實的聲音，本研究將採現象學的觀點，進行質化研究的深入訪談。本章第一節為介紹現象學的質性研究觀點，以及實作方法。第二節將解釋本研究的資料蒐集過程，包括採用的深入訪談方法、訪談對象選取方式與訪談對象個人資料。另，由於訪談過程是現象建構的重要過程之一，第三節特別列出訪談時應注意的重要事項。第四節則將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概念和問題以圖示之。

第一節、 現象學的質性訪談

本文寫作的目的之一就是希冀聽到女性真切的聲音，因此以哲學家胡塞爾（Edmund Husserl）「返回事物本身（back to the things themselves）」的精神為核心宗旨的現象學（Smith, J. A., Flowers, P., Larkin, M., 2009, 頁 1），將是本文於訪談、分析到寫作過程中必得一路相伴的概念與方法。本文將藉由現象學的取徑來進行深度訪談，關注女性身體的感知，希望得到受訪者真正的身體經驗，看見、還原主體。因此，是否能真的重視受訪者的身體經驗與感受，並盡力問出受訪者是如此理解這些經驗可以說是本文成敗的關鍵。關於這點，從事現象學質性訪談的學者 Spradley（1979）對於研究者提問時，應對受訪者採取甚麼樣的態度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指引：

我希望由你的觀點來了解世界，我希望以你的方式來認識
我想認識的主題，我想了解你所表達的意義，希望能像你所感
受到的一樣來感受，像你所解釋的一樣來解釋。你願意當我的
老師來幫助我了解嗎？

(轉引自余振民，1999，頁 40)

如上述，現象學的精神不只是一場訪談前作者心中的獨角戲，在深訪之後，為了使受訪者的身體經驗可以從訪談中得以浮現，並呈現富有意義的觀點，現象學也有一套檢析方法。以現象學為基礎的「詮釋現象學分析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簡稱IPA)」是質性研究法當中，一個近期才發展並迅速成長的取徑。IPA過去大多是使用在心理學領域的研究中，但近年也逐漸被致力於人類、社會和健康科學等領域的學者採用。IPA是請求受訪者（以一個專家的角色）來講述她們是以什麼角度去思考一個議題 (the way they think about an issue)，希望幫助研究者檢視人們如何感受 (how people make sense) 他們的日常生活經驗，而不是像過往傳統的健康心理學都是使用一個先驗的前提來假設人們如何思考 (Smith, J. A., Flowers, P., Larkin, M., 2009)。

如第二章所討論，過去女性主義者在討論女性身體實踐時，總是陷入應該以悲觀或樂觀角度來看待女性能動性的爭辯，研究者意識形態的重要性似乎總大過關切受訪者真正的經驗與感受。這就恰如上述所說，在聽到受訪者的想法之前，研究者心中已有所謂的前提，而這正是本研究極欲避免的。因此，本研究選擇以IPA方法進行研究分析，就是希望能在思考與寫作上，跳脫過往非得二選一的老路，研究將不是去討論進行雷射手術除毛的女性她們「為何」服膺除毛規範（或說是身體的性別腳本），而是探討她們「如何去理解」社會上的除毛規範，又除毛規範與自己進行雷射除毛之間的關係是什麼？也就是說，IPA關注的是個人對於環境狀況的親身感知 (personal perception)，而不是單純對環境狀況進行客觀地描述 (Smith, Flowers & Osborn, 1997；轉引自 Lavie & Willig, 2005)。因此，我認為IPA方法不僅跳脫過去女性主義者研究中非黑即白的研究思維，也提供研究者一條更能深入了解受訪者內在邏輯的絕佳路徑。

IPA方法並非亟欲為人們的經驗先下定義或是過度分類經驗，而是希望幫助

研究者檢視人們如何感受（how people make sense）他們的日常生活經驗（Smith, J. A., Flowers, P., Larkin, M., 2009）。Smith, Flowers與Larkin（2009）也進一步說明，IPA方法的本質就是基於分析的聚焦（analytic focus），這些聚焦可以將我們的分析方向鎖定受訪者如何感受他們的經驗，聚焦的過程是由一整套流程來進行，譬如從針對某個特殊事件（the particular），到開始分享（the shared）、描述（the descriptive）、解釋（the interpretative）。

因此本研究的訪談問題擬定，參考了 Lavie 與 Willig（2005）以及 De Visser 與 Smith（2007）兩篇以 IPA 方法進行認同研究的文章，擬出以下幾個在訪談過程中大致會出現的問題。以漸進式的訪談方式，讓受訪者從描述觸發其對於自己身體（腋下）覺知的經驗開始，到選擇除毛手術的動機等直觀問題，再逐步深入到描述個人在經驗過程中的身體感受，最後聚焦在如何把規範與自己的行動之間產生扣連，也就是受訪者到底是如何去理解這件事情，讓受訪者去解釋進行除毛手術對於她的意義。訪談問題如下（因個人因素可能導致訪談順序有所調整）：

1. 妳印象中，什麼事情讓妳開始注意自己腋下的毛髮？
2. 成長經驗或日常生活中，有那些跟腋毛有關的回憶和經驗是妳願意跟我分享的嗎？
3. 可否描述妳第一次除腋毛的動機與目的？
4. 當妳忘記或以前沒有除毛時，曾發生什麼令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嗎？對於這些狀況妳怎麼解讀？
5. 你覺得社會上對女人「一定要除毛」的這個要求，對妳而言是什麼？給妳什麼感覺？
6. 舉一個妳覺得她很有女人味或性感的偶像，可否告訴我為什麼是她？若她不除腋毛會改變她的特質嗎？
7. 妳看到這則新聞和照片有什麼想法呢？（素材為本文第一章裡提

及的瑪丹娜露出腋毛的新聞)

8. 如果你身旁的女性親友沒有除毛被你發現，你會跟她說嗎？你會怎麼看她？
9. 可否描述你做除毛手術時的動機與目的？
10. 有先上網查詢相關資訊嗎？怎麼決定要去哪一間診所？
11. 能與我分享整個雷射除毛的過程嗎？這個過程給你什麼樣的感覺？
12. 你覺得成為一個理想的女人應該具備哪些條件或特質？除毛手術可以幫助你獲得這些特質嗎？
13. 過去女性主義者經常提倡「女性擁有自己的身體」你怎麼看這句話？
14. 身為一名女性主義者，你會不會覺得自己的身份跟除毛這件事有一點矛盾？如果有／沒有，你怎麼看這件事？（此題僅問自認是女性主義者的受訪者）
15. 你覺得去做除毛手術除了「腋下沒有毛了」這個身體外觀上的改變，還帶给了你什麼？有改變你對自己的想法嗎？

另外，聚焦的過程也必須依循幾項原則，像是要奉行對受訪者觀點的徹底了解，以及聚焦在一個人如何對特定脈絡賦予意義（參見 Reid, Flowers & Larkin, 2005）。如 Smith、Flowers 與 Osborn（1997）所說，作為一種現象學的方法，IPA 特別強調的是研究者應該作為一位詮釋者、翻譯者（interpreter）的角色。IPA 關注的是個人對於環境狀況的親身感知（personal perception），而不是單純對環境狀況進行客觀地描述（轉引自 Lavie & Willig, 2005）。IPA 透過辨識在社會脈絡中斡旋的各式各樣的意義（Smith, 1995；轉引自 Lavie & Willig, 2005），並假設在探究受訪者的意義世界中，研究者的角色是一個翻譯的角色，讓 IPA 處在一個符號互動者（symbolic interactionist）的位置。IPA 的研究者必

須去親近受訪者的個人世界，但這目的永遠無法以直接又徹底的方式達成。這過程始終依賴著研究者自身的內在世界，也因此 IPA 研究說穿了就是一個翻譯的過程（Smith *et al.*, 1997；轉引自 Lavie & Willig, 2005）。Smith（2007）也表示 IPA 的整個過程經常是呈現一個反覆且歸納的循環（轉引自 Smith, Flowers & Larkin, 2009）。以下是 Smith 等人（2009）一書中列出的 IPA 步驟：

- 一、 閱讀再閱讀（指的是反覆閱讀訪談逐字稿）
- 二、 進行初次筆記
- 三、 發展凸顯的主題
- 四、 尋找主題之間的連結
- 五、 繼續閱讀下一個受訪者訪談稿
- 六、 尋找受訪者之間共同凸顯的重點

上述關於第二步驟以降該如何進行，本研究除了參考 Smith 等人（2009）一書，也合併余振民（1999）提到的 Giorgi（1975）的現象心理學研究法，擬出本文書寫訪談筆記以及後續分析的詳細步驟：

（一） 編輯意義單元：在訪談結束後，謄錄訪談稿後閱讀幾次，並開始編輯意義單元。以下是編輯意義單元的方法：

1. 訂定主題：若以「除毛的動機」為主題來選取意義單元，有關他如何知道除毛、為何覺得應該要除毛、對除毛的感受等都應該列入意義單元當中。余振民（1999）也提到，為了詮釋整體脈絡意義，即使與主題無關的對話也要多加留意，盡可能列入意義單元的編輯。
2. 選取：盡量以能表達完整意義的一個段落為單位，避免選擇一句話或一段話來做為意義單元，避免斷章取義的誤解。
3. 替意義單元命名：這個過程就是要總括意義單元（一段話）的意思。為了保有現象學的精神，作者應該盡量採用受訪者自己使用

的字句替意義單元命名，避免作者在置換字詞時產生偏差。不過這個詮釋的過程也是要在閱讀完完整的訪談稿後，照著受訪者的脈絡來詮釋每個意義單元。

4. 意義單元在分類到中心主題時，要依照訪談稿的整體脈絡來判斷，不過有些意義單元具有兩個以上的意義，因此余振民（1999）也表示作者可能會面臨一個意義單元分屬於兩個中心主題，或是合併中心主題的狀況。

(二) 擬定中心主題：把各別受訪者的意義單元全部挑出後進行分類，再將每一個類別依照內容整理成一個中心主題。

(三) 完成核心類別：如同意義單元到中心主題的過程，需要將所有受訪者訪談內容所整理出來的中心主題挑出後進行分類，再濃縮成為核心類別。也就是透過這個編碼、篩選過程，抓出所有受訪者共同論及的事件意義和重點。

第二節、 資料蒐集過程

IPA致力於的不僅是去描述一個現象，而是去檢視「認知 (cognitions)」和「情緒 (emotions)」這兩個在主體經驗中最基本的描述 (Smith, Jarman & Osborn, 1999 ; Brocki & Wearden, 2006 ; 轉引自De Visser & Smith, 2007)，因此以何種方式進行訪談及具備熟稔的提問技巧蒐集可用資料，便成為正確運用及遵循IPA核心概念的一大挑戰。

參考De Visser與 Smith (2007) 一篇以IPA方法探討酒品消費與男子氣概認同關聯的研究，其文中使用了深度訪談及焦點團體兩種資料蒐集方法。

De Visser與 Smith解釋，正因為個人無法從社會中完全分離出來 (參見Burkitt, 1991)，著重在主體經驗上勢必也會揭示關於個人身後廣大社會脈絡的資訊，這其中也包括共享的論域 (shared discourses)。因此，使用IPA不僅是著重個人的經驗和意義，一方面也能幫助研究者去識別和檢查社會論域 (social

discourses），甚至IPA的批評分析取徑可以提供在特定社會脈絡中共享的論域（discourses）的相關資訊（參見 Smith, 1996; Flowers, Hart, & Marriot, 1999）。不過De Visser與 Smith認為，若要檢視論域，最好還是援用焦點團體訪談法來進行，因為焦點團體法不像深度訪談過於聚焦個人經驗。

因此，De Visser與 Smith（2007）在深度訪談的部分是以受訪者個人的角度來揭示他是如何看待自己與這種意識型態的關係，又意識形態與他們喝酒的行為如何產生關聯？焦點團體的部分，則是透過讓受訪者參考一些素材（例如知名的出櫃藝人手拿香檳的雜誌圖片），透過他們之間對素材的想法與討論，證明在受訪者身處的社會脈絡中，男子氣概認同和喝酒相關的意識形態是如何存在。也就是以焦點團體的討論方式使得「喝酒」與「男子氣概認同」兩者之間的關聯不光是單薄的「個人經驗」，而是一個群體中普遍共享的經驗與文化實踐。不過，本研究討論的是對女性採行雷射除毛手術的私密經驗，若以焦點團體方式進行，恐怕造成受訪者心中壓力，無法如實闡述個人感受，故不妥。另，經上述國內外文獻與眾多媒體等大眾論述資料的佐證，已可證明「除毛」與「女性陰柔氣質」之間的關聯絕非只是個人經驗，而是早已被視作理所當然、幾乎全世界都共通的文化性別腳本。故，本研究選擇較為適用的深入訪談法做為資料蒐集方式。

（一） 深入訪談法

女性經驗一向是女性主義者最為在乎的重點，而經驗的傳承、分享以致被聆聽、理解，訪談將是這過程中舉足輕重的環節。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是一種會話及社會互動，進行深度訪談的目的為了解受訪對象對於真實世界的看法、感受與態度，得到的答案越接近真實資訊越有參考價值。學者Talor和Bogdan對深度訪談的定義為「研究者和資訊提供者重複的面對面接觸，讓資訊提供者能以自己的話來表達他對生活、經驗和情境的感受」（轉引自林淑馨，2010，頁 228）。本文的深度訪談主要採用半結構的訪談方式，幫助訪

談雙方扣緊對話主題，但一開始會先以無結構式的訪談讓受訪者對開口描述自身經驗這件事先行「熱身」，避免一開始就生硬地切入主題。

林淑馨（2010）認為，質性的深度訪談並不像量化研究具有標準化的程序，也沒有特定的訪談規則（頁 229）。再者，深度訪談無法也無須達到如量化研究般，擁有大量的受訪對象，但如同女性主義者一再強調的「個人的即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透過聆聽不同女性個別的生命敘事與經驗，我們能得到「不同的觀看、思考和存在的方式」（Personal Narratives Group, 1989；轉引自余貞誼，2011，頁 104）。因此受訪者的數量多寡對於本研究而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該如何去探問在當代的文化規範中，受訪者如何理解社會規範與自我認同互動產生的結果，也就是說我應該去理解「她們的理解」。同米爾斯（C. Wright Mills）所提倡的社會學想像，嘗試在歷史結構當中理解個人經驗，「使發生在個人情境中的煩惱成為社會結構的公共議題」，研究者或他人便可從受訪者的個人敘事與社會結構的交錯中，更加透徹地理解個人敘事的意義（1995；轉引自余貞誼，2011，頁 104）。換句話說，本文將藉由各受訪者對於腋毛存在的焦慮，進一步剖析性別規範當中的女體控制與女性主體能動性之間的角力。這樣的經驗討論並非要去證實「除毛現象」在華人世界的存在與否或是廣泛程度，而是試圖把隱而未顯的權力控制拱上檯面，並凸顯具女性主義思想的女性在面對主流意識形態時產生的各種論述。一方面予以檢視自省，一方面則開拓女性主義者生活策略的繽紛樣貌。

（二） 訪談對象選取

本文源起自研究者自身成長經驗，寫作過程中除了不斷與文獻對話，對自己身份的質問似乎也不曾停歇。經過大學幾堂具批判觀點和性別意識的課程洗禮後，一直以來對自己的體認都還算是一個具有性別意識的女性，但這個身份認同於我而言始終曖昧。因為「女性主義者」的認同並非護身符，社會上對女體形象刻板的規範仍舊如鬼魅一般纏身，使我無以逃脫。於是我化妝、我穿高

跟鞋、我除毛，伴隨每一次對身體的「動手腳」，我都忍不住問自己一句「我是否不算是個女性主義者？」。

一直以來，這樣的掙扎與矛盾是許多女性的共同困擾，且一直存在於女性與社會外界互動或看待自己身體的時刻。譬如余貞誼（2011）的文章，就曾探討進入到媒體業工作的女性主義者何以在敘說自己實踐女性主義的經驗時，對於自己「彷彿不夠女性主義」這件事出現一致的歉意。Rubin、Nemeroff 與 Russo（2004）在一篇探究女性主義者對身體的覺知的文章中，也發現女性主義者依舊在「對女性主義的信仰」以及「對美麗的事物和自己外貌的感覺」之間頻頻產生衝突。也就是女性主義者如果感覺自己太過在乎外表，或順從社會主流的美麗的意識形態，她們對此是感到羞愧的。Liz Frost（1999）指出，女人的美麗在這個社會上是重要的，但對外貌過度的要求以及改造的過程和結果往往卻讓這些女人遭受批評。最終，這些女人對自己追求外貌的行為感到羞恥與矛盾，Frost 認為第二波女性主義就是加強這種負面價值的推手之一，因為第二波女性主義將所有的美麗實踐都視作壓迫的手段（Frost, 1999；轉引自 Rubin et al., 2004）。

不過 Rubin 等人（2004）則認為，「女性主義者應該拒斥美麗(against feminism)」的想法並非是第二波女性主義的主張，而是有些強烈反對女性主義的團體所捏造出來的假象。但不管如何，Rubin 等人研究中的女性主義受訪者，即使對自己的身體感到羞恥和矛盾，她們依舊積極地尋求新的策略，試圖在自己的信仰與美麗的身體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而參考 Rubin 等人研究，其提出研究中的缺失就是受訪者中並沒有囊括到「非女性主義者」，因此無法知道受訪者所提出的那些抵抗策略是否只有女性主義者才會採用。所以反過來，本研究除了詢問一般做過雷射除毛手術的女性，也會訪問具女性主義思想且做過除毛手術的女性，探究具女性主義思想的受訪者們是如何理解社會除毛的規範，又是如何理解雷射除毛手術與自己的身體和身分認同的關係。希望藉由女

性的敘說，了解她們如何把實踐性別腳本和身份認同兩者間看似矛盾的存在，轉化為自我可以接受的邏輯。也希望能藉此進一步探討現代美體科技與當代女性之間的關係是如何交織，在這世代中已普遍具有性別意識的年輕女性面對社會規範與自我認同的角力又生產出哪些不同的共處策略。

本研究在正式開始訪談前，曾先做過一次前測，而後以訪談結果進行分析，並檢視研究方法是否有需要變動或改進之處。鑒於本研究所使用的 IPA 研究方法特別強調研究者應該作為一位詮釋者和翻譯者的角色 (Smith、Flowers & Osborn, 1997)，因此越是貼近受訪者的內心世界，理解其思考的內在邏輯，甚至越瞭解其個性，都有助於在翻譯的過程中更貼近受訪者的原意。故幾經思量後，我改變原先想在 PTT 醫學美容版上徵求受訪者的計畫，改採立意抽樣 (Purposive Sampling)，求取資訊的極大化，而非統計的推論性 (見國家教育研究院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4283/>)，並決定以身邊熟識或相處過的朋友為主要的受訪對象，期望能增加分析的可信度。

約訪過程是我在臉書 (Facebook) 的個人頁面上徵求曾經或正在進行雷射除毛手術的女性分享相關經驗，受訪者們大多都是主動私訊我，表達她有雷射除毛的經驗且願意跟我分享，或是朋友輾轉告訴我她們身邊有合適人選可以接受訪談。雖然受訪者們大多是我的朋友，彼此有一定的熟悉度，但為了能夠讓我和她們兩造之間的關係更加平衡，並讓她們充分了解訪談中她所能幫助我的部分，在開始訪談之前，我白話引述上述現象學質性訪談學者 Spradley

(1979) 提出的建議，希望藉由這段訪談前的「開場白」，除了讓受訪者清楚她可以盡情使用她「自己的語言」竭盡所能地表達她的感受與經驗，也希望能調整訪談者以及受訪者各自的角色與心態，讓受訪者了解她的感受是受到尊重、且能被訪談者無條件接納的。也就是讓受訪者明白，她在敘述時不需要去迎合外界太多的規範，或是試圖呈現「道德正確」的那一面，只須回應原初的感受即可。

訪談之前，我再次對每一位受訪者說明訪問目的和用途，確認她們清楚本研究的用意，也事先說明錄音的必要性，以及事後如何處理錄音檔案及保密她們的個人資料，受訪者同意之後會請她們簽署受訪同意書（如附錄一）。每位受訪者訪談一次，訪談時間約一個半小時至兩個半小時，訪問過程除非受訪者要求，否則採全程錄音，並將錄音檔謄打為逐字稿，以 IPA 的方式進行後續分析。

（三） 訪談對象資料

根據第二章第一節的實證研究，受訪者的資料中，本研究選出過去國外學者曾探討過的幾個變項為註明的重點，分別為年齡、教育程度、性向及是否具女性主義思想等。其中，具女性主義思想是較為模糊的概念，難以有明確標準認定受訪者是否為女性主義者。但就像 Rubin 等人（2004）所說，他們的研究並不會使用什麼衡量女性主義認同的標準去測量受訪者，畢竟，一些女性雖然贊同女性主義的態度但卻不把自己標註為女性主義者，這群女性是很少去挑戰主流意識形態的。目前測量女性主義態度的量表，如 Rubin 等人文中提到的 FIDS（the feminist identity development scale），也無法明確分出會抵抗與不會抵抗女體主流意識形態的兩群人。因此，Rubin 等人認為，受訪者們會決定參與並了解這個評判的標準，就已經算是對她們女性主義者的身份認同提出足夠的證明。希望藉由對受訪者的背景和意識型態有一定了解，後續讀者在閱讀各受訪者之訪談結果時，能對受訪者有一些概念和想像，幫助讀者更能理解其發言脈絡。

因本文使用 IPA 方法操作後續分析，所以在抽樣方法上選擇立意抽樣。可惜的是，因為抽樣方法限制及研究者本身已鑲嵌在社會中某個固定階級，所以本文能觸及的受訪對象便因為上述限制呈現較為一致的群像。本文共訪問十位受訪者，她們的年齡集中在 26-29 歲之間，且因為研究者本身職業的關係，十位受訪者中同為空服員的就有五位。而雖然十位受訪者當中艾姬是唯一還沒進

入職場的碩士在學生，但大部分受訪者在年齡、職業和階級上，偏向呈現都會型小資女群體的輪廓。故，本研究題目在訪談後，由廣泛的「台灣女性」改為「台灣小資女」，更能代表本文受訪者的特性。

表一：受訪者個人資料

名稱	年齡	職業	教育程度	自認女性主義者	性傾向
Z	26	於日本打工度假	碩士	是	異性戀
U	26	空服員	大學	否	雙性戀
Y	28	空服員	大學	否	異性戀
T	29	保險業務襄理	大學	是	異性戀
婷婷	26	補教業小主管	大學	是	異性戀
艾姬	27	碩士生（目前仍在攻讀另一碩士學位）	碩士	是	蕾絲邊（婆）
小綠	28	空服員	大學	否	異性戀
小勾	29	空服員	大學	否	異性戀
柔伊	28	牙醫師	大學	否	異性戀
芩芩	26	空服員	大學	否	異性戀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第三節、 訪談注意事項

本研究以一對一的深入訪談，探詢女性如何理解社會上關於除毛的規範以及實踐除毛的意義。Kvale（1996）也指出，深訪重點不在探究受訪者過去的記憶，而是在整個訪談過程中，受訪者與訪問者之間如何共同建構經驗的過程（轉引自余振民，1999），因此在訪談過程當中有許多細微卻至關重要的部分需要訪問者多加留意，避免讓無謂的干擾阻礙訪談的進行。江文瑜（1996）便指出在進行訪談時訪問者應注意下列幾項要點，使訪談過程更加順利，以免影響

受訪者闡述想法的意願和真實度（胡幼慧主編／1996，頁 257）。

1. 首先是重視訪談時的互動關係。訪問者應盡可能建立一個舒適的環境，讓受訪者感到自在且可以自由表達想法的氣氛。盡量不要為了導引受訪者討論訪問者關心的重點就打斷其說話過程，讓受訪者把心中的想法述說完整後，訪問者再以一種互動的方式接續談話，兩者應是一起完成一個想法，而不僅僅是訊息的單向傳播。
2. 訪問者應仔細聆聽受訪者的語言。由於訪談是一個互動的過程，為了訪談的品質與流暢，訪問者要學習在訪談過程中傾聽彼此的聲音。

Anderson與Jack（1991）就曾舉例表示聆聽 (1)受訪者的道德語言（moral language）是很重要的，因為每個人在詮釋關於道德、想法或自己的行為時，都有屬於他自己的一套定義和說法，因此必須深入去理解其所使用的語言背後確切指涉的為何物。接著也需要注意 (2)受訪者的“meta-statements”，指的就是受訪者在述說過程中自己的停頓、否定和回溯剛剛說過的話等。由於Dana Jack發現女性比男性更頻繁使用“meta-statements”，表示女性比男性更常檢視著自己所說的話。而女性的這種特性對於訪問女性為主的本研究來說更需要特別注意（轉引自江文瑜／胡幼慧主編，1996，頁 257）。另外也要留意(3)說話者的邏輯，是否對於同一個主題有相同反應？若討論同一主題卻前後產生衝突矛盾，則應細究為何產生衝突。

3. 進行訪談時，避免有其他人在場產生干擾。過去有研究在訪談年長女性時發現她們習慣先詢問丈夫的意見，再發表自己的想法，可以看出受訪者並無法暢談心中想法。雖然本文研究的對象並非針對年長女性，但因為主題有關私密的身體除毛手術，因此仍應避免有外人在場。

承上，語言的使用在整個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以語言社會學（sociolinguistics）的觀點來看，性別、族群、年齡、職業、社會階級、教育程

度等都是會造成語言差異的重要變項（江文瑜／胡幼慧主編，1996，頁255）。本文研究對象雖然與作者同屬女性，且使用同一種語言，但因教育背景的差異，在使用的語彙上，還是要避免使用一些艱澀的術語，如「身體實踐」、「身體感知」和「主體經驗」等字眼，降低受訪者產生困擾的可能性。因為這可能會讓受訪者感到挫折，失去訪問者之間的親近性，或是在不懂裝懂的狀況下回答，導致得到的答案並非真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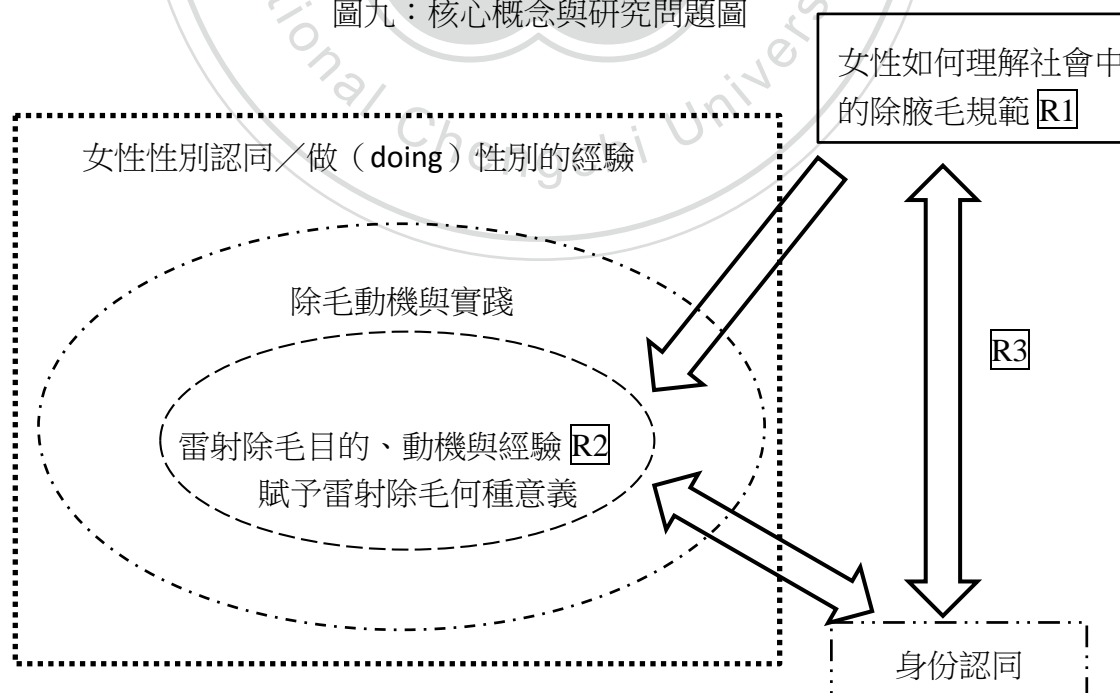


第四節、 核心概念與研究問題圖

綜整本文的三個研究問題以及探討的核心概念，繪製下圖。虛線大方框中呈現之概念，為女性生活中因循自我的性別認同，發展各樣多端與「做（doing）性別」相關的經驗。其中「除毛的動機與實踐」便是女性日常經驗中與做性別息息相關的一環，而採行雷射除毛的動機、目的和經驗，以及女性賦予它的意義，是整個除毛實踐中、某些女性特殊的身體／生命經驗。特別研究雷射除毛就是因為此身體實踐方式除了關乎女性自我認同、社會上的性別腳本，也與時下科技當道，人們常藉科技修整自我形象的普遍風氣緊密相關。因此，除了探究女性日常的除毛實踐，也希望深研女性採用此雷射科技的動機、經驗等。

圖中的 R1、R2、R3 分別代表本研究的三個研究問題，箭頭則呈現研究問題之間的關連性及兩者之間影響的關係。女性理解社會中除腋毛規範的方式（R1），以及女性的身份認同，將影響她們去做雷射除毛手術的動機、目的、經驗以及賦予手術的意義（R2）。相反地，雷射除毛的經驗也可能反過來影響女性的認同。另，女性的身分認同與她對除毛規範的理解，兩者乃互相影響、斡旋的關係（R3）。

圖九：核心概念與研究問題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第四章 重返女性身體／除毛經驗

本文寫作的主旨乃希望透過探究女性除毛的身體實踐經驗，讓讀者得以透過受訪者述說的身體經驗重返女性身體，重新聽見女性的聲音。這些身體經驗滿佈在女性「從女孩變為女人」的成長過程裡，許多經驗的描述雖然細瑣，但仍在女性自我認同的建構過程當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本章第一節將主要描寫女性生活中與身體毛髮相處的各種經驗，第二節則加入身體所處的脈絡，進一步討論「情境中的身體 (body-in-situation)」是如何在特殊脈絡中被私人／公共化，了解受訪者是如何理解社會文化中的除毛規範並與之共處。第三節則將主軸拉回雷射除毛科技，除了分析女性選擇雷射除毛的動機、目的和經驗之外，也探究女性決定透過現代科技來改造身體自然機制的內在邏輯為何。第四節的部分則環繞我起心動念、進行這研究之初，所要深究的問題——女性身分認同與理解策略的關係，我鎖定自認是女性主義者的受訪者，了解她們面對除毛規範時的詮釋方式與態度。

本文寫作過程中，中間經歷作者進入職場，度過一段震盪期，因此從開始訪問第一位受訪者到第十位受訪者的訪談結束，前後歷時將近兩年。不過約訪時間上的不過於集中，也正好讓整個研究過程有更多時間及餘裕得以檢討上一次訪談的缺失。譬如在整理訪談稿時，發現有些關鍵問題在一開始的訪談中並無提出，或受訪者有些語意較為模糊曖昧。為免自己過度詮釋曲解其意，考量後認為有必要二度訪談的受訪者包括 Z 與 T 兩者。但因為配合 Z 當時不在國內、T 工作繁忙之故，第二次的訪談方式改為利用 Facebook 的語音通話功能進行。

第一節、 日常生活中綿密交織的規訓網絡

描繪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面對、對待自己身體毛髮的各種經驗是本文關懷的重點之一，因此本節分析的資料從受訪女性尚未長出腋毛前的回憶，一路延伸

到她們對於除毛手術完成後人生的想像。這些過程中的點點滴滴，或看似枝微末節的記憶或反應，其實都是形塑受訪者對於自我身體認同的關鍵，而這個認同形塑的過程也可能反覆強化或改變她們對於自己身上腋毛的觀感。

(一) 女性成長過程中的「成年禮」

腋毛的生長是人類在青春期時普遍會出現的身體變化，屬於第二性徵，也可算是女性邁入性成熟的一種象徵。現代女性因為發育期較早，許多女性在國小或國一、國二腋毛就會開始生長，但不是每個象徵成長的轉變都會帶來喜悅，對於女性來說，當身體開始生長腋毛後，往往就會伴隨著除毛這項「成年禮」。許多受訪者對於第一次去除腋毛的動機跟時間點已經記不太清楚，Z 表示她可能是腋毛一開始生長便開始除毛，且因為是媽媽主動買除毛刀給她使用，因此一開始就是用刮除的方式除毛。Z 也表示「媽媽買除毛刀給她」這一切對她來說似乎很「順理成章」。U 則表示從她有記憶開始，母親就會除腋下的毛，因此當她到了一定年紀，便也開始去除腋毛。正如我自己當初被朋友告知應該除毛一樣，多數受訪女性似乎都是毫無異議地開啟了這項終身大業，彷彿女孩子對於「被要求對身體進行改造」這件事早已習以為常。也可能就是如此自然而然，因此許多女性對於第一次知道要除毛的經驗並沒有留下什麼深刻印象。

當然，也是有受訪者對於第一次知道要除腋毛的回憶印象深刻的。小綠是所有受訪者當中最晚（直到大學）才開始除毛的，她表示因為家庭氛圍相對保守且母親沒有除毛習慣，因此即使家中還有兩個妹妹，彼此也不曾在青春期時互相討論身體的改變，

我媽沒有，我媽以前可能也算是個保守的人吧，因為我很晚才長(腋毛)，月經國三才來，可能就是胸部的發育也比較晚，所以我媽一直到高中的時候才真的意識到帶我去買內衣這件事，就是類似這種事……所以什麼除毛這種事她從來都不會提……我們不會特別去說這件事情，可能是因為我妹她們比我更保守……她們國中的時候沒有甚麼社交，所以基本上我們家算是比較保守，比較封閉，她們也

不會跟同學討論到，覺得外在或是什麼樣的事情，所以我們在家裡比較不會談論這種話題。(受訪者小綠)

小綠不像其他受訪者，可以透過家中女性長輩或姊妹的經驗分享認識除毛規範，高中三年都致力於學業的她，裝扮身體的意識比起同齡女生來說相對薄弱。一直到上了大學，因為同儕的影響以及談戀愛，小綠才開始在乎起自己的外表，

因為我高中是一個只在追求唸書的人，所以我沒甚麼娛樂……但是打籃球就是不會在意這些，然後高中時我也從來沒化過妝，就是連我第一個化妝品也是在大一下學期時(買的)，我是一個完全不會化妝的人……我記得那時候在班上是在下課的時候，我們就一群人……然後那時候我應該算是所有人當中最什麼都不知道的一個人，因為我以前從來沒接觸過美妝，衣服也都隨便穿，我大學以前從來沒穿過裙子，除了制服以外。然後那時候她們剛好聊到說，妳應該要改變一下，因為她們知道我以前的狀況，所以她們才問說妳要不要改一下或是妳要不要試著畫一點妝或是什麼之類的，就是這樣跟我說後我才有點覺悟，再加上剛好大一時交了大學的第一個男朋友，然後才覺得是不是應該要改變什麼，之後開始對自己的外在有意識，然後才去決定要去改變一些什麼。(受訪者小綠)

小綠在這個被她形容起來類似「醜小鴨變天鵝」的蛻變過程中，開始接收主流女體審美觀，進一步接觸化妝、嘗試改變衣著風格等融入同儕。也是直到這個時候，因為女性友人的一句提醒，才驚覺自己的腋毛不該存在，且對於自己這麼晚(相較他人來說)才知道這件事感到相當尷尬，

我覺得還蠻丟臉的那時候，就是我覺得什麼都不懂，就是要別人來跟我講我才知道，覺得有點尷尬，就是代表她們注意到，就會有其他人注意到……我就覺得我很笨，很尷尬。(受訪者小綠)

這種被旁人教導、提醒後的欣然接受，甚至對於自己之前的不自知而感到困窘，也許是因為在腋毛還未生長出來之前，透過各種媒體或身邊親友等重要他人影響，讓女性從小就對這些毛髮產生潛意識的排斥。我們無法清楚劃分女

性是在何時開始意識到腋毛的存在與必除性，但其實也無須清楚劃分，因為這些負面觀感與刻板印象來自四面八方，雖然大多的灌輸方式大多是溫水煮青蛙，但也不乏像小綠一樣被當頭棒喝、茅塞頓開的經驗。

知道要除毛也許是女性成年禮的第一式，那麼選擇「要怎麼除」則可以說是成年禮的第二階段。女性在成長過程中，除了學習利用衣著「裝扮」自己之外，隨年紀增長，也可能會開始利用化妝品來「妝扮」自己。在這些學習、取捨的過程中，女性如何找到適合自己的打扮風格，除了摻雜著個人的喜好之外，女性親友之間的經驗分享也是非常重要的參照資訊。腋下的毛髮雖不須費心「裝扮／妝扮」，但談論彼此如何處理腋毛，仍是多數女性成長過程中，不曾缺席的話題之一。

應該是姊妹吧，可能是我姊，然後因為我們家都女生，我媽、我阿姨這樣子，她們都會說要用拔的，這樣以後就可以不用一直刮，但沒有用，用拔的還是會長，可能久久…可以支撐比較久。(受訪者Y)

我印象很深刻，我媽是用拔的，所以我從小其實都是用拔的……
(鑷子)一開始是從她那邊拿，後來就自己去找了吧，自己去買比較上手的……從那時候開始一直到大學啊，都有持續地在拔毛。(受訪者U)

Martins 等人 (2008) 的研究中，曾提出受試者除毛方式與除毛的頻率之間有不小的關聯。譬如使用蜜蠟除毛 (wax) 的效果可能會持續較久，但用刮除的方式可能會因為毛髮較快再長出來，所以除毛頻率隨之變高。而在受訪者們的身上我發現除毛方式的選用和改變，都是因應著女性對腋下的要求和主體感受。

拔了話...好像是比較大一點點...可能高中的時候，因為用刮的比較容易有黑頭，所以後來就用拔的。(受訪者Z)

因為我一直覺得用拔的比較不會有長出來那種刺刺的感覺，因為妳

用刮的會留一點點，比較難刮乾淨，所以長出來那種感覺我覺得不舒服。但是後來，到很後來，可能大學那時候有時候比較懶，就會用刮的，大部分還是用拔的。(受訪者U)

對，我大二開始就是用拔的，之前都是用刮的……就是我跟我同學一起去台中玩，然後我就看到她用拔的，問她「所以妳用拔的喔?」
「對呀!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乾淨，就有一種連根拔起的那種感覺」……後來我回家後試，拔的會比刮的還要持久一點點不用刮，那我想說好啊我也改用拔的，而且我自己覺得拔的毛會變越來越細耶還是怎樣，刮的毛都會越來越粗。(受訪者苓苓)

因為刮除的方式無法讓腋毛「連根拔起」，殘留在毛囊裡的毛根形成受訪者口中依舊「不乾淨」的黑頭，也因為刮除的毛髮長出來會有較明顯的異物感，因此為了持續追求更符合自己／社會期待且讓自己舒服的腋下，受訪者幾乎都改以拔除的方式除毛。但有些受訪者也強調其實拔的方式「比較辛苦」，因為過程不僅耗時、弄得眼睛和脖子很痠，常把自己搞得很狼狽。

拔得非常辛苦!……因為…姿勢…頭很痠、很累，而且又要一根一根拔，很累、又會痛。(受訪者Z)

一開始是用刮的，後來長多小短毛時我就用拔的，但是因為很痛……後來習慣之後就都用拔的……因為用刮的會刺刺的，所以用拔的是不是應該要趁短毛的時候拔，可是用拔的眼睛會脫窗，會很痠啊!因為可能不是幾根而已，非常多，這邊拔完還有另一邊，然後不拔又不行，所以就覺得為什麼當女生這麼辛苦。(受訪者T)

如果用拔的話，就會是在洗澡之前先拔，然後再去洗澡……因為拔的時候那個會…會弄得自己很狼狽，所以弄完再去洗…(受訪者Y)

拔除腋毛的過程因為姿勢相當不符合人體工學，往往讓女生變得相當狼狽，甚至也因為這樣，Y會特意在洗澡前拔毛。另外，習慣用刮刀除毛的小綠，則是因為刮刀經常刮傷自己，導致她後來會選擇在洗澡時或是擦完乳液後進行除毛，

洗完澡，然後擦乳液的時候，或是在洗澡的當下用沐浴乳的時候，比較滑的時候，比較不會受傷，後來研究出來這方法對我比較不會受傷。(受訪者小綠)

這些日常經驗都是女性在身體實踐的過程中，因為主體的感受以及對美好腋下的期待，形成一種因應除毛規範而衍生出來的日常生活順序。而由於女性在除毛時，面對的是不符主流規範和自我期待的身體，為了讓無毛身體呈現地更加不費力氣、渾然天成，除毛的「過程」對女性來說更是相對私密、不願被他人所見。受訪者柔伊就表示她絕不會讓別人看到自己在除毛，即使是家人和女性好友，也無法在他們面前除毛，

就不會讓別人看到吧，家人也不想，我就不會坐在客廳拔毛啊！就是一個人在房間的時候，通常就那時候……我記得有一次我跟很好的朋友出國，天氣很熱要穿無袖，但我沒有帶刮毛刀去，就得躲在廁所裡拔，拔超久我就覺得很糗，她會不會覺得我在廁所到底在幹嘛……就也不想讓她看到我在弄毛就對了好尷尬！（受訪者柔伊）

從女性接觸除毛規範開始，可以發現一路圍繞「除毛儀式」發展的，包括除毛工具選用邏輯、進行除毛的特定時空等，都深深受到「女性就該沒有腋毛」的既定印象影響。只是對於受訪者們來說，不管是刮除或拔除，都不能使除毛這件事變得更加輕鬆。因此，當除毛變成女性的每日功課已成事實，至少要為這種日復一日、反覆出現的困擾與麻煩，找一個更完美、更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也因此埋下了許多人日後接受雷射除毛手術的動機。

（二）腋毛汙名——日常規訓與認同形塑

女性對於身上腋毛的刻板印象並非一日造成，日常生活中來自四面八方的規訓使得女性對於腋毛感到厭惡與排斥，同樣地，也影響了女性以何種眼光看待自己會持續生長腋毛的身體。女性也許是先學習到「女性應該無毛」的價值觀，接著在生活中持續透過各式刻板印象的推波助瀾，例如將腋毛與不潔、不

乾淨等意象連結，或與身上的異味扣連，不停加深、確立腦中對於腋毛的成見，形成她們個人對於腋毛的態度。

如 Tiggemann 與 Lewis (2004) 所指出，國外女性對於身體毛髮的觀感大多因為「個人或社會道德因素」而較為負面，甚至產生厭惡感。這種對腋毛或黑頭的厭惡以及負面感受在 Z 的訪談中也相當明顯，可以看到她用「噁心」、「穢物」以及「鼻屎」等字眼來表達她對腋毛強烈的反感，

就非常噁心啊！就很像鬍渣啦！對……所以既然妳把它當成穢物，就好像妳怎麼把鼻屎黏在臉上沒有擦掉有點快接近，因為妳就是把它當作是一個汗穢的東西就會這樣。(受訪者 Z)

另外，U、Y 和 芩芩 也覺得去除腋毛是一件非常基本的「女性須知」，因為她們認為腋毛與汗水、細菌和異味有強烈的連結，所以導致她們覺得腋毛是不潔的表徵，

我覺得除毛好像還有一個點是... 看起來髒髒的... 因為流汗就會容易卡著，如果妳除掉了話感覺起來汗水就不會留在上面，也比較清潔得乾淨，看起來比較清爽…… (受訪者 U)

我覺得刮掉腋毛是一件非常基本的事情，才不會有體味！所以腋毛對我來說是個非常負面的東西。(受訪者 Y)

嗯，我剛開始，我國中的時候，就是長出來的時候，我就沒有剃嘛，我就發現會開始有狐臭，對，就是不刮腋毛會有狐臭。(受訪者 芩芩)

除了上述認為腋毛是不潔的象徵，以及對腋毛本身的厭惡之外，受訪女性提及可能導致她們討厭腋毛的原因，還包括社會因素、異性對女性保有腋毛的負面評價、腋毛是原始的象徵，以及認為腋毛長出來後感覺就像一種外來物等。其中與國外文獻研究結果較為不同的是「外來物」與「原始」的概念。我們都知道青春期的過程，兩性身體都會開始出現明顯的變化，但對女性而言，

青春期時「長出來的胸部」跟「長出來的腋毛」代表的卻是截然不同的意義。

譬如 Z 認為

……就是說應該是在那（青春期）之前就已經接收整個社會文化的那種期待、對美的認知，所以妳對於成人的好的感受應該是胸部成長而不是毛成長這種，所以胸部長大會開心。（受訪者 Z）

但追問下去，Z 並非是因為「胸部是女性化的象徵」所以可以接受、「腋毛代表雄性」概念而排斥。她認為，腋毛所意味的「原始」意涵才讓她無法忍受。Z 提及過去高中念女校，上游泳課看到班上同學沒有處理腋毛的經驗。Z 指出當時會跟朋友討論，並私下嘲笑那位同學，甚至幫她取了一個綽號——「Jungle」，因為她覺得有腋毛的女性散發著「原始氣息」。以那位同學來說，腋毛在她的身上就成為了明顯的汙點，她被同儕嘲笑正是不服從社會規範而受到的懲罰，即使這種懲罰是相當隱晦的。同樣是女性恐懼身上出現被認為「原始」的標記，天生體質就是體毛較多、較長的 T 也是一例。T 因為家中女性成員（母親和妹妹）體毛並不多，在成長過程中也曾對自己的身體感到納悶而詢問母親，也被丈夫開過多毛身體的玩笑，

我就問我媽說為什麼妳都沒有毛，然後我媽就說因為妳是猴子變來的，所以妳就是毛比較多……就是很黑很像猩猩，我老公就說妳到底是上輩子是什麼動物，他可能就是覺得我是未進化的動物。（受訪者 T）

另一方面，同樣是第二性徵的月經雖然也造成女性生活上的困擾與不便，但女性提起月經的反應和評價仍與腋毛大不相同。

我希望它（腋毛）不要來啊！不要再造成大家的困擾了！它又不像是月經，它（月經）雖然惹人厭但還是有存在的意義，那腋毛就惹人厭又沒有什麼（意義），讓人覺得你幹嘛來啊！（受訪者 U）

受訪女性牢記腋毛的負面評價，甚至起而一同制裁「蓄毛女性」，在在顯示受訪者對腋毛的厭惡和對自己身體管理的要求，這都直接影響她們對自己身體的認同。譬如 Z 就以比較悲觀的形容詞來描述自己不斷生長毛髮的身體「好像（受到）詛咒一樣」，顯見對腋毛的厭惡已造成 Z 對自己身體的抗拒。

上述 Z 與朋友對於不除毛的同學的訕笑，其實也顯示出 Z 對他者（不除毛的同學）以及我者（自己與好朋友）之間認同的差異。但除了人自然對親疏遠近的人態度有所不同之外，受訪者對身邊不論熟識與否的女性沒有除毛或是毛露出來的狀況，大部分也是抱持著她們是「懶得弄」而不是「不想弄」的態度。這種幫他人找藉口，以不小心疏忽、刻意特立獨行等理由去為這些女性合理化「脫序行為」的解釋策略相當一致，

會覺得很驚訝欸！會覺得怎麼會沒有除？怎麼會其他地方都顧到了，這裡卻沒有？會覺得她疏忽了，應該不是不願意做，而是疏忽了吧！（受訪者U）

像我那朋友，現在我想起來她不刮毛，就覺得OK，好她就是不刮毛，也許她忘記刮，我會這樣想，我會覺得是她忘記刮，然後就會覺得刮毛應該是基本的…每個女生都會作的事情……喔！還有那時候，有可能因為天氣還沒有到很熱，因為有些女生冬天不刮，我就覺得那可能是天氣的關係，所以她沒有刮毛。就會…自己在心裡這樣想……（受訪者Y）

這種幫他人「自圓其說」的理解方式，彷彿是女性試圖弭平自己心中對於某些樣板女性應該實踐除毛規範卻沒有確實實踐的認知不和諧。換句話說，當女性肯認了社會上的除毛規範後，從她回應、品評周遭或近或遠的女性的日常身體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出除毛規範有多麼的牢不可破。受訪者們幾乎是不能接受也不能想像有哪個符合主流規範的女性得以置腋毛於度外，彷彿除毛之於女性的生活就有如刷牙、洗澡一樣基本不可撼動。

身體作為外觀的一部分，文明社會對身體自有許多符合禮教的規範。女性

身上腋毛的存在便是衝撞了屬於性別身體的禮教規則，因此不除毛的污名中也包含了標記女性有毛的身體為「不禮貌的」身體。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內，「禮貌」一詞意思是「敬意的儀容」，再白話一點，可說是有禮的容貌。許多受訪者表示，她們覺得露出腋毛讓人感覺很不禮貌，無論是覺得自己這樣的身體不禮貌，或是看到別人露出腋毛後深感自己「被冒犯」，女人透過對於腋毛／身體的處理再次彰顯了另一種價值——禮貌。受訪者岑岑在訪談過程中不斷強調有腋毛的女性身體相當「不雅觀」，提及過去看到大學同學的腋毛時，自己非常地驚訝，

我記得就是我大一的時候，我們有上游泳課，我們班有個女同學我跟她沒有很熟，但她換泳衣之後她手一舉起來，天啊我以為我看到男生了……然後就有旁邊的同學問她說「妳上游泳課都不用除毛的喔？」然後結果那女生就說「因為我平常又不穿無袖的，所以我就覺得不需要」然後我就覺得說，雖然是不穿無袖，但是妳總是會…如果妳跟妳男朋友親密行為，因為那女生她有男朋友，然後他看到妳這麼多毛不會覺得很可怕嗎？哈哈，那時候我才意識到原來長毛是一件這麼可怕，就是有毛，就是有點…這麼地不雅觀，有點不雅觀…對…（受訪者岑岑）

岑岑口中大學同學那有腋毛的不雅身體，背後所代表的意義被社會擴大解釋為對自己身體管理的不用心、對自己身處情境的潛規則蠻不在乎，以及對會接觸到的人不禮貌。她也舉例表示，這位大學同學的舉止就像是男生要去面試時沒有刮鬍子一樣，對於特定情境脈絡中的身體沒有盡到管理的責任，

我覺得就是比較不雅觀啊！就像是你今天要去面試好了，你不會留鬍子去面試吧？！就是一種禮貌嗎還是…就是…總是看起來乾乾淨淨的嘛！對對對，我覺得就第一個就是看起來不乾淨，然後第二個就是有腋毛有的時候露出來會有一點點的不禮貌耶！（受訪者岑岑）

掙脫體制和女性自身控制之外的有毛身體，對於女性和社會來說彷彿是手術台

上有待切除的毒瘤，是一種有待矯正的錯誤和麻煩。受訪者艾姬就指出時下主流美妝雜誌裡（當然這只是塑造意識形態的眾多管道之一）是如何教導女性打造充滿陰性氣質的身體，甚至在詞藻之間將「有毛身體的汙名」包裹在給予女性「日常生活建議」的糖衣裡面，

就是看一些女性美妝的東西，就會說約會時記得要把毛除乾淨，不然會很沒禮貌之類的，不然就是會覺得很邋遢啊，之類的。（受訪者艾姬）

另外，同樣是關於禮貌的論述，從小身上毛髮就偏多的受訪者 T，在高中時就已經確立自己將來經濟能力獨立後一定要去做雷射除毛，為的就是要擺脫從小到大一直困擾著她的毛髮，獲得禮貌的身體，

高中以前好像就有了吧……那時候以前年輕時妳不可能敢跟家人開口說要除毛給我兩萬塊之類的，所以那時候潛意識就覺得以後自己有錢，一定要先去處理這檔事，因為穿衣服時這樣比較有禮貌。（受訪者 T）

可以發現，當女性「維護符合主流價值的身體」這件事已經跳脫美醜，而是來到探討一個人的品格和形象（禮貌或不禮貌）層級時，往往這種論述對女性身體的約束會變得更加有力。也就是說，在個人主義抬頭的世代裡，當代女性們也尊崇女人應該要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身體外觀美醜的評斷可被視為「跟隨主流價值與否」的個人選擇。但若要在特定的社會脈絡中（譬如職場）表達自己是一個「負責任」、「會打理好自己和一切事務」的成熟女性，那麼女性將以各種身體實踐的方式，挪用身體資本來作為與外界溝通、塑造形象的手段，以達成目的。因此，女性在述說自己除毛的原委時，不少談個人好惡，而是以負責守禮的公民從業人員自視，倡言「除毛務盡」的經驗。

第二節、 情境中的私人／公共女性身體

(一) 「身體是誰的？」——女性主體能動性的彰顯

一直以來，女性的身體既是私密／個人的，卻也是公開／大眾的。過去有些女性主義流派認為女性雖是身體的擁有者，或說是行動的主宰，但文化中仍有眾多性別身體的腳本指導女性，使其順應社會主流進行身體改造。不過以此觀點解讀女性行動時，也完全忽視了女性在改變身體時的自主性與主體感受。因此，為了了解受訪者們對於女性身體自主權的看法，我在訪談過程中提出了「妳覺得身體是妳自己的嗎？」這個大哉問。身體到底屬不屬於女性自己的掙扎與矛盾，對某些受訪者來說可以立即給我肯定且明確的答案，譬如 U。

U 是我的高中同學，與我相識已經 10 年，一直到現在都是我非常要好的閨密，在所有受訪者中，她算是我最熟識的訪談對象。我在訪談的過程中，時常可以發現她對於「女性擁有身體自主權」是比較有自信的。譬如在訪談剛開始，U 表示她對腋毛的刻板印象的確受到媒體與親人影響甚鉅，也能感覺男女身體規範的差異，所以我便問她是否曾經想過「為什麼是我要做這件事？」，但 U 認為

沒辦法啊，這是我自己的意識啊，我就會覺得我該做，我對這件事…沒有…抱怨…還是什麼不滿之類的，就會覺得應該要。(受訪者 U)

對於我拋出「身體是妳自己的嗎？」的問題，也立即且堅定地說

是我自己的啊！所以通常是我想要它怎麼樣才會去做，別人說要怎麼樣我也不會去理他……對，我想要，我才會去改變它！(受訪者 U)

足見 U 十分肯定「自己」握有決定身體最終樣貌的力量。不過根據我對 U 的了解，U 一直是個對自己頗有自信的女性，因此對她來說，要她去承認自己的行為是被別人所決定的並不容易。所以即使訪談前段她曾表示自己對女性身體意

象的成見可能來自於外界影響，但聊到最後她的態度就轉趨堅定，認為她自己的身體樣貌始終是由她自己來決定。而且這樣的自信不僅僅覺得只有自己擁有，她也認為假如自己欣賞的女明星不除毛，應該只是

……想標新立異，表示她也不是那麼在乎長毛，不用剃毛…對啊…然後是我也覺得還好，這本來就是自己對自己身體的意識，也沒有人會硬性規定要，所以我覺得還好啊！她有她自己身體的自主權，她想要除就除，不要了話也沒關係。（受訪者U）

另外，跟 U 一樣也認為「身體是自己的」的受訪者婷婷，就更加明確地說出「情境中的身體樣貌」是如何在自我意識跟社會規範協商過程中一點一滴地拼湊而出，

我的身體是我的沒有錯啊，可是畢竟妳看他們講好不好有時候也是這社會給妳的眼光或是什麼的，如果說要排除那些觀感，所以就說不用整理自己，做最原始的自己，可是這並不是大部份的人所可以接受的。當然妳覺得這樣對不對，是妳自己的觀感，可是第二就是這個社會是什麼樣子的，有的時候還是要順應它去做，因為妳獨排眾議也不會得到一個好的結果，有的時候只會讓自己更難過……
（受訪者婷婷）

社會文化與女性主體意識之間並非絕對的衝突，女性對身體掌控權的主宰本就是隨著各式各樣的情境脈絡有所不同，兩者的勢力也在這過程中折衝。但「身體是否屬於自己？」這個問題對於某些人來說並不容易回答，像是 Y 就陷入了苦思。

身體是自己的？這有點複雜耶，如果說身體是自己的，那麼性工作者也有他們的權力去使用他們自己的身體，但另一個角度來講，我會覺得他們是在物化自己的身體。所以這句話好複雜，我不知道怎麼去解釋……因為…其實生活上真的有太多太多事情，都是在社會規範之下，所以我覺得那是一種文化上的影響，所以如果今天要把它分開來講得很清楚的話，沒有辦法說我覺得「因為社會規範的關係，所以我才要刮毛」，或是「這是我的身體」，因為它們這兩個問題是層層疊

疊在一起的。所以…我不知道怎麼回答。(受訪者Y)

Y 在面對這個問題時的躊躇值得令人玩味，她點出了過去女性主義流派中經常將女性被害化，又或者是過度樂觀看待女性能動性的兩種詮釋方向，也明白兩者都不盡然可以詮釋自己真實的身體經驗。換句話說，透過除毛規範，Y 體認到自己的身體實踐是在社會規範與自我選擇之間的互為主體性中運行著，因此這個問題的複雜程度也讓她無法輕易地回答。

在討論女性身體經驗時，情境脈絡絕對是不可忽視的要素之一。本文所有的受訪者都是已經進入社會工作的女性，生活中最常接觸的情境除了家庭，就是職場。我的受訪者們平均年齡大約 27 歲，在職場上大多都還算是新鮮人。對她們來說，離開學校、進入職場，開啟了下一個人生階段，因此在職場上獲得成就感與認同也是非常重要的。受訪者婷婷是受訪者當中唯一一位已經在職場裡擔任管理職的女性（T 在訪談當時尚未升職為業務襄理）。大學就在補教業打工的婷婷，畢業後短短幾年內，憑藉她豐富的經驗已經成為公司裡管理十多名員工的小主管。但正因為婷婷的年紀與公司中其他管理階層的同事相較起來年輕許多，所以在工作能力上經常受到他人的質疑，也讓好勝心強的婷婷在衣著及妝扮上會刻意悉心打點，希望藉由身體外觀傳達自己適職、能夠勝任這份工作的形象。

對，第一我是主管，再來就是我很常要面對公司高階主管，董事長或是其他人，我不想因為我的年紀讓他們懷疑工作能力上有沒有問題…要花很久的時間去做這件事，我就是很不喜歡讓他們認為我是一個不修邊幅的人，因為我個性我覺得我講話已經夠白目，我覺得最起碼專業形象還是要先做好。(受訪者婷婷)

「專業形象」的塑造是婷婷職場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這個專業形象對於婷婷來說，

就是要好好打理自己，就是一個基本的禮貌，讓別人看到就是舒服乾淨的。不用到很幹練，或者是很端莊，或者是很正式，可是至少要让人家看到是舒服的。(受訪者婷婷)

雖然婷婷自己笑稱自己是個「很懶的、只會注意到基本的」女生，對於外表的打理「我不會想看起來很完美，我不會想做到 100 分，但我覺得一個女生就必須做到 80 分。」之於婷婷而言，打理外表基本且必須達到的 80 分標準之中，除了化淡妝讓自己氣色看起來比較好之外，也包括了腋下除毛。因為她認為，腋毛將會影響她認知的專業形象中囊括的「乾淨」以及「舒服」兩個要素。因此即使常著套裝上班的婷婷露出腋下的機會並不多，但在她努力維護、打造的外在形象當中，腋毛也是不可不去除的缺點之一。

當受訪者們脫離家庭與學校，職場環境的文化與同儕便成為形塑受訪者們認同的一個主要影響因子。身為牙醫師的受訪者柔伊因為母親相對保守，家中不太討論有關體毛的事情，因此訪談過程中大部分都是在描述醫院中發生的故事。醫院中的科主任是一位年屆中年的婦女，算是柔伊的直屬上司，但有一次柔伊發現科主任沒有處理腋毛時讓她非常訝異，

我們的科主任就是我的上司，她就是一個中年婦女，那她非常愛穿無袖的，有一次她穿無袖的衣服時候，就是她就撥了一下她的頭髮，然後我就馬上看到她的毛露出來，我就覺得非常的驚訝這樣……也有可能是她給我的印象，我覺得她應該會去注意這件事情，她那一次就是直接把手露出來，然後完全沒有除毛，因為如果有刮會有一些黑頭之類的，可是她完全是沒有處理的，讓我超驚訝！因為我回家我還跟我男朋友講這些事情！（受訪者柔伊）

對柔伊來說，不管年紀是否已屆中年，女性還是應該要有自覺去維護腋下無毛的狀態，尤其是在腋下有可能會露出來的狀況下，女性是有義務要把腋下處理好的，

如果她今天是穿無袖的衣服或許就算有一點袖子，可是妳只要稍微動就會看到的狀況的話，那其實我覺得就應該要注意這件事情，可

是如果她已經穿有袖子的衣服，可是是因為她把手舉很高才發生，那就不會特別覺得怎麼這樣子……這樣子的確是不雅觀……應該注意這件事情。（受訪者柔伊）

除了親眼看到職場中女性上司的腋毛，柔伊對同事之間討論其他人露出腋毛的八卦心態也覺得很難為情。即使被談論的對象不是自己，柔伊卻因此對自己在職場中的形象與身體狀態更加注意，

有學長跟我說過，他同屆的一個學姐，就是他就靠過來好像一個要跟我講什麼，我想說是怎麼樣，他就說什麼因為那學姐就是蠻漂亮的這樣子，那學姊穿的有一點包的衣服，可是那個就是真的，就只有這樣子而已其實跟無袖也沒有差，然後就說學姐好像手稍微抬起還是怎樣吧，就是有露出黑頭這樣子，而且學姐有刮了，可是可能有一小段時間沒有刮，就有毛穿過，學長好像蠻不能接受的樣子。……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會特別找我，因為我們算是，就是他是有一點姐妹個性的男生，但是是異男這樣子，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會找我講這件事情……就是用一個不太舒服、有點八卦，就是覺得妳很明顯的感覺到這應該是要處理好的……我就覺得學長你很難……對就是學長你很難。（受訪者柔伊）

即使是在醫院這種對女體較少性別化要求的場域，對柔伊來說，仍然是她必須戰戰兢兢管理自己身體的職場。無論是上司或學姊的例子，都在工作場域裡透過一雙雙窺探腋下的雙眼，反覆在柔伊心中強化「女性不該有腋毛」的印象。

另外，本文受訪者中有不少是我的同事，身為空服員的我們，工作時需要穿著公司統一的制服，但因為公司制服的設計使得腋下部位在舉手時非常容易露出，因此這種不分季節都會暴露腋下的焦慮，讓 Y 和小勾下定決心去做雷射除毛手術。

對，新制服。因為如果不是新制服的關係的話，我會覺得不用浪費那個錢，就刮一刮就好，但雖然一直都很想做，可是要花一大筆錢，我就考慮很久，就會覺得到底要不要…（受訪者 Y）

我其實前一套制服我真的完全不會想去除毛耶，我就自己拔一拔就好，我真的完全不會想要去弄雷射除毛，或者是就是任何的除毛方式，頂多是自己在家裡拔它而已，但是不會想要到醫美這種…去處理它。（受訪者小勾）

不過也正因為制服導致腋下的高暴露率，讓 Y 和小勾都覺得與其天天都要刮毛，花一筆雷射除毛的經費省下來的除毛時間成本應該還算值得。而原本對於醫美感到排斥的 Y，除毛手術之於她的意義並不只是獲得一個美麗的腋下，而是一個方便維護形象的身體。由於空服員身分在台灣社會被冠上某些特定形象，當女性加入這個非常強調陰性氣質的職場後，合宜的女性氣質展現便成為一名空服員稱職與否的評斷標準之一。在公共場合或是客艙內，穿上制服的空服員不可避免成為旁人矚目的焦點，這種私人身體高度公共化的時刻，將使女性擁有更多的壓力，努力追求、體現此情境中被外界期待的形象。像是小綠就曾細膩地講述當她穿上制服的那一刻起，「個人」彷彿只能暫時性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身上制服所必須撐起的「群體和公司形象」，

比如說如果我制服沒脫下來的期間內，我就會覺得壓力很大，就算我走到機場，就算我坐上巴士，我就會覺得隨時隨地都會被別人注意。因為路人可能都會稍微多看妳一眼，那妳可能就無法像穿便服時都走邊吃或是大聲說話，或是跟朋友閒聊，然後身材當然也是不能變太胖或是臉部不能太水腫之類的，反正都會注意到很多，只要我穿上制服的那一瞬間這些事情全部都會出現在我腦海裡，真的，我就一刻不能閒……（受訪者小綠）

對小綠而言，她心中對於空服員的形象已有一個既定的標準，因此對於自己和他人身為一位空服員所應該悉心保持、維護的外觀有所堅持，

我覺得是，就是給客人的觀感會不佳，因為妳在不管是搬東西，除非妳穿長袖外套，不然勢必都一定會露出來。可是對一般人來說，觀感都是不好的，如果是我今天坐在下面，比如說我住在 B 的位置，組員幫我放東西，我就在正上方，若直接看到的話我也會覺得不是這麼雅觀的感覺，對我來說，我自己也會覺得沒有這麼舒服。

因此對 Y、小勾以及小綠而言，走進醫美診所是為了讓自己的身體變得更加適合新的公司制服，更加自在地在客艙裡服務客人、與其他組員互動。換句話說，沒有腋毛的身體幫助她們成為一名更加稱職的空服員，獲得無腋毛身體訴諸的其實是層次更高的「敬業」理念。身為一名空服員，外觀形象的保持被認為是這個職業的基本要求之一。為了避免自己在身旁同事或客人面前露出腋毛，毀壞她們心中認同的「空服員專業形象」，除毛手術便成為她們可以接受的改變身體方式，甚至讓 Y 在採行手術時具有一個能說服家人的「正當理由」，

對！沒錯！因為我做這些事情的話，我家人會碎碎念，因為花錢，像是近視雷射也是因為我考進來，我說要去做他們才讓我做，不然他們不可能讓我去做，他們覺得動手術有危險。所以我就要拿工作這件事情來說服他們，因為工作的原因我要飛越洋航線怎麼樣怎麼樣……然後腋毛這件事，我就要拿那種……就會說「被客人看到不好啦！」那種。就說「爸爸你要想，你坐飛機的時候...如果看到…」雖然是用我自己的錢，跟他們完全沒關係，但我還是要說服他們。說「你想要看空姐的腋毛嗎？」然後他們就會不說話，想說那太好了我就去做！（受訪者 Y）

這種在特定情境脈絡下延伸而出的女性主／身體經驗，恰如 Pitts（2005）所說，探討科技化的身體時不能將其置於文化和權力之外，這些身體所呈現的意義也非一致。就像小綠說的，

因為每個人本來就有權利做任何事情，只要不做犯罪的事情，所以這種想法是可以的，因為現在女性高漲的時代，現在就是這樣，可能那是妳的想法，對於我當下的想法我覺得想讓我自己去試試這乾淨的身體，至少我在做我的工作上可以給客人好的觀感，因為大部份客人的觀感都是妳應該要好好整理自己，然後在工作上，這樣才是對客人負責、才是對工作負責，所以對我來說我目前會很堅持在除毛髮這件事。（受訪者小綠）

換句話說，當人面對差異多樣的權力環境時，會在充斥政治意義與社會文

化的脈絡中，對身體進行一個再想像、科技化和激辯的過程。過去國外實證研究的研究對象多是在學學生，其身處場域的權力環境相對單純，彼此之間也無職業上的差異與比較，因此職業之於受訪者認同形塑的重要性的討論未被觸及。但從本文的訪談結果發現，受訪者們的職業與其身體實踐息息相關。

本文十位受訪者中有半數受訪者乃空服員，雖然這在抽樣上有過於偏向某種職業的缺失，但也因為空服員此一行業的特殊——女性空服員總被社會認為應當展現陰性氣質（包括妝容完整、體態保持、舉止端莊大方等）才算適職，讓我們得以發現職業深深影響這群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身體實踐。當受訪者們認同自己是一名合格的空服員時，該職業從業人員應該展現的形象、企業的文化就內化為受訪者們身體實踐時的內在邏輯。因此空服員除了得付出被客人、職場文化要求的情感勞動，還必須運用、管理自己的身體資本讓職場中的自己更加「得心應手」。因此像是Y、小勾及小綠就在結合了社會、工作環境與自己的期待和想像後，總結出一個屬於自己的身份認同，並藉由身體的管理，將身體外觀作為一溝通平台，進一步彰顯、表達這份認同。

（二） 隱形窺探——腋毛的可見性與必除性

當女體成為被觀看的客體時，腋毛的可見性變成女人焦慮的最大來源之一。訪談過程中，我常試著請受訪者們回憶自己第一次除毛的時刻，而這經常會連帶出現「別人會／不會看到」的字句，構成腋毛的「必除時刻」通常都來自於它可能被別人窺探到的時候。由於台灣教育體制的關係，高中以前幾乎學校都會有統一的制服和體育服。因此在穿著統一服飾的狀況下，腋毛即使生長出來但依舊不可見，但像是遇到學校的游泳課或者開始穿著會露出腋下／毛的便服後，女孩們人生中「非除不可」的時刻就來了，

大約是高中上游泳課的時後，那時候讀女校然後班上都是女生，有些人有除毛，但有些人沒有，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覺得有毛不好看，所以就開始除毛了。（受訪者艾姬）

但高中的時候妳比較少真的會…就是說妳會真的露到腋下的機會沒那麼多，所以就算我不拔也沒什麼關係的感覺，除非是像游泳課妳才會露到。那個時候我記得不太會穿什麼無袖的衣服啊，所以不拔好像沒什麼關係。（受訪者U）

夏天穿小背心的時候，大概是高中的時候，穿便服的時候，兩件式的背心。然後就覺得說刮腋毛好麻煩……那個時候就告訴自己說將來自己有賺錢時一定要去除毛，就是去雷射。（受訪者T）

因為衣著（小背心、泳衣等）的改變而讓腋下可被外人所見，此時女性的腋下就從一個晦暗的個人身體部位，瞬間變成一個眾所矚目的焦點。女性深感腋下被檢視（自我與外人眼光皆有）的壓力，因此開始焦慮腋下是否符合主流價值的期待。除了因為個人的服飾風格有所不同，因應季節的改變，冬天時因為長袖衣服可以遮蔽住腋下，也讓女性們獲得「季節性」的喘息機會，

就像拔…拔不是很累嗎？所以有時候冬天或是有時候可能就會懶，就會長出來，所以如果知道自己沒有處理了話就會很在意……因為都穿（長袖），對，所以就不會被看到。（受訪者Z）

對，冬天不用處理，因為冬天不用露毛啊！（受訪者T）

只是這種違背規範的行為依舊會讓某些女性感到不自在，因為女性早已習慣以外界眼光和標準檢視自己身體，因此即便到了冬天，女性對自己身體的監視和管理仍然沒有停止。受到私人身體公共化的影響，女性對於沒有處理乾淨的腋下，即便是自己私下看到也會感到不悅。Z就表示這會令她有一種「有件事情沒有做，大概就是沒有刷牙的感覺」、芒刺在背的感受。U也認為即使「我今天穿很美，可是裡面我忘記除毛，說不定我還是會有點芥蒂來著。」顯見這種內化規訓的力量綿密交織在女性生活中的每一刻。至於對「她人」腋下的檢視，其實也是生活中將私人身體公共化的一個部分。即使大家嘴上都說「反正那是別人自己的身體」、「有她們自己的意願」，但她們仍以公共的標準檢視

她人身體，對她人突破規範的身體依舊感到疑惑、惴惴不安。

我如果看到朋友長腋毛如果很多的話，就會覺得是沒有要除掉的意思嗎？可是我也不會問……我可能怕她回答我為甚麼要除，難道妳覺得很醜嗎，我怕我講不出來，所以我都不會問……問了就覺得沒用，反正是她的身體……就是我不會去刻意的去干涉別人的這件事，但是我內心就是會有個小問號。(受訪者婷婷)

我還是會問她怎麼不除啊？可能她就不在乎吧，可是我覺得也沒差啦，只是覺得這樣子不太好看……如果她覺得不用除，那也就... 喔...好... (笑)，祝她幸福 (笑)。(受訪者U)

受訪者們對於腋毛可能被外人所見的恐懼，不亞於她們私下看著自己有毛腋下的懊惱與抗拒。即使女性清楚今天的腋下不會被外界所窺探，但在這種「不可見」的狀況下，女性卻還是習慣以外界的眼光和主流標準審視、評斷自己身體，讓腋下依舊「可見」。更矛盾的是，雖然受訪者們表示若看到其他女性沒有除毛，她們覺得「反正是她的身體」、「可是我覺得也沒差啦」等，但她們還是會加入品評不服膺除毛規範的女性的行列。

第三節、雷射除毛手術——人為科技創造的「渾然天成」

在訪談尚未開始之前，我曾假設會去做雷射除毛手術的女性對腋毛的厭惡感必定高於一般在家除毛的女性。但透過受訪者們的分享，我發現對腋毛感到焦慮的強度並不一定是去做雷射除毛手術的重要動機。有時候，促使她們踏進醫美診所（或是她們口中的皮膚科）的純粹是因為「天時、地利、人和」，而其中一個因素是女性的收入水準和手術所需費用。

以本文受訪者的收入和消費水準而言，雷射除毛手術需要一筆不小的費用（一個完整療程約花費台幣一萬至兩萬），受訪者們表示，「手術費用」既是她們雷射除毛的動機也是阻力。像是U和Z都是因為醫美診所的促銷活動而下定決心去做除毛手術。在她們衡量了手術費用與自己每天除毛所花費的時間精力和

時不時產生的焦慮後，覺得「價格夠划算」，所以她們決定一試。而除了必須付出的金錢成本外，身體也承受著手術過程帶來的痛楚。雖然醫美診所都打著響噹噹「無痛除毛」的招牌，但止痛藥膏和冰敷的效果依舊有限，身體還是會有被橡皮筋彈以及被指甲掐捏的感覺。譬如受訪者Z和小綠就曾表示，當初非常害怕雷射除毛過程的疼痛，因此對採行雷射除毛一事一直躊躇不前，直到自己親身體驗後才對雷射除毛技術有一定的信任。

因為就是沒做過，妳又不知道，然後有的護士說會有一點點小痛，就是可能妳等下覺得不行的話要跟醫生說，她說因為每個人忍痛的感覺不一樣，然後我就想說到底多痛，那時候其實還蠻害怕的，然後再加上那時候朋友也是怕痛的人，所以朋友說有點痛我就蠻害怕的，……醫生會說我要開始了，我覺得那種感覺好像只是被稍微彈一下，但是是很集中那個點的彈一下，……那種感覺就是被一個很細的針彈，但是對我來說我的忍痛程度是還蠻大的所以我覺得是還可以接受，然後會微微的有一點燒焦味，基本上整個過程中我覺得心情是平靜的，然後是覺得非常放心的，……（受訪者小綠）

他就是會先給妳冰塊冰敷，就是先這樣，讓妳那邊有點麻的感覺，那這種物理性質就是稍微……就算是麻藥他也是用塗的，對啊，其實作用都還好，等於是讓妳的表面稍微失去感覺，對，然後打光束應該會打到比較裡面對不對，我也不知道，但實際上就還好沒有很痛，大概就這樣捏，這樣掐一下感覺，掐、掐、掐，然後會帶那個眼罩，就像指甲在掐妳的肉一樣……當下在做的時候心情就會覺得有點害怕啊……除了害怕...就會祈求醫生打得好一點，讓它真的能夠根絕。對，就會覺得自己承受了這個痛楚，然後就會希望他打得仔細一點……（受訪者Z）

女性利用雷射科技永久改變身體的一部分，其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般診所為了要達到永久、確實的脫毛效果，通常都是使用高能量的雷射，但是高能量的雷射或脈衝光具有一定危險性，若不當操作，可能會造成患者皮膚灼傷、燒傷，導致皮膚紅腫發炎、出現水泡，並留下疤痕。若是不慎射中眼睛，還可能導致失明，因此使用高能量機台做雷射除毛手術的醫生也必須接受專業

訓練（見 <http://www.taiwanlaser.com/laser/dehair6.htm>），顯見此手術對人體仍有一定風險。不過本文中大多受訪者對於風險的部分都沒有特別強調，對於現代醫美科技的信心使得她們認為手術成功率極高，甚至表示「就算失敗也是在腋下這個別人不太會看到的地方」，因此受訪者們都偏向以「平淡化」的策略來理解這個運用科技進行身體實踐的行為。像是 Y 談到雷射除毛整件事對她而言，只是利用科技來解決身體帶來的一個「小麻煩」而已，正如她之前動雷射手術治療近視一樣。

……對於整體來講沒有太大的影響，但有除毛就變成妳少一件事要擔心……就不用在意生理上的小麻煩這樣子。（受訪者 Y）

U 則用更稀鬆平常的口氣來談論去除腋毛其實「不是一個那麼嚴重的 issue」，不需要特地為它扣上一個改變身體天然樣貌的帽子，因為這並不是整形。對 U 來說，雷射除毛就像化妝、修眉毛一樣，只是一個變漂亮的過程。

我覺得除毛手術這件事它不是一個那麼嚴重的issue……嗯，比較像美容，就是比較像保養，就是躺在那邊，有人幫你擦一點東西、按摩啊！（受訪者U）

從受訪者們分享的脈絡中可以發現過去她們對於自己持續生長腋毛的身體是感到排斥和困擾的，語氣中反映出來的情緒是非常強烈的。她們過去對自己的認知就是在除毛規範下苦苦掙扎的女性，一直到科技的出現帶來一線曙光，提供了她們一個更聰明方便的方法，讓她們得以掙脫這個桎梏。但有趣的是，一旦開始聊到現在這個進行完手術的身體，她們的語氣就變得較為平和，呈現一種「這其實沒甚麼」的感覺。這樣的差異是很值得細究的。也許這種落差是因為受訪者們覺得她們是藉由科技得到「本來就該如此」的身體，因此沒有甚麼特別需要大張旗鼓稱頌之處。當然，從另一方面來看，也可以說是科技讓她們成為一個對自己身體「更具有自主性」的女人。也就是在這個科技至上與消

費文化興盛的世代裡，女性藉由文明科技擺脫原始的象徵，獲得文明世界認同的女性身體，是這個世代的人們共同擁抱的潮流與價值觀。主觀來說，受訪者表示是「她們自己」選擇了去做除毛手術，她們真心接受這個價值，也認同這樣的身體。

上述提到藉由科技得到「本來就該如此」的身體的概念，在Z的訪談中嶄露無遺。由於Z對無毛身體的渴望非常強烈，她甚至渴望自己生下來即是如此，或下輩子投胎後能擁有一個不會生長體毛的身體，

對阿，最好是生下來就這樣，就太Lucky……就如果投胎了話，可以希望就是不要有毛，這樣就不用花錢去做這些事情，也不用花時間。（受訪者Z）

故，Z選擇雷射除毛的動機其實就是因為希望腋下的美麗是一個「生下來即是如此」的自然狀態，因為那樣的身體是最渾然天成的，身體的美或腋下的乾淨並不需要額外花費金錢和時間去維持，也無須為了「使」自己自然而得透過任何外在物理或化學的處理方式去做「後天」的修整。要注意的是，這裡的自然跟Z排斥的「毛髮代表的原始的概念」是非常不同的。在Z的心中，美一定要美得自然，這個自然是一種恆存、無須長期關注或維持的狀態，所以既然生下來的身體並不完美，Z就藉由人為的雷射除毛手術的「一勞永逸」來幫助她得到理想中「(二度)自然、永遠無毛」的美麗腋下。對於雷射除毛「一勞永逸」的功效也非常嚮往的受訪者柔伊，雷射除毛的部位除了腋下之外，還有人中以及腿毛。她表示自己似乎是對於身上大部分的毛髮（除了頭髮、眉毛、眼睫毛）感到莫名的恐懼，因此對於雷射除毛科技帶來的功效非常讚賞，

我後來覺得可能是我對毛髮有一點恐懼症或是什麼的，除了一些頭髮眉毛或是眼睫毛之類的，就是尤其是女生其它身上的一些毛，我就覺得會露出來的部分是不是應該處理一下這樣子……目前我人生就覺得，雷射除毛這件事情有辦法一勞永逸，因為我沒有覺得其它任何一件事情可以有一勞永逸，沒有這種事……比方說變瘦這件事

情，沒有說什麼事情就可以一勞永逸……但如果雷射除毛可以達到的話就太好了！（受訪者柔伊）

無論是對無毛身體的嚮往，或是對身上毛髮感到恐懼，更深層的意涵是，腋毛的存在對女性來說形成了一種對自我概念的衝擊。也就是許多女性認為有毛的身體並不是自己的身體、不是真正的我，因此為了讓自己能夠認同、接納自己的身體，女性必須改造身體以符合主自己對「自我」形象的認同。

另外，在訪談開始之前，我也曾認為會選擇雷射除毛的女性，在手術之前大多都會先在網路上蒐集相關資訊，在了解療程進行方式、可能引起的副作用之後，才會決定是否要進行除毛手術。因此，我曾假設這一群進行雷射除毛手術的女性在資料蒐集的能力方面可能優於一般女性。不過訪談發現，受訪者大部分都是因為身邊朋友的推薦或「揪團」，才建立起對雷射除毛技術的信心，抱持著姑且一試的心態去除毛。譬如受訪者艾姬就是因為室友的邀約和相伴，才克服原本對雷射除毛手術的疑慮，

好像是我碩一的時候，在 2011 年的時候，我大學的室友，我們同寢了 4 年，反正就是她之前就是有問我們姐妹誰有要去做，然後就是剛開始大家都還是有點害怕去做，之後就一起約過去。（受訪者艾姬）

受訪者小勾則認為現在網路上資訊過於龐雜，更遑論部落客們真假難辨的、「名為分享、實為業配」的文章，所以反倒是身邊朋友或同事的推薦，才讓她對除毛科技、診所和醫生產生一定程度的信任，

我覺得消費者多少會有質疑，因為妳沒做過，但當妳身邊認識的人她跟妳說過她有去試過她覺得很 ok，我覺得很容易被說服欸！那是一個…怎麼講呢…消費者心理學……因為現在這個社會就有很多的業配，有的她可能不是真的自己真心地想推薦，有的時候可能是有業者請她們幫忙寫這一篇文章，她們那種文章看了可能不是真心想推薦，是因為她們受人之託。其實我覺得有時候網路上的資訊，並不會比妳身邊的親朋好友跟妳推薦的還更有說服力。（受訪者小勾）

受訪者 T 則是剛好有朋友開了一間醫美診所，恰好醫生也是認識的人，感覺在醫療品質上比較能受到保障，因此才放心地進行療程，

他年紀比我們大一點點，他原本是做醫美器材的業務，後來就是開醫美診所，然後剛好打的醫生…就是突然發現你不是那個誰誰嗎？你怎麼跑過來這邊兼差？！就當下遇到他很驚訝，因為醫生就是有合格職照就可以在外面做醫美，然後就是因為是認識的我就更放心，認為找認識的處理一定會用到好。

受訪者們因為女性朋友邀約才一起去除毛的現象，反映出女性的群性——對腋毛一致的厭惡，且願意尋求科技解決，顯見腋毛的存在對多數女性而言都是日常生活裡去之而後快的麻煩。而此訊息傳遞的模式恰好符合凱茲（Katz, E.）與拉查斯菲（P. F. Lazarsfeld）於 1955 年提出的兩級傳播模式。受訪者們蒐集雷射除毛相關資訊的過程中，網路此大眾媒介的效果變得相對有限，頂多只能加強受訪者們預存立場（veinforcement），也就是確立她們想去除腋毛的態度，真正能決定和改變受訪者行為的還是身邊社會團體（同儕）給予的建議（翁秀琪，2009，頁 65-78）。

上述受訪者提及她們決定做雷射除毛手術的動機來自於「手術價格」以及具有「將身體交付科技的信心」等因素，但這兩項因素其實背後牽涉了複雜的階級與價值觀問題。首先，因為除毛手術費用對於還未擁有穩定收入的青少年來說，難以單靠一己之力負擔，因此本文的受訪者（例如 T、柔伊）即使在青少年時期就萌生藉除毛科技永絕後患的念頭，但因考量自身經濟實力，故決定在出社會之後才完成這個身體計畫。不過我也曾聽聞身邊朋友在高中時就請父母出資，或是靠自己努力存零用錢（例如艾姬），讓她們能在尚未出社會前就去做雷射除毛手術。但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這些女性（及其家庭）具備一定的經濟實力是她們會考慮除毛科技的原因之一，因此採行雷射除毛是有階級性的。

不過，即使是看似社會階級較為一致的本文受訪者們，每個人對於除毛手術仍發展出一套屬於自己的進行方式。例如受訪者小綠認為自己並不是忠實型的客戶，不想要一次付清整個療程的錢，因此選擇單堂療程付款，

一堂一堂，我覺得現在很多都是這樣，總療程 6~8 堂的總金額其實就是一次買完的金額，就讓你一次一次付這樣，……那時候做的是 399 元，那這一次我去做的話是 599 元，別家的。……這一間是朋友介紹的，我只是覺得我不是那種忠實的個性，所以通常都是朋友跟我說哪個好我就會去試。(受訪者小綠)

相較之下，自認屬於衝動性消費型態的受訪者 Y，選擇過去習慣看診的皮膚科診所，在沒有比價的狀況下直接購買一整套療程，

我沒有去比價耶，因為我本來就是一個比較衝動性消費的人，我就想說趕快 get it down 就好了。我後來有跟另一個姊（按：同事之間的稱呼）討論，她在台北做，就便宜很多！好像幾千塊而已，……但是我覺得沒關係，因為我的療程是可以做到好，那我以後再長出來再去…（受訪者 Y）

這些細瑣的差異都是每一位受訪者因應自己的消費習慣、手術價格和身體管理模式而發展出來的策略。

另外，受訪者分享對手術的考量反映出兩種價值觀——金錢價值觀及科技價值觀。「值不值得花這筆錢除毛？」是許多受訪者的主要考量，受訪者除了考量自己的收入水準之外，「除毛必要的花費」相較「有毛身體帶來的麻煩」是否符合成本效益，是受訪者們最看重的。在這個世代氛圍下，大眾對於科技的近用以及信心相較過往都大幅提升，加上醫美產業近年來相當蓬勃，對社會強力灌輸「藉科技改變身體樣態乃稀鬆平常之事」的觀念，影響女性對於科技身體的接受程度。當代人們對科技抱持的正向態度，無形中支撐受訪者願意、甚至主動尋求雷射除毛。

受訪者們在生活各個脈絡中不停建構、調整認同，主體位置也在過程中產

生變動，但這個變動並不會隨著雷射除毛療程的告一段落即停止。受訪者們在雷射除毛之前對自己的認同樣貌本身就是多元的，本文並非試圖將這些女性在手術前後的認同簡單二分，而是透過她們的語言，理解她們的理解，看見她們的認同在此過程中如何被揉捏塑形，並嘗試以她們的邏輯去觀看其生命經驗。

第四節、 女性身份認同與服膺社會規範的斡旋

興起這個研究的動機之一，是因為我從我媽媽對腋毛的焦慮中看見自己，也看見許多女性日常的縮影。女性的身份認同多端，在此我特地選擇了「女性主義者」這樣的身份認同提問，除了是因為過去Tiggemann與Kenyon（1998）的實證研究⁶激發我的好奇心，也源自我對自己身份的徘徊。另外，在前面幾個小節中探討除毛身體經驗的同時，受訪者也已呈現包括同儕、職業等身份認同，因此本節將鎖定「女性主義者」的身分認同進行討論。

過去我常自問在大學和研究所各修習過幾門性別研究相關課程的自己，怎麼去理解和實踐除毛規範，其他具有性別意識的女性又是怎麼面對三不五時還是會因為腋毛而感到焦慮的自己。因此希望透過訪談，了解有類似掙扎矛盾的女性身體經驗與解釋策略。

本文十位受訪者當中，認為自己算是女性主義者的有四位。女性談起「女性主義思想」未必定於一尊，我難有明確標準認定受訪者是否為女性主義者。但就像Rubin等人（2004）所說，受訪者們會決定參與訪談並了解這個評判的標準，就已經算是她們認可自己女性主義者的身分。

訪談中進行到尾聲時，我會問四位自承有女性主義者身份的受訪者們「女性主義者常提倡女性『身體是自己的』這句話，妳怎麼看？」探詢這些受訪者們對於除毛規範及身份認同兩者斡旋、協商的理解方式。雖然在過程中可以發現四位認為自己是女性主義者的受訪者們對女性主義本身、除毛規範、身體自

⁶ Tiggemann 與 Kenyon（1998）曾假設不除毛者比除毛者表現出更具有女權意識的傾向，但結果發現除毛與不除毛的女性之間並無明顯差異。

主性等的認知與想法歧異相當大，但這也正是女性主義可貴之處。

譬如一直強調自己很清楚自己要甚麼的受訪者T，對於女性主義者的定義是建立在女性應該擁有「經濟獨立」的能力上，她認為像她這樣經濟獨立的女性才能夠隨心所欲地運用自己的錢、花錢讓自己變漂亮。而T談到丈夫問她要不要連手毛也一起用雷射除毛手術處理的時候，她表示

我就說「好啊你給我錢」，他就說「沒有呀我不在意。」如果妳沒有賺錢的話要男生出錢幫妳做美容我覺得不太可能，因為這錢妳說多不多、少不少，**可是除毛是妳自己介意的，所以妳沒有自己的經濟能力要讓妳自己變美我覺得很矛盾**，妳想變美但是妳沒有錢，所以妳是不是要讓自己有工作去存錢？然後妳自己弄的漂亮、自己弄的好，自己也會開心呀！（受訪者T）

對於T來說，在工作上力求表現、經濟自主、不需要依靠他人追求自己心中所嚮往的自己，就是一個女性主義者。不過對於身兼女性主義者身份、進行雷射除毛手術一事，T則沒有正面回應，僅表示是自己覺得有腋毛的身體既不好看又麻煩，與整個社會的觀感沒有太大關連，

從小到大那些毛髮跟著我，然後每次拔就會覺得很累，就是自己不想露出來給別人看，單純就覺得這樣穿衣服不好看。譬如我現在穿一件禮服，然後插腰就看到怎麼一團黑黑的在那邊，就會覺得很不雅觀！……我覺得女生就要非常清楚她自己的價值觀和輪廓吧！（受訪者T）

而受訪者Z在訪談中表示贊同「身體是自己的」想法，雖然她也指出自己的審美觀可能受到父權社會建制的標準影響，但她認為如果為了配合自己是女性主義者的身份認同，卻去做自己並不喜歡的事情，也無法稱之自然、忠於自我。她表示，

人生存在這個社會中不太可能完全不被這些東西影響，就是妳對一切事物的審美、價值判斷，就是妳從小在這個環境就是被這些東西影響，妳很難逃脫這些影響。雖然說妳好像一直在努力追求符合父

權體制下的審美，感覺好像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可是如果妳一直要往反的方向去，或是一直想要逃脫這些東西，感覺好像也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情……自然就是我喜歡，我喜歡這樣子……譬如說極端女性主義可能會覺得不應該去做符合父權價值的事情或者是反抗，可是如果一直去排斥或是反抗反而是一件很不自然的事情！（受訪者Z）

在Z的想法中，即使她是個有女權意識、擁有反動能量的女權主義者，可以清楚分辨社會規範對兩性的不同、明白去除腋毛是社會規範對女體的規訓，但她心中對於腋毛的排斥也是事實。因此，對Z而言，去除腋毛是順從內心的想法，而非迫於外界的壓力，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也不是壓力欸，就是妳真的就是發自內心的就真的不喜歡，比如說我今天遇到一個男生，就我男朋友好了，他好喜歡我這樣，就是留好多腋毛，但我還是會除，因為我就不喜歡！……對，像妳說身體是自己的，就是由自己來作主這樣子，雖然妳理想中的身體是來自整個社會文化跟父權思想下的一種典型跟理想，是來自那裡沒有錯，可是就是自己想要那樣。（受訪者Z）

針對這個問題，同樣認為自己是女性主義者、並也接受雷射除毛手術的艾姬擁有一套類似的理解策略。艾姬雖然也表示自己心中曾有過掙扎與矛盾，但她認為與其一概否認，不如就坦接受自己的行為的確有部分受到文化的影響，但一方面也依舊肯定自己的主體能動性，強調除毛規範依然是讓女性的個人自由意志擁有選擇的空間。

我是有這樣想過，可是我覺得說有一些女性主義者會一直討論她們的腋毛然後上街示威抗議…嗯…我覺得那是在不同的年代吧？不同的社會下去做一種反抗的問題，其實我也會有點猶豫要不要一直強調說…比方說雷射除毛這件事情好了，其實我也不是會想說要去強調是我自己喜歡、覺得我自己這樣很好而去做，我覺得與其這樣，不如就去承認的確這些社會上的規範，或是一些限制一直在左右我們的思想和行為，但是一方面我們也不是無意識的去做這些事情啊，就是有經過思考，我覺得…我覺得反正有選擇總是好的吧，就是不會太在意這個是要怎麼做才會符合所謂女性主義者這樣的標

籤……就是比方說…我們可以選擇要除腋毛或是選擇要留下的這件事情，而不是為了去聲稱自己的立場，而好像被迫選擇就是要留腋毛這樣吧（笑），就是我覺得很多事情本來可以行動的方式都不是只有一種啊，所以我覺得…我覺得我沒有太在意。（受訪者艾姬）

艾姬的想法其實有些類似林芳玫（民 85）在〈女性與媒體：從新聞報導到娛樂文化〉一文中提及的思考方向：

以女性主義的觀點來看，重點不是女性身體可不可以暴露，而是女性是否能成為有尊嚴、有決定能力的主體，由女性自己來決定女性的身體與性慾以何種方式來呈現。

（轉引自林芳玫，民 85，頁 32）。

同理來看，在女性主義者的身體實踐過程中，重點不在於我們的身體要不要除毛，而是我們在這個決定的過程中是否具有選擇的權利。只是在後學興盛的時代氛圍下，這個「是誰做的選擇？」的判定已變得更加複雜和難以捉摸。受訪者在選擇時，情境脈絡之於她們的意義、脈絡中女性產生的獨特認同（多重自我中的一部分）都是相當重要的決定因素。

以本文大部分的受訪者為例，她們都是已經進入社會的職場女性，過往無論是家庭或學校，對她們自我認同的影響力已漸趨式微；相對的，職場中的同事和主管、企業文化與員工形象要求等，對受訪者們的認同形塑開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分析時不可忽略自我認同和主體位置的複雜變異性，具有女性主義思想的受訪者在回答每一個問題時，也不代表她們當下就一定是站在「女性主義者」的角度上去思考⁷。受訪者們回答問題時，首要考量的是她們認為影響她們行事自處至鉅的特定脈絡，該脈絡所召喚的認同、經驗、和思考邏輯，才是她們答覆的關鍵。

⁷這邊我指的「女性主義者的角度」，並非認為所有女性主義者的思考都得走一致的路徑，或有固定的答案，而是指對受訪者們來說，她們心中自己所理解、想像的「那個女性主義者」的角度。

但身分認同本就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因應受訪者們身處脈絡的轉換，她們在回答問題時，自我認同的多重與變異性也可能影響她們的回答。譬如一開始表示自己是女性主義者的受訪者婷婷，當我問到「女性主義者過去曾提倡女性身體應該是屬於她們自己的，妳怎麼看這句話？」時，她卻表達

我不完全是一個完全女性主義者，我會有我自己的一個想法，我還
是覺得女生要有女生的樣子。(受訪者婷婷)

對於婷婷的這句話，我的理解是她對於「女性主義者」的仍有一些既定想像，但她並不認為自己完全符合這些條件，所以在後續的回答中稍微修正了一下對於自己身份的界定。這句「女生要有女生的樣子」，對婷婷來說包括以下的價值：「就是我所說的乾淨、整潔、愛自己這樣（受訪者婷婷）」。當我進一步向她釐清有一些女性主義者可能會覺得如果自己服膺了父權社會要求的規則，就不能算是一個「合格的」女性主義者，她又是怎麼看這件事？婷婷表示：

如果覺得是對的那就是她們的想法，可是她們不能用她們的想法去評價別人，如果今天這件事情是天生的，比如說腋毛是天生的，可是透過成長的環境，這個文化的不同或者是爸媽給我們的觀念，我們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想法，這個自己的想法雖然跟文化有著很大的關係，但我不會因為這個社會的規範而去做這件事情，比如說除毛，事實上我可能也打從心裡覺得那是不雅觀的，就跟女性主義者覺得這件事情是對的這樣子……可是她們其實也接受過這些社會規範的洗禮，經過她們家裡的看法，她們還是會堅持這件事情是對的，所以我覺得這是潛意識的問題，總會有人覺得這件事情是對的、那件事情是錯的，在太多的外在因素加進來說服妳或洗腦妳，對妳做甚麼事情，但那些都只是外在的壓力，還是比不過妳內心最真實是偏向哪一邊的，因為美感是天生的，……最終決定要不要除毛還是你自己，如果妳覺得這件事是對的，事實上再多的話也不會影響到妳。(受訪者婷婷)

覺得自己擁有身體樣貌最終決定權的婷婷，在工作上對自己要求相當高，至於日常生活中其他方面的要求則是秉持著不麻煩自己的「80分原則」，

就是我所有的出發點就是不要麻煩到自己，不要影響到我的印象就好了，比如說我會覺得有化妝就好了，不會特意去想遮掉每一個瑕疵，假設我現在化完妝還是有痘痘什麼的我會覺得就沒關係了。……對呀，因為我覺得平常的自己不要太差就好了。因為我在工作上已經給自己太多壓力了，如果在個人的形象上還要這麼的累的話我就會覺得很壓迫吧。(受訪者婷婷)

對於某些社會規範的妥協，讓自己盡可能在日常生活中能有更多餘裕，可能就是婷婷身為一名女性主義者在她的日常生活中的戰略。而每一位女性主義者都可能像婷婷一樣，因應各自生活脈絡發展、協商出一套讓自己的身份認同能與社會外界和平共處的模式。就像在本文寫作過程中，我曾訪問一位沒有除毛習慣、具女性主義思想的蕾絲邊 N。N 的身份是一位創作歌手，上台表演時，經紀公司偶爾還是會為她挑選無袖的服裝，雖然困擾，但 N 表示她為了「顧全大局」，不辜負經紀公司和演出團隊共同的努力，她還是會除毛。不過 N 表示，她會清楚向別人表達去除腋毛並非是她樂意去做的事情，而是透過除毛展現她可以為工作妥協的誠意，

就是進入一個產業，如果這只是我的興趣了話，我要在台上展現我染過色的腋毛也不會有人管，只是因為現在要跟一個團隊合作，所以我的所作所為不是只代表我一個人，表演也是有很多人的努力要一起呈現出來，所以我會覺得我就不能夠那麼任性，不能夠堅持自己的特權，不然那會變成一種讓別人困擾的事情……我沒有想要在除毛這件事上說服公司，就是會小抱怨一下，讓他們知道他們並不是理所當然可以要求我除毛，而是我為了配合大家的審美觀，我願意配合他們考慮到的觀眾的審美觀，我願意為了這份工作去做這件事情，可是我不是很開心去做這件事情，要讓他們知道，就是他們要知道我的行為背後想法是甚麼。我要讓我的工作夥伴知道我的價值觀在哪裡，不然如果他們以為除毛是理所當然的，那接下來他們可能就覺得「喔原來你的 range 這麼大【手勢】」，但是沒有我的 range 可能就這樣【小一點點的手勢】，可是舒服的是這樣【更小一點點的手勢】，我願意為工作多做一點的只能到這樣，我必須要讓他們知道我的身體的界線。(受訪者 N)

不論是本文具女性主義思想的受訪者或是 N，這種女性個人因為身份認同而衍生出與社會規範相左的拉扯、斡旋經驗，雋刻在每一位女性的日常生活中。而討論充滿變動的主體認同是複雜的，但也正因為它的複雜性，我們才能看見現象學回歸主體的重要和必然性。隨著訪談的進行，我漸漸了解到這個關於認同與社會規範的矛盾和拉扯其實並不容許我去鑽牛角尖。畢竟，反觀一直在逼問自己既是女性主義者，卻又反覆除毛顯得格外諷刺的我，既排斥卻又過度重視霸權的運作，不停鞭策自己必須在二元之中選擇一個清楚的立場，否則便失去了某種發聲資格似的，不也重蹈了過去女性主義的覆轍？

這個研究其實不是打著要從此解放女性腋下的旗幟，而是希望將大眾早已習以為常的女性日常（尤其是本文受訪者的生命階段讓訪談特別著重職場中運用身體資本的策略），透過女性的話語闡述身體實踐的經驗，讓每一位閱讀過這些文字的人（無關生理性別），更了解自己的身體，以及身體在社會上的位置。如果真說要解放些甚麼，也許就是解放自己對於主宰自己身體能力的猶疑，去正視這些困難和困惑。坦然面對問題的癥結，擁抱並接納自己的身體，以自己的方式與自己的身體共處，都好過否認或忽視問題的存在。

第五章 結語與反思

寫妳自己，必須讓人聽見妳的身體。

唯有將身體書寫出來，豐沛的潛意識資源才得以湧現。

(Hélène Cixous, 1991 / 黃曉紅譯, 1999, 頁 87-97)

「妳要寫有關腋毛的論文喔？」是很多人聽到我的論文題目時的第一個反應，驚訝之甚，彷彿腋毛（或說是女性身體經驗）從未被他們視為足登大堂之雅，更遑論像我一樣將腋毛設為論文題目，大書特書。本研究源起於自己的生活經驗，因為看見大半輩子沒有除毛習慣的媽媽因為學舞而對於露出的腋毛感到焦慮，喚醒了我對自己身分認同與身體實踐的關切。也正因为發現自己以及身處的社會文化對女體肉身經驗的嚴重忽視，期許藉由這篇關於女性身體的書寫，讓讀者能理解我想說的不單單只是腋毛，而是期盼能以女性的角度（不僅僅只是因為我是生理女性）關照女體的肉身經驗。

本章第一節根據深訪分析針對本文提出的三個研究問題總結討論。這三個研究問題分別是「受訪者們如何理解社會文化中的除毛規範」，探討「受訪者選擇雷射除毛的動機、目的和經驗，自己又賦予雷射除毛經驗什麼意義」，以及「女性的身分認同與理解策略的關係」。本章第二節將說明本研究未竟之處及限制，提供後續研究發展建議。

第一節、「除腋毛」與「做女人 (being women)」

(一) 理解生活中的除毛規範

在女性的成長過程裡，除毛是伴隨著生理自然變化而延伸出來的文化規範。同樣是第二性徵，除毛不同於月經為身體帶來的困擾與不舒服，毛髮之於女性，更多時候是伴隨著汗名與心理上的焦慮。這種焦慮感恰如腋下的毛髮，雖然細小幽微但卻不容女性忽視，迫使我們日復一日地進行身體實踐，直到我

們漸漸遺忘身體原本的樣子，意圖使女性認為得到無毛的身體是一種更臻完美、返老還童的概念。

本文探討的第一個研究問題是「受訪者們如何理解社會文化中的除毛規範」。本文受訪者們接受除毛規範有各自的理由和出發點，有些人是從小便看到家中女性長輩有除毛習慣，有些人是因為身邊女性友人的提醒，也有人認為是腋毛導致或加劇身體異味的產生，或覺得腋下的異物感讓她覺得不舒服等等。受訪者們也在成長過程中透過傳統媒介、親友的耳提面命，體認到腋毛在社會中被高度污名化，以及突破規範後伴隨而來的制裁。從訪談結果發現，女性身上的腋毛被嚴重污名化的程度已深深影響女性對於自己身體的認同，造成女性主體與身體之間嚴重的異化。無論是爬梳過往學者的實證研究，或是接觸生活周遭各大主流意識傳佈管道，都可以發現腋毛污名的影響層面相當廣泛且俯拾即是。社會大眾對於主流女體意象擁有高度的集體共識，使得女性對於自己持續生長毛髮的身體產生極大排斥與抗拒，而這樣的意識建立很可能可以回溯至一個女孩尚未步入青春期、身體還未出現第二性徵以前。

研究也發現，受訪者們除毛方式的轉換、除毛進行的特定時空等一切決定的邏輯，都深受社會中「女性就該沒有腋毛」的印象影響。「無毛女體」的標準深入女性心腦，從受訪女性對生活中露出不完美腋下的焦慮，可看出其入人之深。諸如在公車捷運上無法大方舉手拉拉環、盡量選擇不露出腋下的衣服、出門前把馬尾紮好避免在外綁髮時露出腋下等。行之久遠的「標準女體」形貌，都讓女性在開始生長腋毛後持之以恆地除毛，維持符合標準的女體意象。

關於華人女性除毛的原因，分析結果與國外學者的實證研究結果頗為一致。「除毛」在華人社會裡，依舊是一件具有非常濃厚性別意涵的行為，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除毛的主要原因都是為了增進自己認同的性別氣質。只是當前社會對於男性除毛與否並無太多負面觀感，甚至還能因為適當修整陰部的毛髮獲得凸顯陽具外觀的益處。反觀女性透過除毛在「做性別」的這條路上一直以

來都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深怕那一兩根被自己疏忽的毛髮或是殘留的黑頭使其辛苦打造的性別形象毀於一旦。

而對本文的受訪者們而言，去除毛髮除了是強化性別氣質的一種方式，另一方面也已經被她們理解為一種理所當然的文明身體管理，恰如每天起床都應該刷牙、洗臉一樣，自然而然且無庸置疑。這解釋了大部分受訪者對於身邊不論熟識與否的女性，沒有除毛或是毛露出來的狀況，都是抱持著她們是「懶得弄」而不是「不想弄」的態度。因為她們不能想像有哪個女性能置腋毛於度外，無視牢不可破的除毛鐵律。

訪談中，提到「不除毛」的身體時，大部分的受訪者們都反覆提及「不美觀」和「不衛生」，而這兩者當中，尤以「不衛生」的概念特別值得提出。我發現，女性除毛的合理與正當性的強度之所以無法撼動，是因為這項主流身體規範對女性而言有時已跳脫了美觀與否，而是提高到了個人乾淨衛生、文明禮教的層次。恰如 Tiggemann 和 Lewis (2004) 指出女人之所以厭惡體毛，主要是因為「個人或社會道德的因素」。也就是除毛行為的意義，已不單單是個人審美觀的選擇，而是個體／肉身順服、接受文明社會裡的集體共識產生的行動結果。對某部分的受訪者而言，她們或許覺得自己並非那種很愛漂亮、注重打扮的女生，除毛這件麻煩事並不是她們為了漂亮才去做，而是至少要让身體看起來乾淨得宜。因此，「我可以不漂亮，但不能不乾淨」是許多受訪者一直以來服膺除毛規範秉持的想法。

(二) 速成方便的追求——科技身體的嚮往

本文的第二個研究問題，探討受訪者們選擇雷射除毛的動機、目的和經驗，以及她們賦予雷射除毛什麼意義？受訪者們選擇雷射除毛的動機主要有二：一、收入可以負擔手術費用；二、對醫美科技的信心。

原先我曾假設採行雷射除毛手術的女性對腋毛的厭惡感必定高於一般在家除毛的女性。但透過訪談結果，發現女性對腋毛感到焦慮的強度並不一定是她

們去做雷射除毛手術的重要動機。本文受訪者指出，因為雷射除毛手術的價格並不低，因此自己的收入水準和手術費用成為主要考量。例如受訪者 T 雖然小時候就希望把身上的體毛永久去除，但她也是等到擁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後，才去做雷射除毛手術。

另外，對雷射科技純熟與否的質疑，以及對診所和醫生的信任度，也是她們做決定的關鍵。因此，對受訪者們而言，比起從網路上紛雜的廣告和業配文中滌選可信資訊，她們大多寧願聽從同樣也做過雷射除毛手術的女性友人推薦，或是選擇過去習慣就診的診所。至於除毛手術可能衍生的副作用，其中有些受訪者根本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另一部分受訪者雖表示聽過，但認為腋下至少不像臉部一樣需要時刻示人，就算真的失敗還可藏於衣袖之內，因此未曾深入了解或考慮嚴重性。可見隨時代演進，科技發達的世代裡，人們的身體觀也出現重大改變。透過醫美產業（及其背後可觀的利潤）的推波助瀾、個人自由主義和消費文化的抬頭，女性對於科技普遍有一定的信心和期待，認為醫美科技的技術可以翻轉自己排拒的身體自然機制。

另外，療程中每個人感受到疼痛的程度可能不同，但女性願意「承受痛感」到去「克服痛感」這個過程本身，是否會反過來成為女性在改造身體過程中的另類成就感來源，也許是未來可以進一步探詢的女性心理。

探詢受訪者們選擇雷射除毛的目的，對受訪者們而言，過去用拔除／刮除的方式除毛，是她們每天日常生活中的繁複功課。如今選擇雷射除毛是她們運用科技技術和經濟資本，永久性的解決一個一直存在的麻煩。目的是獲得一個方便維護形象，以及能為職場上「適職性」加分的女體樣貌。前者與後者作法雖不同，但同樣都是讓身體符合主流規範，兩者差異何在？除了科技能讓她們能以一種「更聰明」、「更方便」的身體管理方式來獲得理想中的身體，科技帶給女性方便的同時是否也意味著「標準的提高」？就像受訪者 U 曾提到

它是台北一間還滿大的診所，一次 999，然後我就買了。它那時候

還有送沒有用的手臂體雕啊、腋下美白，那幹我真的覺得沒有用！
(受訪者 U)

U 的挫敗感從何而來？是否漂亮腋下的標準在雷射科技普及的世代裡，無毛已經是最低底線，現在女性的腋下還得符合沒有色素沉澱、美白、零毛孔的要求才算合格？就像家中買了一台掃地機器人之後，人們對於地上清潔度的標準也會隨之提高一樣。當科技能為近用科技的女性提供方便的「做女人途徑」之際，另一群尚未、無法近用科技的女性是否更加焦慮？在本研究發現兩者之間落差較為顯見的條件，正是收入。因為雷射除毛手術需花費一筆不小的經費，因此在討論本文受訪者的身體經驗時，階級乃不容忽視的重要議題。

本文受限於研究方法的需求，我選擇在 FB 上徵詢身邊有雷射除毛經驗的親友作為我的受訪者。這或許讓我在後續分析上對受訪者的內在邏輯較能掌握，但也因為研究者自身已鑲嵌在社會中某個較為固定的社經階級，所以 FB 上所能觸及的群體在群像上也較為單一化。故本研究在討論「女性除毛」與「做性別」的經驗時，只觸及了一群生命經驗、科技觀和社經地位較為一致的女性，其他台灣社會中不同種族（原住民、新移民等）或其他社經地位的女性之身體經驗則無法在文中一併討論，實為缺憾。但相較過去有關毛髮管理的實證研究中，受訪者皆為白人女性，本研究在探究非白人女性身體規訓樣態的地圖中，仍開闢了屬於華人女性除毛身體經驗的天地。

除了階級，女性主體／身體所處的時空脈絡也是在討論女性身分認同、身體經驗時不容忽略的要素。正因為女性並非真空於社會之中，其所處的脈絡將連帶形構主體個別的認同，譬如本文的受訪者們因為都才踏進職場三、五年，為求展現「適職性」，身體資本的轉化對其而言相對重要。也就是說，擁有乾淨無毛的腋下對受訪者們而言，除了能為「工作中的自己」帶來隱性的加值效果，還能讓選擇除毛手術擁有一個能說服旁人的「正當理由」。

受訪者們各種對於「身體是否適職」的追求，汲汲營營的程度令我不禁懷

疑女性在這社會上是否仍舊被歸類為無法在職場上獲得成就的一群，因此對於她們而言，必須更加努力（相對生理男性）才能避免被認為是不稱職的職業女性。而本文談論的只是未婚職業女性的身體經驗，已婚職業婦女在生活中經常在兼顧家庭與職場時感到挫折，這種狀況下，她們又是如何在職場上透過身體展現其適職性，也是相當值得探討的部分。期許未來的研究能加進更多不同年齡、職業、性別認同和已婚的女性經驗，相信在討論職場、家庭等脈絡如何對其身體經驗與認同產生影響與拉扯的過程中，將能增添更多元、豐富的聲音。

（三） 除毛女性主義者多樣的行動策略

本文的第三個研究問題討論「女性的身分認同與理解策略的關係」。面對社會裡環伺的各種性別政治難題，女性主義者遭遇許多挑戰。對我而言，除毛就是一種身分上的考驗。關於女性主義者是否服膺除毛規範的研究，過去 Tiggemann 與 Kenyon（1998）曾嘗試找出女權意識與除毛之間的關聯。此研究原初假設不除毛者比除毛者表現出更具有女權意識的傾向，但結果發現除毛與不除毛的女性之間並無明顯差異。受到該研究結果的啟發，並基於我對於自身身分的認同與猶疑，因此在討論女性身分認同時，我好奇其他女性主義者怎麼看待自己除毛的身體經驗，又如何發展屬於自己的理解策略。

女性主義的概念其實並無一個清楚的輪廓，因此本文受訪者中的四位女性主義者，對自己身份的詮釋和理解除毛的策略也不盡相同。譬如受訪者 T 認為經濟獨立、對事業有企圖心、「知道自己要什麼」都是她標註自己為一名女性主義者的要件。對 T 而言，去做雷射除毛是因為她清楚知道自己嚮往的身體外觀，且她無須依靠男人就能以自己想要的方式打理自己的身體。因此雷射除毛對 T 的身分認同而言，並沒有造成太大的矛盾與衝突。

受訪者 Z 對於女性主義一詞則比較保守，她語帶保留地表示因為自己是人文社科學院出身，所以對「各種現象的觀察或感受會比較敏銳一點（受訪者 Z）」，但實際上「好像也不一定去實踐甚麼東西（受訪者 Z）」。Z 對自己

身份的詮釋，類似 Rubin 等人（2004）所說，一部分女性雖然贊同女性主義的態度，但卻不把自己標註為女性主義者，這群女性是很少去挑戰主流意識形態的。Z 對於自己除毛的看法是認為應該跟隨自己心中的想法，喜歡就留、不喜歡就除，無論這個想法從何而來（即使是來自父權社會）。Z 表示，若是礙於自己的身份認同，卻讓自己必須接受一個自己並不喜歡的身體，也絕非「自然」的事情。也就是說，Z 認為無論自己是不是女性主義者，順從自己心中的想法和喜惡才是對的。

至於受訪者婷婷與艾姬，她們對於除毛的理解則為「女性擁有最終選擇的權利」。就算自己具有女權思想，也明白除毛規範是父權社會操弄的意識形態，但除與不除之間，女性依然是有意識地做出選擇、擁有判斷的空間。就像艾姬表示，若受文化影響導致心中有刻板印象已是既定事實，那麼也無須一味強調是自己本身就想要除毛，而是大方地「承認的確這些社會上的規範，或是一些限制，一直在左右我們的思想和行為（受訪者艾姬）」。畢竟「很多事情本來可以行動的方式都不是只有一種（受訪者艾姬）」。

艾姬的說法恰如現象學的精神——試著將理論框架和社會規範存而不論，回歸主體。雖然這說法運用在女性主義哲學上，曾被外界批評這種人本主義精神過於天真，不足以察覺到社會的多元性、權力與壓迫。但如同 Iris Marion Young（2006）所述：

我們不可能天真到相信現象學能發現一種先於意識形態與科學的「純粹」肉身化經驗……現象學不能再被視為是一種嚴格的方法，而比較是一種發問的取徑。

（轉引自 Iris Marion Young／何定照譯，2006，頁 9）

現象學拒絕的不是受訪者們生活中被文化規範影響的事實，而是避免乏善可陳的二分法。Elizabeth A. Grosz 也提醒，現象學中對活生生身體經驗的描述，雖

對女性主義哲學有所貢獻，但若將現象學誤會是「對不受權力與意識形態制約的基礎經驗的描述」，有其危險。她指出

若未認識到經驗在建構知識上所扮演的形塑功能，女性主義就沒有據以瓦解父權規範的根據。

（轉引自 Iris Marion Young／何定照譯，2006，頁 11）

因此本文提問的態度不是問受訪者們「為什麼要或不要？」，而是她們如何下決定，又如何去理解這個決定。分析訪談結果，可貴的不僅是發現女性在面對除毛規範時，擁有做與不做、退讓與否的空間，而是女性「意識到」結構和文化形塑的力量。因為唯有意識到外部力量，才得以反思並進一步產生反動。

藉由除毛這件「小事」，發現受訪者們的行動力展現在生活裡的各個細小面向，試著汲取各種資源讓自己佔據有利的位置，發展女性日常中看似平淡卻又充滿能動性的行動策略。未來若有更多女性主義者分享其身體經驗及身份認同等相關討論，相信能更完整飽滿地呈現文化中除毛規範的面貌與內涵。

第二節、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文因為受限研究者鑲嵌在社會階級中的特定區塊，導致以立意抽樣的方法篩選受訪者時，受訪者們在年齡、職業、教育程度上呈現較為一致的群像。相較起訪問背景更豐富多元的受訪者所得出的分析結果，也許本文能夠觸及和激盪出來的議題仍有許多未及之處，也期望未來的相關研究將關懷觸角伸向台灣社會其他種族（譬如原住民、新移民女性）、年齡層（大齡女子）還有職業（藍領階級）的女性的身體經驗，相信得到的生命故事將能持續拓展、豐碩台灣女性身體經驗的研究版圖。

而本文聚焦的女性身份認同為「自認是／不是女性主義者」，雖然探詢此身份認同與除毛實踐之間矛盾的原因其來有自，但只侷限於自承是女性主義者的受訪者們的說法，而較少追問「自認不是女性主義者」的受訪者們對於「女性

主義者」的見解，以及為什麼她們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女性主義者，乃訪談過程中未思慮周全之缺憾。剖析受訪者們的身份認同，並非要以標準量尺來一一核對受訪者們對女性主義的見解能否確立她是／不是女性主義者，而是透過受訪者對「我是誰？」這個問題的表述，反照她於訪談過程中的回答，讓讀者能更理解其內在邏輯，或發現其邏輯上值得玩味的矛盾。換言之，討論受訪者們「是否認為自己是女性主義者」在回答研究問題上有其必要性，但最重要且緊扣 IPA 核心的其實是她們何以認定自己是或不是女性主義者。

另外，本文以新興的 IPA 方法操作研究結果的後續分析，使用這個研究方法進行認同研究的文章並不多，但如同其他質性研究法一樣，在分析、詮釋之間，我常害怕自己過度解釋受訪者的原意，導致在寫作時縛手綁腳的。但正因為 IPA 方法要求研究者必須成為一名翻譯者，研究者若要成為一名成功的譯者，其對於受訪者的內在邏輯需要一定程度的熟悉，否則很難在分析上有足夠的力道和深度，因此受訪者與訪問者的關係需特別斟酌。我認為進行 IPA 方法時，研究者和受訪者並不能是完全不熟悉的陌生人，否則訪談的分析結果將無法展現或接近受訪者的原意。

分析的過程中，我常覺得真實完整的逐字稿才是我的本文，而我的論文本身只不過是受訪者身體經驗的一小部分節錄。我有這個能力將她們豐沛的感受經驗濃縮在我的文字當中嗎？這是最常問自己的一句話。IPA 的每一個分析階段都不只有一種寫作方式，寫作的過程就像是一個創作的過程一樣，我只是一个得以在過程中發聲的參與者 (Smith, J. A., Flowers, P., Larkin, M., 2009)，而我全部的受訪者都是本文的共筆作者。

本文雖然提及西方國家如何興起「女人應該無毛」的身體政治運動，但為了聚焦在本文研究問題，本文文獻探討部分只討論過去國外有關身體管理的實證研究，以及主體／身體認同的辯證。關於此意識形態引進華人社會的歷史文化背景，在本研究中較無爬梳。也許之後的研究能針對當時的時代脈絡有更多

描寫，或有意想不到的發現。

最後，如同女性主義者一再強調的「個人的即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透過聆聽不同女性個別的生命敘事與經驗，我們能得到「不同的觀看、思考和存在的方式」（Personal Narratives Group, 1989；轉引自余貞誼，2011，頁 104）。雖然我無法如編年史般寫出每個受訪者的成長過程，但藉由這些故事讓我們得以一窺除毛規範是如何影響女性的身體認同、是以何種樣態施力於女性身上，且讓女性透過述說和回憶，更了解自己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身體。因為我認為，當女性開始正視自己的身體、自己的焦慮，比起忽略或否認會來得更更有力量，無論這股力量會在女性生活中的哪一個面向展現。



後記：

回首過去大學時期接觸過幾門性別研究的相關課程，啟蒙了我對於性別研究的認識。當時我也滿腔熱血，自詡是一名具性別意識的新時代女性，時刻都想要在生活中抵制父權、顛覆傳統、衝撞主流，但或許我對女性主義存有一種近乎天真的誤解，也或許我對箇中精髓的認識仍只停留於表面。女性主義者的身份認同開始讓我在生活中舉步維艱，經常在想做卻又覺得不該做之間反覆躊躇，怕自己做了就「不夠女性主義」了。漸漸地，我看待事情的方式變得狹隘、我待人的方式變得尖銳，我變成別人口中貶意居多的「那種」女性主義者。我其實明白女性主義是要人解開重重的社會枷鎖與束縛，讓人更加自由，但不知何故，過去的我往往與此本意背道而馳。我心中的女性主義將我禁錮得更深了。

所以這篇論文的寫作之於我而言，其實是一個找尋自由與答案的過程。

也許從我第三個研究問題——「關於女性身份認同與理解策略之間的關係」就能看出，當初的我預設所有女性主義者都會「像我一樣」在日常生活中不斷遇到這些挑戰和掙扎，但實則不然。很慶幸我能透過與受訪者們的交流，學習她們在自我認同與情境脈絡兩者折衝之中發展而出的理解方式，也讓自己於寫作過程中不斷反芻自己的生命經驗，思索女性主義給予的養分之於我的意義。過去我對女性主義者過於呆板且窄化的想像，把自己推入了死胡同。如今透過聆聽、思考及寫作的過程，我更加願意接受自己且正視遇到問題的自己。現在的我也許還不全然地可以當個自由的女性主義者，但我想這研究的進行、論文的寫作，已幫助我在前往目標的路上跨越了曾經令我深感滯礙難行的障礙了。

參考文獻

- Barak-Brandes, S. (2011). "I'm Not Influenced by Ads, But Not Everyone's Like Me": The Third-Person Effect in Israeli Women's Attitude Toward TV Commercials and Their Images. *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14, 300–320.
- Basow, S. A. (1991). The hairless ideal: Women and their body hair.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15, 83–96.
- Basow, S. A., & Braman, A. C. (1998). Women and body hair: Social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22, 637–645.
- Boroughs, M., & Thompson, J. (2002). Body depilation in males: A new body image concer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s Health*, 1, 247–257.
- Boroughs, M., Cafri, G., & Thompson, J. K. (2005). Male body depilation: Prevalence and associated features of body hair removal. *Sex Roles*, 52, 637–644.
- De Visser, R. O. & Smith, J. A. (2007). Alcohol consumption and masculine identity among young men. *Psychology and Health*, 22(5), 595–614.
- Eagly, A. H.; Ashmore, R. D.; Makhijani, M. G.; Longo, L. C. (1991). What Is beautiful is good, but...: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stereotyp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0(1), 109–128.
- Herzog, D. B., Newman, K. L., & Warshaw, M. (1991). Body image dissatisfaction in homosexual and heterosexual males.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79, 356–359.

Hope, C. (1982). Caucasian female body hair and American culture.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5, 93–99.

Lavie, M. & Willig, C. (2005). “I don’t feel like melting butter”: an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experience of ‘inorgasmia’. *Psychology and Health*, 20(1), 115–128.

Luciano, L. (2001). Looking good: Male body image in modern America. New York: Hill and Wang.

Martins, Y., Tiggemann, M., & Churchett, L. (2008). Hair Today, Gone Tomorrow: A Comparison of Body Hair Removal Practices in Gay and Heterosexual Men. *Body Image*, 5, 312–316.

Rubin, L. R., Nemeroff C. J., & Russo, N. F. (2004). Exploring Feminist Women’s Body Consciousnes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28, 27–37.

Skeggs, B. (1997). *Formation of Class & Gender*. London, UK: Sage.

Smith, J. A., Flowers, P., Larkin, M.(2009).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Theory, Method and Research*. London, UK: Sage.

Sourav Madhur Dey. (2012). Discursive self in consumption: Body, Fluidity and Femininity. *Global Media Journal – Indian Edition*, 3(1), 1-13.

Tiggemann, M., & Kenyon, S. J. (1998). The hairlessness norm: The removal of body hair in women. *Sex Roles*, 39, 873–885.

Tiggemann, M. & Lewis, C. (2004). Attitudes Toward Women's Body Hair:

Relationship with Disgust Sensitivity.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28, 381–387.

Tiggemann, M., Martins, Y., & Kirkbride, A. (2007). Oh to be lean and muscular: Body image ideals in gay and heterosexual men. *Psychology of Men and Muscularity*, 8, 15–24.

Tiggemann, M., & Hodgson, S. (2008). The hairlessness norm extended: Reasons for and predictors of women's body hair removal at different body sites. *Sex Roles*, 59, 889–897.

Toerien, M., & Wilkinson, S. (2004). Exploring the depilation norm: A qualitative questionnaire study of women's body hair removal.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1, 69–92.

Toerien, M., & Wilkinson, S. & Choi. (2005). Body Hair Removal: The 'Mundane' Production of Normative Femininity. *Sex Roles*, 52, 399–406.

Victoria Pitts. (2005). Feminism, Technology and Body Projects. *Women's Studies*, 34, 229–247.

Wei Luo. (2013). Aching for the altered body: Beauty economy and Chinese women's consumption of cosmetic surgery.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38, 1–10.

丁興祥、李美枝、陳皎眉（1989）。《社會心理學》。台北：國立空中大學。

李美枝（1995）。《女性心理學》。台北：大洋。

李思潔 (2010)。《中年女性微整型身體實踐之研究：以大台北地區為例》。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

何定照譯 (2006)。《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台北：商周。(原
書 Iris Marion Young [2005]. *On female body experience: "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何春蕤、楊淑慧 (主編) (1997)。《性/別研究的新視野-第一屆四性研討會
論文集 (下)》。台北：元尊。

何雯琪譯 (2005)。《厭女現象—跨文化的男性病態》。台北：書林。(原書
Gilmore, D. D. [2005]. *Misogyny: The Male Malady*.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余貞誼 (2011)。〈我可能不夠女性主義：女性主義認同與實踐的敘事建
構〉，《台灣社會學》，21: 101-156。

余振民 (1999)。《未婚男性的愛情觀：現象學方法的研究》。政治大學心理學
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莉君譯 (2010)。《觀看的方式》。台北：麥田。(原書 Berger, J. [1972].
Ways of Seeing. London, UK: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胡幼慧 (主編) (1996)。《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
北：巨流。

林文琪譯 (2004)。《身體認同：同一與差異》。台北：韋伯。(原書

Woodward, K. [1997].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London, UK: Sage.)

林芳玫 (1996)。《女性與媒體再現：女性主義與社會建構論的觀點》。臺北市：巨流。

林淑馨 (2010)。《質性研究：理論與實務》。台北：巨流。

周亞君 (2004)。《打造現代維納斯：美容整型報導之論述分析》。淡江大眾傳播所碩士論文。

郝天行 (2013)。《「做」女人的難關：胖女性逛街購衣經驗中的肥胖污名與自我認同初探》。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翁秀琪 (2009)。《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台北：三民。

陳明珠 (2006)。《身體傳播——一個女性身體論述的研究實踐》。台北：五南。

陳明莉 (2010)。《身體再思考：女人與老化》。高雄：巨流。

許純昌 (2007)。《閱讀時尚男性雜誌中的「男人味」》。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君玫譯 (1999)。《重塑女體：美容手術的兩難》。台北：巨流。(原書

Davis, K. [1995]. *Reshaping the Female Body: The Dilemma of Cosmetic Surgery*. London, UK: Routledge.)

張錦華、劉容玫譯 (2001)。《女性主義媒介研究》。台北：遠流。(原書 van Zoonen, L. [1994]. *Feminist Media Studies*. London, UK: Sage.)

黃曉紅 (1999)。〈美杜莎的笑聲〉，鄭至慧、顧燕翎 (編)，《女性主義經典》，頁 87-97。台北：女書文化。

甯應斌 (主編) (2004)。《身體政治與媒體批判》。桃園：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趙旭東、方文譯 (2005)。《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台北：左岸文化。(原書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劉北成、楊遠嬰譯 (2003)。《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北：桂冠。(原書 Foucault, M. [1975].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劉開鈴、游素玲 (主編) (2012)。《Judith Butler 的性別操演理論導論》。台北：五南。

鄭至慧 (2000)。〈存在主義女性主義——拒絕做第二性的女人〉，鄭至慧、顧燕翎 (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頁 81-120。台北：女書文化。

賴思玟 (2008)。《美的追求與自我的改造—BBS 網路的美妝與生活實踐論述分析》。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碩士論文。

謝明珊譯 (2012)。《性別社會學導讀》。台北：韋伯。(原書 Holmes, M. [2007]. *What is Gender?* London, UK: Sage.)

線上資料

Bruce On Shaving 〈The Marketing Powerhouse that was and still is the Gillette Safety Razor Company, part 2〉 2011-01-19

<http://www.bruceonshaving.com/2011/01/19/the-marketing-powerhouse-that-was-and-still-is-the-gillette-safety-razor-company-part-2/>

China GO 雜誌網站〈從時事看現象系列 1—全世界都在瘋醫美?!〉許朝陽（內文轉載自《ChinaGo 雜誌》，2: 22）

<http://www.chinagomagazine.com/m02-page22>

MARKSIMPSON.COM 〈HERE COME THE MIRROR MEN: WHY THE FUTURE IS METROSEXUAL〉

<http://www.marksimpson.com/here-come-the-mirror-men/>

MoneyDJ 財經知識庫〈非電子產業評析 曜亞 (4138)〉2011-08-04

<http://www.moneydj.com/KMDJ/Report/ReportViewer.aspx?a=f1faa47e-daf4-4e61-aa78-1bb053406fc9#ixzz316vTcrFJ>

Money DJ 財經知識庫〈醫學美容〉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keyid=b5a22c17-8fdd-4ccf-993b-85fad7b7d34#ixzz3BZCoiYEO>

NowNews 今日新聞〈貝克漢貝克漢大鵬驚人 維多利亞街頭摸「蛋蛋」〉娛樂中心綜合報導／2012-02-16

<http://www.nownews.com/n/2012/02/16/11350>

Youtube 〈第一支有效美白! 妮維雅止汗爽身美白噴霧廣告〉TAIWAN NIVEA／2014-03-3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oC7SIQEISk>

中國評論新聞網〈李安要求寫實年代 湯唯 8 個月沒刮腋毛〉2007-09-26

<http://hk.crntt.com/doc/1004/5/7/4/100457431.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457431>

中時電子報〈瑪丹娜大秀腋毛 粉絲哀嚎「妳怎麼了」〉2014-03-22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322000804-260112>

中華徵信所 專題剖析〈台灣醫療美容產業發展〉黃靖芸／2011-08-02

<http://www.credit.com.tw/newweb/market/weekly/index.cfm?sn=97>

台灣雷射皮膚美容中心網站

<http://www.taiwanlaser.com/laser/dehair6.htm>

美麗晶華診所官方網站

<http://www.104beauty.tw/news.asp?id=144>

國家教育研究院〈立意抽樣 Purposive Sampling〉張子超／2000-12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4283/>

雷射除毛術後副作用 <http://mag.nownews.com/article.php?mag=2-13-950>

鍵盤大檸檬〈日本小學生美容毒化，7歲就刮毛毛啦〉凹凹／2014-08-06

http://www.ettoday.net/dalemon/post/4278?from=fb_et_news



附錄一、 受訪同意書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我是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研究生，目前正在進行碩士論文研究，我的研究是關於女性管理身體毛髮的經驗，希望透過您的口述，幫助我了解您過去除毛以及雷射除毛手術歷程前後的親身經驗與感受。在分享的過程中，希望您明白，您就是我的導師，您可以隨意用您自己的語言、手勢、表情或任何表達方式來告訴我您真實的感受與經驗。您不需要在意自己說的話是否對或錯，也不需要在乎我會怎麼想，只要真實的表達出您自己心中最貼切的感受就可以了！

另外，訪談內容將採不記名方式，所有能夠辨別您身分的資料全部會被代碼取代，以保護各位的隱私，但為了讓讀者能對您有個基本的想像，或了解您思考的脈絡，因此會列出關於您較不敏感的資料，包括您的年齡、職業、收入、教育程度、性向和是否具有女權思想，若以上有任何一項不願意露出的資料，也請隨時告訴我，將會為您隱藏這部分的資料。

整個訪談過程大約兩個小時，訪談的時間和地點以您方便為主。為了能將訪談內容完整紀錄下來，在訪談中我會使用錄音筆錄下我們的聊天過程，若您有任何不希望被錄音的部分，您可以隨時告知，我會馬上終止錄音，您所談的內容，也僅供學術研究上的分析。特別的是，在第一次訪談過後，可能我會有疑惑需要再跟您請教，屆時我會再與您約個時間，讓您看看我整理的逐字稿和分析是否符合您心中的想法，若有任何出入請不要客氣，都可以直接告訴我。在研究最後我也會將錄音檔案予以銷毀，以保護您個人的隱私，所以您可以放心的回答。衷心感謝您的參與，您的經驗分享對我來說是莫大的幫助，若您願意接受我的訪問，麻煩您在下面的受訪同意書上簽名，十分感謝您的協助！

政治大學廣電研究所
研究生黃鈺潔敬上

受訪者同意書

在經過研究者介紹後，本人同意參與此研究，並瞭解

1. 本人所提供的資料，研究者會絕對保密。
2. 在研究的過程中，若對研究有問題可隨時提出疑問或退出研究。

受訪者 簽名 _____